驀然回首話香江

水坑花事與石塘風月

江山故人

其实在半世纪之前，香港已有「公娼制度」，談起娼妓問題，使人不禁想起当年的石塘風月和「水坑花事」，半個世紀前是南北行業的黃金时代，香港存在公娼制度。所以娼寮的最大主顧，要算是南北行的老细。时至今日，还有若干仍然健在的南北行「老细」前輩，擁有好几位由石塘咀或「水坑口」名「门」中脫籍的归家娘。

水坑口捕龍虾

一八二一年，水坑口还是海濱荒地，因为有一條山澗由此奔流入海的缘故，所以称为「坑口」（也叫「大坑口」），後来築成「水坑」，因此又称為「水坑口」。

当时这裡是出產龍虾的地方，这在隔海对岸九华径村的漁人，要駕着小艇渡船来捕捉龍虾，認为过於浪費时間，所以在這裡山麓蓋搭茅舍，設置柵閘，等待潮水高漲的时候，打開閘門，讓那些龍虾进入柵内，到潮水退时，連忙閘上柵门，趁水淺的机会，縱身入海搜捕龍虾。

因捉虾人弄得满身泥漿，工作完畢之後，大家都嚷着「去水坑口沖涼啦」。於是群相聚集於坑口，洗滌身上的泥漿。後来，這水坑雖然填塞建成斜路，但也沿用「水坑口街」的名字，直至於今。

香江花事先盛於此

姚滄棵 稿箋

2.

水坑口築成斜路後，海濱向北填海，產生了名為「大馬路」的「皇后大道中」與「皇后大道西」(大道中與大道西便是從水坑口分界，由此起計)。跟着又填了德輔道與干諾道。

又因鄰近是香港最富庶之區—「南北行街」的緣故，所以水坑口街兩旁的屋宇，都成為「娼寮與妓寨」的所在地。

當時皇后大道建立了很多酒樓筵室，最有名的是「宴瓊林」、「敘馨樓」、「杏花樓與壽而康」等。

尤其是「宴瓊林」，一些由廣州經香港轉道上海進入北京考試的士子，到香港時，親朋戚友們都爭着款待在「宴瓊林」飲讌一筵，預祝他進京後鰲頭獨佔；即使博取不到狀元郎，也撈個探花、榜眼或翰林之類歸來，取其吉兆也。

如果真個如願以償，當士子榮歸之日，再渡經港之時，當然少不了再來一頓「慶功宴」。

當然亦有更多失意而歸的。譏虐的人便會譏諷他因為飲過了「宴瓊林」一筵後，早就洩了氣，那有得中之理？各有說法不同。

偎紅荳沙與燒銀紙

當水坑口成為香港風月場所時，這裡的名妓流傳甚多佳話。

據說那時有一個闊少，為表其闊綽，曾拿出一張百元大鈔(那個時候的百元相等於現在幾千元的價值)給紅牌阿姑煲一

「煲紅荳沙」。

那個阿姑表示她並非「愛金」之輩，当端上那一碗价值百元的紅荳沙給濶少时，順附一張有名藥店的单據，写明「老年陳皮一両，价值九十九元」，表示她沒白要他的錢，那碗紅荳沙是用九十九元的陳皮共一塊錢的糖荳柴火煲成的，物有所值。

這紅牌阿姑頗有才智，又够手段，使這個濶少寵愛有加。

另外有一故事：一個紅牌阿姑为表示她「視錢財如糞土」的豪举，居然以百元大鈔用来作「紙媒」，燒火吴烟，一时引人談論。及後這名妓收场慘淡，淪为丐婦，人们也就說她伤了陰德，理应折墮，此說也有劝世之意。

水坑口轉移到石塘咀

第一次世界大战完结之後，香港商業活躍，商賈雲集，经济充裕，商業区域的範圍也日見擴展。当局認为娼妓聚集在這地方殊不適合，於是下令不許继续营業，要她们遷移到石塘咀去。

「石塘咀」之得名，始於一七七一年，那個时候這裡都是山丘，全是「花崗石」構成，好些惠州府的客家人集结在這裡開石，鑿石，打石，大的鑿成石條石碑，细的擊成石屎，以供建築材料之需。

姚潞樑稿箋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0 with funding from
Multicultural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partialmanuscrip001919

三十四年前，在薄扶林永别亭附近，还有一家「伍植伯的石廠，在那兒鑿石製碑，因為採石越挖越深的緣故，石礦坊陷下一個大塘的樣子，於是大家都叫它為「石塘」，而近海的地方成一尖角，也就叫它「石塘咀」。

当水坑口成為煙花盛地的时候，石塘咀是杳無人煙的荒地。到一九二零年，当局下令把水坑口的「公娼事業」遷移至此，頓时热鬧起來。

但当时的交通並不方便，好些花得起錢的「南北行老細」也会認為这個地方太远，不想跋涉，所以初时頗為冷淡，要过一段慘淡經营的日子。

酒樓開張初刊廣告

因為妓館西遷的緣故，酒樓也随之遷移，平日冷落的「石塘咀」頓見衣香鬢影。山道一帶，妓館対峙。一家名為「欢海酒楼」也乘时開幕，並在报上大刊廣告的，這一家「欢海酒楼」可以說是開其先河。

他的啓事用駢四儷文的韻体文字寫成，出自名家高手，其中有几句甚為佳妙，兹抄錄在此：

「原夫刘伶軼事，能解五斗之醒，李白狂豪，拚買千金之醉，故糟邱麴部，騷人每藉攄懷，食譜茶经，逸士用之寄意，東山丝竹，韻語尤新，北海樽罍，遺風未远，斯則及

姚滌樑稿箋

時貴乎行樂，不減風流，作具雖是逢坊，都成雅刻者矣」。

「門对青山，地臨綠水，所分左右，菜列東西，亞字樓前，水映長天一色，玻璃窗外，雲借瀑布奇恐」。

「聲妓前陳，名花定知有主，海籌高錯，觴政莫問誰司」。

「客如不速，好攜雲掛杖而來，僕亦多情，必掃徑澆花以候」。

文字不但寫得撩人欲醉，同时还附带声明備有手車六輛，於每日下午五时至午夜一时，在水坑口接儎貴客往來的字句。可以見得当事人明知石塘咀不是够吸引的地方，要方便接近南北行街一帶的貴客，特别手車接送。

雖然那些大老細有「長班車」代步，但擁有汽車的还是少數；那时亦未有巴士可搭。除了电車外，便是手車、馬車了。

妓館称「四大天王」

那個时候開設的大寨，大都集中在山道一帶，有名的如「詠樂」、「長樂」、「翠樂」、「宜樂」、「宜香」、「載花」、「葵花」、「萃花」、「賽花」、「奇花」、「倚紅」、「欢得」、「萃芬」、「天一」、「芬馨」這些招牌。「詠樂」、「倚紅」、「賽花」和「欢得」這四家称为「四大天王」，擁有最

5. 多最靚的紅牌，妓女都是經过特别挑选，所以最为「高格」。妓女不但以得入此四寨为荣，嫖客也以他所召的是屬於「四大天王」的妓女而驕人。其中不少是「才妓」，以琴棋书画、詩詞

歌賦、諳通文墨而号召的，因此一些自命風流名士、騷人墨客者，也競以得與才妓唱酬為樂。每每在酒意闌珊之餘，與之所至，舞文弄墨，替她們寫下詩詞書畫以補壁，或者贈以楹联增光彩。

妓寨着重門联

所以，楚館秦樓的寨口門联，每有佳作，都是那些風流才子為她們撰作與書寫的。其中譬如「奇花」的門联是：「奇貌高聲何，花魁壓艳妹」：「長樂」的是：「長相思矣，樂何如之」：「宜香」的是：「宜人花月春長在，香海弦歌夜不停」；「翠樂」的是：「翠映碧霞天，雪膚花貌；樂談明月，恒才子佳人」。

除了寨口的門联外，也有人為妓女個人而撰成冠首的对联，掛在她的香閨裡的，譬如「貂蟬」寫成「貂裘換酒因郎醉，蟬鬢日月請我簪」：「冷紅」的是「冷冷清清，處處尋尋覓覓；紅紅紫紫，年年暮暮朝朝」。竟然撰成疊字联，也算是頗費思巧。

不但妓館的门前要掛门联，一些自認為有書卷氣的名妓也要在她的香閨裡掛上一对对联以示風雅。

6.

於是好些風流自賞的文士也以能為名妓撰一对联而她又肯懸諸香閨者，視為荣寵。

如果他所撰寫的竟然不得佳人青睞，而束諸高閣的，便

姚洁操 稿鑒

会無限悵惘。名士與名妓之間，时常互相標榜，
因此，妓以名士而越名，尤其寄籍於「四大天王」的紅牌，更容易成為名妓。
其中如「詠樂」中的桃影，雲雲，「欢得」中的添添，「奇花」中的肥婆潤；还有著名的雛妓銀仔與擅於彈琴唱曲的洪文閣，都是個中翹楚。
一般雛妓便是以處女身淪落風塵的，俗称「琵琶仔」。「琵琶仔」出卖「初夜权」称為「梳攏」，如果不是為貴介王孫量珠聘去，從此便淪為「夜夜年年」的花街神女了。
名妓中也有威風得很的，一個食井水作归家娘的，常时以款識全寨姊妹與假酒家全座識客為榮。
也有一個名妓因失意自殺，竟然举殡之日，威震全港，送殡儀仗的行列，歷时整個鈡头變完，比美富家，不遑多讓。

妓館的規則

不要以為当时是掛正招牌，擺明档口明買明卖的「公娼制度」便人慾橫流，淫風靡靡的。事实上，当时的妓館比現在
7 的「酒帘」、「浴池」、「音樂所」、「美容室」、「鱼蛋档」更為純潔得多。
雖然她們是以身脊財的娘子，但是高级的紅牌阿姑却比現在的紅舞女架子更大。一般客人不易接近。她們的規矩

姚蒙楨 稿箋

嚴格，程序分明。人客要經过幾許捧坊奉献，擲錦缠头，揮金似土，纔能博得名妓闹心；若被視為「恩客」，方始達到一親芳澤的目的。

当然這是大寨的規矩，也有容易得為「入幕之賓」的次等貨—如「二四寨」、「坐灯」等；最下乘的称為「炮寨」。這些娘子生張熟魏，如意即成，今日的「酒帘」、「音樂所」之流，相等於当时的「炮寨」而已。

「東家婆」共「后土」

因此，為求名妓一盼，历史上也終多有傾家蕩產、床头金尽，壯士無顏的故事流傳。

召妓共進入妓寨，並不一定便是祇圖「合体安欢」，有些在酒楼揮寫花箋，召来妓女，祇為「陪酒」（每次「揩銀」一元）。如果有「私家毛巾」攞出来的，視為熟客，可以誇耀儕眾；妓女初到时坐一会兒便走，到了「埋席」再来。情形如今日舞坊中的「坐枱」。一個妓女可能連应數人之召，所以席未暖即行離去（等於舞女的轉枱）。（当然也有視為蜜友，捧成備至流連不去，殷勤劝酒，彈琴唱曲，親自用手筷為個郎夾菜送到口的。能够達到這些情景，当然是個郎「奉献」不少後才有的成绩。

8. 当时酒家没有「女招待」服侍，男工祇管捧菜攞位奉茶遞巾的工作，所以服侍酒菜的工作便落在妓女身上。

姚淳操稿紙

尤其是主人家身边的妓女，大家都認为是「東家婆」，她便宛如女主人一樣尽了照顧全席的責任。

因为陪酒的妓女都是坐在客人的背後，所以大家就称她為「后土」（墳坊裡墓碑後的土地）；如果人家有陪酒的而你独無的話，便給人譏笑为「身後蕭條」了。

有些人客也有到妓寨去，祇为跟妓女們打情罵俏，談天說地，喝茶嗑瓜子，吃生果的，幾個男人圍攏几個妓女一起談笑，坐一兩個鐘头便走，這称为「打茶圍」，並無肉体交易的。

老举寨的型式

一般人都称妓館为「老举寨」。而「老举寨」的型式，無形中也規限出一個定型来，門口通常開在中間，木門之外再加木閘，兩边是通花的顏色玻璃窗，窗與門之間掛上木对联；门頂的騎楼底掛上一对長形的紅灯籠，寫上寨的名字；入门对正是神所，供奉着「関公」的神像，香火不絕。

把関公跟娼妓拉上了関係，主要是表示「貞忠昭日月，義気薄雲天」的意思。認为妓女委身給了鴇婆之後，便要为她
9. 義不容辞地淘金作搖錢樹，義無反顧。而妓女不但要忠於鴇母，如果出嫁作归家娘之後，也要忠貞於丈夫。甚至有些还未「脫籍」的時候，也講究忠於一人；對待其他恩客是主

口不賣身的，所以，雖然說身為妓女，也並非「人盡可夫」。古來几許「義妓」故事，不是全屬虛構的。

此外有一种名「寮口嫂」，便坐在神所神枱前，守着門口，以便迎送恩客。一些有名的「寮口嫂」甚至比妓女更美艳，所以，也有嫖客初时是光顧妓女的，後來却反而鍾情了「寮口嫂」。

妓女們出入都要經过神所兩旁的通道，進入神所後纔出門。有些為要「亮相」，还故意停留在神所裡跟寮口嫂談話的。

因此有些没有錢「叫老举」，却又想張望一下妓女顏色的，便站在燈籠附近，翹首窺探，她們叫這些「寒客」為「捐燈籠底」。有一些小孩子跟隨長輩去飲宴，小孩子好玩，彼此追逐在燈籠底下走來走去，也給人譏為「捐燈籠底」。

這种妓寨外貌的型式，現在接近海边的山道，已不可復見，但是过了公衆殮房，接近薄扶林道，座海望山的相連几間房屋，其外表还保存了原有的型式。

在当时來說，開設在這裡的妓寨不会是「大寨」，屬於「二四寨」而已，它內部的房间也不会多，最多的要算大道西座山向海的一帶，前門在大道西，後門通達「南里」，深度凡百多

10. 二百呎，兩边可以間成一百几十個房间，規模之盛，妓女之衆，比現在大舞所的舞女还要多。

酒讌分兩次進食

與娼寨最有関係的便是酒家樓．初时的「欢海」、「萬国」、「統一」、「陶园」、較後期的「金陵」、「廣州」。如果在香港住上三四十年的，还看得見「廣州」與「金陵」，也依稀听过上述那些名字。

那個时候的酒席分为兩次進食，下午四五时賓主先後到步时，每位先吃一碗火腿或蒲魚鱿絲細麵，男伙記奉上茶盅时，都会用紅硃砂筆寫上人客的姓氏在焗盅蓋上．

如果一個所裡有多位同是姓陳的，他也会寫明陳大少、陳二少、陳三少之類；如是陌生客人，男工請益过後，若再次駕臨时一樣会記得，不必再問，便可以順手寫上姓氏。侍者的記憶力很強，客人在酒家走動，他們都会留意奉上那盅茶，從来不会弄錯。

到了七时入席，先吃兩個或四個热葷、一個湯、三個菜、點心飯麵之後，其餘的要到十一时过去纔再進食。

上翅的时候，应召陪酒的妓女們都应該在座、跟住便是鴿、湯、與那些大菜，到了將近散席的时候，妓女們也一定來覆枱的，否則連「掯銀」也沒處着落。

因此一個有相当名氣的阿姑，在這一段时間内都疲於奔
11、命，有手段的都应付得面面俱圓；也有人要與酒樓的男工與「寮口嫂」分夫連絡，纔不致「失场」以至「失客」。

日治时称為「征西勝地」

姚溶楸 稿箋

公娼时期的妓女都要領取執照的，先要鴇母帶去「华民司」办理登記，由华民「問話」，經过調查，証明是自願，並非受騙或為他人強迫威脅才准領執照。

從一八四五年六月開始，妓女每人每月的牌照費是一元，娼寮的牌照費是每月五元，這种「公娼制度」一直維持數十年，一九三二年当局頒佈禁娼法令，從此香港成為「禁娼的城市」。

此後，妓寨演變為「導遊社」，這种变相淫業在禁娼制度下生存了一段时期。到了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日治当局指定石塘咀為「慰安所」地区，無形中又恢復了「公娼制度」。那时每個妓女由政府指定的医生每週檢驗，并給沒有「性病」的証明，便可營業。

但這时的妓寨早已沒有以前那种大寨的氣派了，祗是明買明賣的肉慾交易而已。

当时有一個名詞称去石塘咀嫖妓為「征西」，因為石塘咀是在市区之西也。

戰後重光，香港政府又再重頒禁令，直至今日為止，仍然是禁娼的城市。

至於是否就沒有娼妓，卻是另外的一回事了。

稿箋

驀然回首話香江

張保仔藏寶之謎

江山故人

一八零六至一八一零年間，横行香港海面的海盜群中，以張保仔的名頭最為顯赫。有關張保仔的傳述，在故籍中有一篇文章這樣寫着：「按清嘉慶年間，港島為大盜張保仔之巢穴。當時張保仔稱霸於珠江口一帶，統率盜船數百艘，部眾數千人，四出劫掠，為害甚烈。其勢力遠至粵東沿岸，近及於新安東莞等縣。凡商旅漁船往來，經過其勢力範圍之內者，須按時繳納行水，倘有拒抗，則殺人越貨。島上高峰，即今之扯旗山頂，高出海面一千七百七十四英尺，為當日海盜瞭望往來之要地，遇有船舶往來經過，則通訊其山下徒眾，派隊出海截劫，商旅幾有戒心。後由兩廣總督百齡招安，悉使投降。迨自百齡招張保仔投誠之後，盜黨星散，去者去，而留在此者則改業農漁以為生。至一八四一年滿清將港附以全島讓渡於英人，斯時島上居民，聚族而居，不下二千餘人，皆為不少於下層之以農為業者，其餘大多數為依海為業者也」。

據此的傳說，今日西營盤便是當日張保仔~~營盤之~~遺址，原有東西營盤，東營盤在今日七姊妹附近。故香港仍有張保仔所築的營壘遺跡。一般旅行家亦稱扯旗山頂是張保仔的古道。自扯旗山一帶，以至柏麻道，其間

有一段因為他而的卸落，將路面堆塞，必須攀從於亂石之間，方能攀過這小路的全貌。

關於張保仔的事也　有說是一個張姓漁夫的兒子，在捕魚過[illegible]的張姓中，諸船遇賊，張父溺死，張保仔為過鄭一所救，見其精巧玲瓏，收為義子，聰明勇敢過人，追隨鄭一出生入死，屢建奇功，鄭一死後，其妻鄭一嫂提升為頭目，張且與其同居，擁有百餘艘，聲勢赫赫。

鄭一嫂藏有一份張保仔投誠兩廣總督的招安文書，其辭有如下：「而論英雄之創業，或出處之不同，借其之存心，有仁忍之各異，故梁山三劫城邑，朝廷赦而竟作棟樑。瓦崗寨抗天兵，前不誅而終為柱石。他若孔明七擒孟獲，關公三放曹操，馬援之[illegible]寬其追，岳飛之降人不殺，是以四海豪傑，效命歸心，天下英雄，從來並[illegible]。事非一轍，觀其相同，今蟻等生逢盛世，本乃良民，或因結交不慎，而陷入匪途；或因俯仰無資，而充兵作伍；或因迫負而流落江湖，或因犯罪而潛身澤國。其始不過三五成群，其後遂至盈千累萬，加以年景荒歉，民不聊生，於是日聚月多，[illegible]，非敢虐暴以逆天，不抗師兵以保命，此經罪朝廷，擾害國[illegible]，勢所必然也。然而離鄉別井，誰家無之意思，[illegible]逐浪，每深詳報之願，[illegible]官兵[illegible]，則[illegible]失之，[illegible]

歌。若望河伯行處，回首向江洋，心懷明陵，東奔西走，
時防戰禍之近。露宿風餐，望天際之星。斯時也，欲脫
身歸里，而親老不在。欲結伴投誠，而官威莫測，不得不
逐浪滔滔，覓望徘徊，嗟嗟！罪固當誅，變化難測，[illegible]，
情殊可憫。起生何諉仁人，以致大人，重臨東粵。即制府那
處已非，愛民若赤，恭請皇上示諭，以令歸降，撫下民
獲罪之由，追往事而至困，俾上天好生之德，並推[illegible]
施。恩覃被于[illegible]處，身豈甘于海水，用是斟合主動，聯名
呈叩，伏懇賜憐之餘生，拯斯民於水火。從前罪之深、
許今日自新之路，將器刀見呈，共作新耕于隴畝，戒香頂
祝，咸歌化日于中懷，敢有二心，祈即誅戮。」像這般文筆
當然不會是一介武夫的張保仔所能做得出來的，究竟是張
的文案手筆，抑或是請麼幕僚為他捉刀，甚難稽考，也不
必細究了。

在張保仔之前，還有一個海盜蔡牽，在江浙一帶很有名
氣，但是失敗得很早。根據「[illegible]雜記」所載：「嘉慶四年，閩
浙水師圍攻蔡牽，[illegible]重[illegible]，困而未[illegible]。蔡牽夫婦[illegible]
水洋，這船一律被擄，[illegible]。往由浙江[illegible]
由[illegible]，上大[illegible]，封[illegible]，[illegible]
載兩眼花翎，封浙江提督[illegible]，並[illegible]。

[illegible]

舊事重提話香江

香港原是海盜據地

江山故人

香港未被割讓與英國之前，本來是海盜們盤據的巢穴。在當時一般人的心目中，香港祇不過是一個孤懸海上的小島，不為世人注目，而史籍載，除了南宋二王南奔曾經駐蹕過這一個事蹟之外，很少有人提及這個小島的故事。

明社既屋之後，明末有些遺民烈士，恥食清粟者，遁跡於此，大多是以漁樵為業，想作避世桃源。由於滿清的「遷界海禁」，厲行離岸五十里的禁令，築了防綫，禁止人民越出範圍，否則作為亂民處罪，並強逼使界內的人民不為漁民便為海盜，否則無以維生，造成一節節的海上強盜，殺人越貨，時有所聞。

因此，香港的赤柱、長洲、南丫島、西貢墟、大鵬灣，都有海盜收藏贓物的洞穴，留存至今的，最有名是長洲的張保仔洞，現時到長洲去旅行的人士，仍然可以找到洞口，側身沿著鐵梯滑入，可以發現很大的一塊平地，想像當日他們坐地分金的情景。

另外南丫島沿著索罟灣，蘆鬚城以北至蘆荻灣，鄰近風尾、芝麻村的山後有茂密叢林的地方，也有另一個張保仔洞，洞口若石縫之如門，踏下卅多尺的下層，較為寬敞，轉折

再下，竟有八層之多。雖是深入石腹，但是沿途的石壁都有透入光綫的缺口，不致全黑。可以見得當時的設計之精巧。洞深七十餘尺，但是距離海面水平仍有三十幾尺高。

張保仔是群盜中最有勢力顯赫的一幫。一八零八至一八一零年間，稱雄海上；另外有徐亞保、十五仔。前者擁有盜船二十三艘，黨眾一千八百人，配備大砲十八門。到一八四九年九月初，香港政府派出戰艦「哥倫拜」及「列洛」二艘戰艦出海圍剿，經過一場激戰後，擊沉了賊船五艘，殲殺了海盜數百人，徐氏亦受創落荒而逃。

後者即是十五仔，與徐亞保合夥，其後意見不合，自成一幫，分佔赵探，聚眾於高雷海岸，黨徒達三千一百五十人，分駕海盜船六十四艘，配備大砲一千二百二十四門，聲勢浩大，比徐亞保更加強大。一八四九年十月八日，港府派出三艘戰艦圍剿，追到越南的東京灣，摧毀了主力船，激戰中沉了賊船五十八艘，陣亡四百廿一人，溺死者無數。十五仔僥倖跳水逃生，率領殘餘的六艘賊船逃走，從此不敢再犯，自知無力再起，遂向兩廣總督投誠自首，高雷海面一帶得以安寧。

而徐亞保們並非全無是處，擁有十三艘盜船，重操故業。

2.

一八五零年春天，他在馬士灣附近，反而對華籍的匪徒敲詐，時其夫婦兩人交與英國商船「富力康号」的船長，押解赴諸看

隨當局留意，徐亞保夫婦入獄囚禁。因之徐有案底，一八四九年二月，他曾在赤柱殺死了英國軍官哥士打與戴亞兩人在逃，當局以一百英磅的懸紅通緝。三月廿日被判無期徒刑，但是他海盜罪則沒有被提起訴，因為犯罪地点是在中國境。不料四月三日却在獄中自縊而死。

至於張保仔與其他幫派的事跡，另文再說。

舊話回首話香江

使用輔幣有限制

江山故人

香港鑄幣廠自一八六六年鑄造銀幣後，一直經營到一八六八年春季，因為耗費繁重，收入不敷，以至虧折過鉅，遂於六月宣佈停業。將廠址物業機器，盡行出售，計地產估六萬五千元，機器售與日本大阪鑄幣廠，得款六萬元。自開廠至關閉，前後祇兩年多，虧了累達卅四萬元，可謂慘人。因為該廠設於銅鑼灣的海旁，建築前須先將海旁填好，單是填海工程費便花了九千餘鎊，建築費兩萬五千多元，食水供應系統也花去三千五百元，開辦費一共耗去四十萬元，機器固然是要向英國定製，所有廠中職員都要從英國聘請過來，支領英鎊薪水，常年經費七八萬元，所以一直在虧本的情況經營，不得不關門大吉。

香港鑄幣廠於一八六六年五月七日開幕，初時祇鑄一圓的銀幣，把銀錠交由它代鑄，居民可以將家裡的銀器，銀條，銀器交給廠方，代鑄港圓，不收費用，其後於規定成色之雜質者交由廠主，則收值百分之十費用，每次代鑄最起碼不得少於五千安士。

到了一八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港督麥當奴佈告香港鑄幣廠增鑄半圓，兩毫，一毫及五仙的銀幣，這是香港自行鑄造輔幣的開始。但是規定要向商務總監從男爵或庫務司署換

領，每次不能超过五十元。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日，港督羅便臣頒佈一項法例，每次交收，毫幣不得超过二元，銅幣不得超过一元，目的便在推行一元紙幣。

一九一二年七月一日，港督亨利梅氏頒佈新例，禁止輸入及通用外国銅幣，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三日港督貝璐又再頒佈，欵項交易搭附銅幣，每次不得超过一元。

香港的輔幣經常短缺，尤其到了陰历过年的时候，銀行門前排長龍兑換輔幣的情景，年年皆見。卅年代，电車樓下祇收三個仙，樓上收五個仙，售票员时常無錢找贖，於是印發了三個仙的代用券，一毫坐三等（樓下）找回兩張代用券和一個仙，坐头等（樓上）找回一張代用券和兩個仙，甚至市面（賣）也有用代用券搭够的，因為人人都会坐电車，一樣通用，可是無形中就等於电車公司也發行鈔票了，後来政府干涉，然後电車上才有出現請乘客自備輔幣，如不負責找贖的字樣，便是這個原故。

一些商店茶樓，居然也有樣學樣，籍詞不够銅仙找贖，在一张小紙上寫上銀碼，盖個图章，当作輔幣，下次交易时可以憑紙付賬，但是這种代用券祇可以在同一商户使用，別處不能通行，無形中為該商户拉攏多一些生意，如果时

原稿纸 第 页 0×25 500

日过久遺失了，平白給那商店佔了便宜，

也有些用郵票來找贖的，理論上似不違法，但是那小小的一塊紙片，更易失落與殘破，甚至有把一毫子的紙幣剪成兩半，当作五仙使用的，一时間彼此遷就，也是权宜之計而已。

二十年代，一個仙的銅幣已經大大超值，有人大量搜集圖利，政府也把銅幣的体積一縮再縮，再而變質，継而消失，变为紙幣，但是也有明文規定，每次交易，不能使用超过一百張一仙紙幣的。

舊然回首話香江

滙丰銀行的历史

江山故人

滙丰銀行於一八六五年創立，全名是「香港上海銀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而以廿年代的香港人習慣上稱為「上海銀行」，總行設在香港，上海也有分行。「滙丰」是它的雅号，即如「英國之稱「寶通」，荷蘭之稱「安達」和「小呂宋」，美國之稱「萬通」，「大通」，渣打之稱「寶源」，法國之稱「東方滙理」，都是採取一個文雅的名字以取悅华人，方便称謂也。

滙丰銀行一開始便與滿清政府打交道，光緒三年(即一八七七年)左宗棠平定回疆，需款甚殷，便由滙丰借給清廷五百萬兩，以温州、廣東、上海、漢口四處海關之稅及稅票為担保，這是滙丰投資中國政府的第一次。

光緒五年(一八七九)，清廷修築頤和国，也由滙丰借款一千六百十五萬兩，担保品為關稅及稅票。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日本出兵压迫韓国，清廷往援，軍用浩繁，倉卒莫措，復向滙丰舉借庫銀一千萬兩，也是以關稅稅票為抵押品，年息七厘，九八扣，期限二十年，前十年付利，後十年償本，訂有合同廿一款。光緒廿一年(一八九五)又再向滙丰借英磅三百萬英磅，由總理衙門與户部奏准給海關稅票為憑，借票須有總稅務司簽字，合同十款，年息六厘，九二扣，期限二十年，前五年付利，後十五年償本。

1.

以上这四项，都是汇丰单独直接投资于中国者，与其国政府无关，其后尚有由汇丰直接或间接，或联合欧美各国贷款与清廷者尚有多起。

汇丰所建的十四层大厦，规模宏伟，气势雄壮，高达二百四十七呎五吋，俯视中区。门前的一对铜狮子，造型优美，日治时期曾经被日本人搬去日本，光复后始被归还，狮身弹痕累累，加以修补，始复旧观。

该大厦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七日由当任港督贝璐爵士奠基，为一年建造完成，建筑费一千万元，面积五万六千平方呎，总计重量七万吨。

一九三五年双十节，举行开幕典礼，原定邀请当任港督贝璐主持典礼，可是他政躬违和，于是由辅政司史美代行。开幕时燃烧那串炮竹长达卅余丈，其长度破以前的纪录。

大厦开幕那年的汇丰董事长是□□□，他是天祥洋行的总经理，司理是祁礼宾爵士。香港沦陷时期被囚在赤柱集中营，日军逼他签发五百元大钞（那时所有五百元大钞都是
2、要签名的），终于病死集中营。

祁礼宾在开幕当日的演讲甚为精彩，他说有人看见汇丰银行这座伟大的建筑物，吓得胆小不敢入内作小交易，他也不敢开口把小额存款就放入去，恐怕拒而不纳，其实汇

20×25=500

半是絕对沒有「太小或太大」的東西，平常得很，不卑不亢，非常得体，也有幽默感。

開幕之日，特別邀請十位與該行交易最久的顧客為嘉賓，有兩個人來自上海，三個人來自廣州，本港華人有馮香泉與黃耀東，都列席於禮台上 HEAD TABLE(首席)。

当时設在地庫的「保險箱」最為先進，鉄门要用电力開啟，不但防火也防暴，銀行佔用地下與閣樓，其他層次都租給他人為寫字樓，及後因為業務的擴大，漸漸收回自用，到几十年前再拆遷改建，几乎自用佔十份之九，大廈裝設中央系統冷暖氣，也以滙丰為首。

滙丰的銀行業務，自開攻便年年晉升，一九四六年賺了九百六十萬二千七百零三元，擁有的資產，計現金便有七百五十萬英磅，證券一千二百萬英磅，墊支二百萬英磅，債券八百五十萬英磅，應收期票三百萬英磅；一九四五年的純利為二十萬七千八百五十五磅三司令十便士，賺錢較少，是因為香港剛在光復之後，尚未恢復正常，到一九四七年盈利便達到一千六百五十九萬五千零七十九元，比一九四六多了七百萬元。

戰前，它在烟台、大連、漢堡、哈爾濱、苏拉巴亞與橫濱，都設有分行。

4.

現在重新建築的大廈，開幕典禮听從高人的指點，特別選在晚間舉行，與一般的日間行禮迥然有異。今年十月廿一日英女皇第二次訪問香港，第一個節目便是參觀汇丰新廈。

驀然回首話香江

港幣史話

江山故人

現在的中国大陸、実行「国内貨幣」、有「人民幣」也有「外匯券」、前些时还說过要発行「特区貨幣」、而且还有多种「特区」、譬如「深圳特区貨幣」、「珠海特区貨幣」、「厦门特区貨幣」、「汕头特区貨幣」等、豈非「一国数幣」、其幣多其甚矣！

最近又有取消外匯券的消息、但是積重难返、要求实施、尚有很多问題要待解决、

但是、大陸通行港幣、却是不争的事実、廣州称為「港紙」、公然交易、若至深圳、一向視港幣為「硬貨幣」、真是可取的心態。

然而、香港在未有発行港幣之初、却是使用中国的銀幣、墨西哥銀元的、一直到一八六四年、政府設立「鑄幣廠」、鑄造銀幣以流通市面、当时墨西哥銀元與中国的双毫銀幣还是一樣通用的、一八六八年、鑄幣廠竟以亏本而結束、把机器賣給日本大阪鑄幣廠。

一八九六年、香港政府正式公佈：以墨西哥銀元為本位幣、而以英国銀元及香港銀元為「相当標準幣」、同时発行五种輔幣、分為十文銅幣、半毫（五仙）、一毫、二毫與五毫（即半元）「龍幣」、每一毫銀幣的重量為七分二厘、可以半毫（五仙）的銀幣也称為「三分六」、後来更称之為「斗零」、那是粵社会的俗語、称三為「斗」、六為「零」而来的。

20×25=500

十文銅幣在倫敦鑄造，中国的一文銅錢一樣通用，其他的四种輔幣在孟買鑄造，香港人慣称銀元為「大銀」，一毫為「毫子」，十文銅幣為「仙士」，後来銀本位取消了，政府收回所有白銀，改以「鎳」為鑄材，分五「仙」與「一毫」兩种，再而收回鎳幣改印紙幣，一個时期一仙的紙幣更平於「白咭片」，於是有人用来印作名片，背後的空白印成名字地址，頗為別緻。

有了紙幣之後，人们感覺到「銀幣累贅」，而且又难分真假，成色有差別，每次交收，都要逐個驗过，倒在一個木盤上，那裡有五十個淺孔，放齊了便是五十元，先看表面的「銀色」，認為有可疑的拿出来敲擊，听其响声以斷定成色有否差欠，或者夾在兩指间用口吹氣听其回响以定真偽，一切祇憑经驗，沒有成規，所以相当麻煩，而且一千几百元便相当重，携帶不便。

因此，「南北行」定出一個「紙水」的办法，交收如果代以紙幣每千元可以扣回一元二角五分的伏待，以省点驗的麻煩，紙幣竟然比銀幣值錢，在今日的眼光看来，真是荒謬得很！

香港発行紙幣的第一间私人銀行是「金宝銀行」，一八八一年開業，主要的業務是經營雅片押滙，一八八七年政府准許他發行紙幣五萬六千元，一八九一年，亨利柏架爵士到任為港督，禁止雅片烟毒，這间私人銀行乃告結束，收回

3.

所發行的全部港幣，前後祇有十年的壽命，其他還有西印度銀行、奧力銀行、麻加利銀行、大東惠通銀行等。

私人銀行發行的港幣，祇可以在市面流通，但是不為政府庫房接受的，換言之，不可以交差餉，稅款與水費，必須於殖民地法例下管制的銀行所發行的才被承認。

所以以集股成立的第一間、東藩匯理銀行，於一八四五年開業，他所發行的港幣，也要到一八五七年才為香港政府認許為殖民地貨幣的。

一八六五年，匯豐銀行成立，其創辦人為蘇格蘭人，以國際合作為號召，联絡了英商怡和與仁記及德、美、波斯的商家為發起人，第一任總經理為法国人，董事之中，亦有德國商代表在內，其資本總額，因政府則例數度修改而有所不同，到一九三三年公佈的數字為港幣五千萬元，分為四十萬股，每股港幣一百二十五元，實發出十六萬股，繳足資本二千萬元，其中一部份為英磅股，每股十二磅半，當時每磅值港幣十元，因為匯豐總行設在香港，但英国亦有股枝出售，所以分別為港幣股與英磅股，各在兩地買賣也，一八六六年，註冊為有限公司，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廿一日，首先發行一百元面額之港幣。

一八六六年，香港商業出現不景氣，在經營中的十一家

銀行，有大家倒閉，東方匯理銀行到一八八四年也關門。自此以後，發行紙幣的銀行，祇限於依殖民地法例組成的滙豐外，加上擁有英皇特許的渣打和有利。

一八九三年，有利銀行改組為有限公司，一九一一年獲得授權發行紙幣。渣打銀行創立於一八五六年二月一日，早於滙豐十年，有利則創於一八九二年，十餘年前為滙豐收購，不再發行紙幣，故市面有有利銀行的紙幣，已成為古董，起值甚多矣。

一九三五年，政府根據金融法例，正式認定三間銀行發行的紙幣為香港法定貨幣，當時規定銀行發行的紙幣，面額不能少於五元，因為面額小的紙幣，多數流入貧苦大眾和低下教育的中國居民手中，一旦他們對紙幣的價值發生疑慮時，一致擁向銀行兌換白銀時，便會產生嚴重的後果。

到了一九三五年，因為銀幣停鑄，一元硬幣多時，市面流通不足應付，政府自行發行一元的紙幣代替，而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一年間的銅仙也一再縮小，最後亦變成了紙幣，一九四一年就連紙幣也缺乏了，臨時用中國的五元國幣加蓋權作，註明等於一元港幣的字樣，祇流通了幾個月，不久也就太平洋戰爭爆發，一九四五年光復後，未及印，也

曾経把中央儲蓄銀行和日本一千面額的軍用手票加印「香港政府壹圓」的字樣，暫时使用。

香港淪陷於日本後，初期港幣與日本軍用手票同时並用，規定兑換率為兩元港幣值軍票一元，一九四二年七月廿四日，釐定港幣兑換軍用手票為一比四，即一元軍票升值港幣四元，到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明令禁止使用港幣，但是在集中营中，又強逼滙丰大班们簽署新印的五百元港幣，光復後政府一度宣佈廢用，銀行列出逼簽港幣的號碼，在此範圍内的「大牛」等如廢紙，忽然在一日之间又宣佈合法使用，使預先以廉价收購回来的人頓然發了大財，有一個銀莊老板先得風声，利用交通消息尚未暢達的间隙，星夜搭船去沃門，船未停定，先行跳水泅上岸，即时以廉价籠括沃門市面的逼簽大牛，也驀地發了一筆財。

淪陷初期，日軍尚未宣佈廢用港幣的时期，却先宣佈大牛（五百元），細牛（一百元）不准流通，祇可以用五元十元的港幣，於是造成了七折五折的暗盤交易，即是一百元的港幣祇可以換到七十元散紙或五百元的港幣祇換得二百五十元，叫苦連天，光復後、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三日，香港臨时軍政府，宣佈廢止使用日本軍票，而這些軍票的持有人、一直没有獲到賠償。

驀然回首話香江

江山故人

早期的幾間大銀行

且不要談一八六六年間香港不景氣，十一間銀行倒閉了六間，那些曇花一現的銀行不必要去細述它，轉過來談談基礎穩固的那幾家一直延至今日仍然存在的，更有意思。

滙丰創立於一八六五年，依據香港政府所頒佈的銀行條例，一八六七年批准銀行註冊營業，並能以發行紙幣權。

渣打銀行創立於一八五六年三月一日，至一八六六年獲准頒授予發行紙幣權，資本金為三百萬英鎊，存積金三百五十萬英鎊，紙幣發行額為一千零九萬九千五百四十五元，發行準備金為五百萬元，保證金為二百萬元。

有利銀行創立於一八九二年，本以開發印度為目的，在遠東方面，有分行十九間之多，一九一一年得到政府批准發行紙幣權，資本金為三百萬英鎊，實收一百八十萬英鎊，存積金八十三萬英鎊，紙幣發行額九十九萬一千四百四十二元，準備金五十五萬元，以後被滙丰收購，那是超過半個世紀的事，但是為甚麼提的是因為它是三間有發行紙幣權的銀行之一。

同時有一點要提的，是三間銀行所發行的紙幣，多年來要彼此交換，滙丰把收到的渣打鈔票要與行從事人員兌交給渣打，有利的交給有利，同樣的有利、渣打也收到

匯豐的也要交給匯豐，可以說是三間銀行的鈔票都可以存入任何一間，但是當你去提款的時候，可收到的匯豐紙幣匯豐的，渣打紙有渣打的，有利紙有有利的，各不混淆。現在已經沒有了有利的鈔票，渣打與匯豐也不再要互相交換。因此去匯豐提款，也會有渣打的鈔票，皆前兩間銀行的鈔票發行額，每個月都有公佈一次，光復後已經取消了這種做法。

荷蘭安達銀行，成立於一八六三，荷蘭上海銀行，成立於一八二四，前者資本金六千萬港幣，存積金三千九百萬港幣，後者資本金一億港幣，存積金一千四百五十九萬港幣。特別存積金一千七百萬港幣，兩者都是荷蘭政府特別命令創設的，以開發殖民地事業為宗旨，與普通商業銀行的性質不同，香港政府遂於一九零七年六月廿一日，頒布取締營業的條例，限制非商業性的活動，而行不特是荷蘭屬金融產業的統治者，尤其以經營僑胞的糖業，更有重要的關係存在焉。

法國東方匯理銀行，是法屬印度支那的特許銀行，獨佔
2、當地與廣東香港的金融關係，其經營以米粮絲茶等的輸入匯兌為主，資本金四千八百萬港幣，準備金五千萬港幣。

美國萬國寶通銀行，以美國經營之東亞貿易的機關，資本

金八百五十萬美元，存積金一百零三萬四千美元。

美国運通銀行，則從事於一般銀行業務外，更兼營運送旅信託事業，資本金為一千八百萬美元，存積金七百萬美元。

至於華資銀行，則有中国銀行，資本金六千萬元，實收一千二百八十二萬七千九百元，存積金四百九十四萬二千六百二十八元，是中国政府設立的銀行。

交通銀行由香港商人集資而創立，資本金二百萬元，存積金也是二百萬元。

廣東銀行為旅美僑胞所經營，廣州上海各地均有分行，資本金一百萬英鎊，實收六十九萬七千三百四十英鎊，存積金九萬七千五百英鎊。

鹽業銀行，則以中国的鹽務為目的，性質頗為特殊，兼行汇兌儲蓄業務，資本金五百萬元，實收三百五十萬元，存積金一百一十五萬元。

以上所述的十二家銀行，都是當時的顯達，中環一帶的銀行区，不但是金融業務的集中地，又是「汽車禁區」，汽
9、車駛進銀行区是禁止「鳴號」的，如果亂按响，要到交通警察之處，會被罰款的。日間行人熙來攘往，办公時間過後，卻一片寧靜，晚上經過，不禁有荒林般的感覺呢！

舊事回首話香江

香港的水塘史話

江山故人

香港人要靠天做人，不但颱風對於香港有莫大威脅，就是平日的食水供應，也要靠天公造美，早降甘霖，否則雨季過後，水塘日見乾涸，見者憂之。過去曾經有過四日才有一次四小時之供水限制，居民以洗沐之水洗衣後洗澡，復再澆灌花木，儲備盤碗之水以供重飲，珍之惜之，宛如甘露。

其後獲得東江之水越山來，由深圳建築輸水管以達九龍，得解倒懸，繼而開闢淡水湖，船灣儲水塘，還是不能安枕無憂，遇上天旱的年頭，仍要採取制水的措施，或者急謀與廣東當局商量增加供水量的方法，構建更大的輸水管；

因為船灣雖大，但是天不造美，不降甘霖，即使再大也沒有用，或者天雨不降儲水區，市區大雨滂沱，都流出海，水塘區仰天長嘆，徒喚奈何，早年建築的小水塘，眼光未够遠大，不能容物，一下子又告滿瀉，仍流出海，望水興嘆，而後大的船灣，卻仍苦未滿，徒怨天公而已！

考香港建水塘之始，始自一八六四年便臣總督初時於山之溪澗築儲水道，流入坑處，藉以取汲泉水，但一交冬令，山泉旱涸，不得不於低地鑿井泉以助之，華人當時，居住於上中環一帶，每家舖戶，都有使用井水，祇是略帶鹹味，祗供洗滌，不可食用。

羅便臣總督懸出賞格，徵求水塘的設計圖則，適用者賞銀一千元，乃有英軍部机械師「盧全士」者應徵，那便是於一八六六年開始建築的「薄扶林水塘」，面積四百一十六畝，可儲食水六十六兆加侖，水力可以透至兩英哩，水压可以高達四百六十英呎，一八六九年完工。

到一八七二年四月十六日堅尼地總督為第十九任时，已感覺到食水不敷需用，当年因為蘇彝士運河開鑿完成，歐洲船隻來往亞洲者更為方便，而香港至歐洲間的电报纜也已敷設完成，通訊方便，因此商務貿易的溝通，更為繁密，不但外国商人之來港經營者，續有增加，即中国商賈亦雲集香港，以謀發展，港地人口，日見增多，食水需求，更形急切，於是有增建大潭篤水塘之議，一面在山麓之空曠處及街道之近山者，廣植樹木，以調劑水源，則不特居民得其蔭庇，即遠眺山景，亦葱蘢可愛，不若昔者之牛山濯濯也。

終堅尼地總督兩任之期（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七）大潭篤水塘仍未完成，到同年四月廿日，軒鯉詩總督繼任，決心興建，並將原有引水道改為暗渠，初由上中下環開始，繼及山頂，延至紅磡九龍，終於小村各處，次第畢舉，但是直到軒鯉詩總督也於一八八二年卸任，由輔政司馬殊暫署，始於一八八三年動工，接手前督所舉办而未完成的責任。

一八八三年，三月卅日，宝雲総督批准視事，設立「潔淨局」，局紳十人，四人服官職，二人由民间公举，四人為港督遴委，其中英人华人各半，同时致力於癲狂病院、天文观象台，及擴充国家医院，两年後，宝雲総督卸任，馬殊復署其缺。

一八八六年四月，署理港督馬殊辞任，改由金馬倫將軍暫署，其时薄扶林水塘每日已可供每一居民六加侖的水量，惟是居民日增，已達二十餘萬眾，食水日感不足，

到一八八九年，大潭篤水塘完成，其地離維多利亞城五英哩，水远流長，全塘面積廿九英畝，於群嶺滙流之處，仰承其勢，設一水筒，長約二千四百二十八碼以接入該塘，千支萬脈涓滴俱为，容水量達三百九十兆加侖，塘水由一長凡一又三份一英哩之隧道透入城内，每日可供当地居民食水二百五十萬加侖。

当时政府供應居民之食水，俱由各街道直透入屋，不另收費，及後耗水日多，始有水錶之設，但每户仍有「日用食水額」之免費供應，其超出水量為(作)經營貿易用途者始按水錶度数計值，以示撙節。

一八九零年七月廿一日，政府通过一條「割喉按錶節水」的

則例，当时的华人代表何汝生等力争反对，费时数月，修改細則，加註第十七欵條文，由全港华人業主答允負担敷設旁喉費五十萬元，此欵由政府設額外差餉，向华人業主徵收，按在繳之差餉額加收百份之零二五，即每值百元加二毫半，以为養喉之用，而取消安錶的措施。

一八九一年，政府为接济居民屋宇之未設置水喉者，在各街道安裝五十餘個「公衆水喉」，取之無禁，又在雲咸街、亜畢諾道、花园道三處，設机器水廠，推進水力上山，供给山頂居民之用。

一八九九年，黄泥涌水塘又告落成，可儲水量二十七兆加侖，一九零三年，大潭篤水塘展拓隔沙水池，可儲水三十兆加侖，同年三月十一日，理藩院覆电来港，贊成增置旁喉之議，一九零四年香港各地開設敷設旁喉，越二年而竣工，共有三十六英哩零三五長，耗資廿一萬二千八百零二元一毫三仙。

一九零一年时的人口统計，为廿八萬九百零三人，按三個水塘存水量計算，每一個居民可得一千六百九十五加侖，到一九零四年，大潭篤上塘容水量为廿二兆卅七萬加侖，一九零七年，大潭篤中塘容水量为九十一萬四千加侖，一

九零九年大潭篤水塘之大堤壩完成，可增儲一億九千四百萬加侖，一九一零年，九龍水塘容水量為三百五十兆又五十萬加侖，一九一七年，大潭篤水塘容水量為一千四百一十九兆加侖，一九二二年，赤柱上塘為一百七十八兆加侖，一九二五年石梨背水塘為一百六十兆加侖，一九二六年城門水塘為卅三兆十五萬加侖，一九三一年，九龍水塘為一百八十五兆加侖，一九三二年，各塘蓄水量共達二千九百八十三兆零七萬四千加侖，按一九三一年的人口統計為七十五萬零八百四十六人，各塘儲水總量二千九百八十三兆七萬四千加侖，每一居民可得三千五百七十三加侖。

一九三二年時，天久不雨，施行制水，同時以各街道旁喉類多破毀及撙節食水為理由，一律割除，居民深感不便，華商總會發動抗議，過去政府擬行「割喉安錶」的政策，一次為劉伯鑄主席任期間向當軸力懇，卒以增加印花稅及厘稅相抵獲免，一次為李葆葵主席任期間据理力陳不可，卒獲寬限執行，今又再重提舊事，因此在六月廿九日召集額外同人大叙會，議決三項提案，轉函華人代表羅旭和為民請命。

(二)當日旁喉之建，係由全港華人業主担任旁喉費五十餘萬元，另由忍納之差餉外加收每百元二毫半為養喉費以永替截喉安錶之例，經呈准理藩院有案，居民忍有享受權利，

一旦取消，殊欠公允。

(二)請政府先行恢復旁喉，俟城门水塘工程完竣之後，各地無水荒之虞，乃再提議旁喉問題。

(三)如政府決意執行乾水錶之例，則請政府採納下列之條件：(甲)取消百份之二水費，以弥補從前損出之五十萬元，(乙)所有安裝水錶之工程費，一律豁免，(丙)錶租及水費，一律減輕，(丁)防備居樓上者水力不均，致缺乏食水，而免耗水計，各々每樓按裝水錶一個。

同时港中居民紛々以個人或团体名義去函港府，而华人代表亦力陈旁喉截去後，居民取水之不便，因是八月二日晨，港中一部份未被截去之旁喉，遂即恢復，惟政府对於旁喉之存否存廢，仍待定例局会議，再行决定。

八月十八日，定例局開会，羅旭和綜合各居民及工商業团体之意見，力爭保留，卒以十三對中三票決定旁喉先行停止，至於存廢問題則待再經兩年後始決定之，於是由居民以五十萬餘元所築，为时將及卅載，及幾經力爭，始獲保存之旁喉，從此不復再为居民使用。

城门水塘建成後，又在兵头花园堅尼地號暂銅像前興築一工程巨大之貯水暗池，頻解水厄之困。

一九零一年，香港因雨量稀少，水塘旱涸之故，直至一

九零二年五月，食水供應缺乏，居民因而離去者甚多，
此為香港有史以來，感受旱荒之始。

一九二八年，香港亦遭荒旱，制水方法施行至第七級，德輔道沿海一帶過建臨时大池，居民取水者，途為之塞，為有史以來所首見。

九龍之有自來食水供應，始自一八九五年，每日供水超出一百萬加侖，其时已漸有輕工業之設，以線襪，內衣，化裝品，帽，橡皮製品，电筒，电池，籐織品為多，其次如造船廠，銅片廠，製鉄廠，繩纜製造廠，英坭廠，香烟廠等亦漸次設立，不啻為香港之工業区，人口日繁，需水愈多，其後較大型之水塘，均建於九龍及新界方面，亦因地較廣耳，初則由香港供應九龍，後則反由九龍供應香港，时勢使然也。

过去，水務局衹許一幢屋宇安裝一個水錶，所以一幢四層樓高之屋宇每季水費按每三個月收費一次，水費要按樓數或人口與伙数分配徵收，樓下商户與樓上住客之耗水量又各有不同，故每有争執，即使申請每樓各裝一錶，亦不許可，其後樓宇越築越高，且分多座，始有分層分座之分錶辦法，減少諸多爭執矣。又因水之壓力不足之故，未使樓上之水供應，故有，樓下閂水喉，之事，此為香港之一景也！

舊照圖看話香江

九龍城寨的古蹟

江山故人

看一八九八年時的「九龍城寨」，其規模也不失為一個防重鎮的樣貌，城內的建築物也有相當氣魄，而且甚有傳統，美名遠播時，學生們說為去九龍城是一種旅行節目，極為遊目騁懷，賞心樂事的。

往日的印象中，那蜿蜒山坡的城牆頗有像萬里長城一個角落的樣子，進入城門，也有軒昂的氣勢，城門前置有兩門大砲，有型有款。

進入城門後，民居散落，並不擠逼，頗有雞犬相聞的意境，文物茂，既有「龍津義學」，也有「惜字亭」，義學的校牆寫上「海濱鄒魯」四個大字，每個字五尺丁方大，旁邊還有一座「魁星閣」，高達兩丈餘，是光緒廿三年（一八四三）的建築物。

「龍津義學」是光緒廿七年（一八四七）完成的，規模甚見宏敞，其建築物型式與中國傳統的書院一般無異，門前有小廊，拾級而上，左右都有石柱支撐，石凳石枱供人休憩，門頂石額刻有「龍津義學」四個字。

門聯寫着「其猶龍乎，上他年教化蛟騰，盡洗蠻烟蛋雨；是知津也，願從此溯尋源溯，平分蘇海韓潮」，極為典雅。

裡面共分三進，前進左壁，嵌有「九龍司新建龍津義學記」，中間是曠地，後進為講堂，開設初小與高小課程，頗具規

模、这義学也就是鄉仁两木公的地方、宝安縣各鄉：長也由来此開会。

那「義学」碑序，是由王錫鼎所作的，它法像王甫君碑，其中有幾句說：「今国家民教日敷，武功耕濯，無远弗届，九龍民聚交涉，人情重貨宝而薄詩书，有以鼓舞作興，則士气既伸，而外夷亦得観感於弦誦声明，以柔其獷悍之气，而而漸被边隅者，豈淺鮮哉？」僅從以上国衣冠的教化，要把那化外的蠻夷改造过来的口气，可以見得当时的儒学求存，忍气吞声，表面上还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气来，自我陶醉。

「惜字亭」建在城内北角，築於咸丰九年（一八五九），由署大鵬协副將張玉堂捐廉建造的，他雖是武人，却也知翰墨，而且会用拳头和手指写字。「惜字亭」三個字和柱联都是他用拳头写出来的。他除了建亭外，还雇工沿街拾執字紙焚於炉中，以示敬惜。

亭壁还嵌有一幅「敬惜字紙銘」，也是他用手指寫出来的，全文如：「文帝教人，敬惜字紙，陰騭文中，力圖厥美，自
2. 古名賢，惜若凡幾，食报休生，家膺福祉，桂籍一书，彰彰可紀，乃有愚夫，任其抛棄，或拭几塵，或包餅餌，或糊窗牖，或置床笫，甚至穢污，践蹈踐履，孩稚狼藉，其

3.

乞甚迹，余本书生，投筆而起，雖云荒经，时还謨史，從仕卅年，謬膺重寄，敬字築炉，隨處悉備，茲任九龍，倍深克己，地逼夷棲，如履虎尾，篤敬可行，聞諸夫子，單騎赴盟，艱險不避。

六載從公，冰淵自矢，戎政餘閒，偶遊村里，見字多遺，行行欲止，拾而焚之，頗稍慰矣，惟是四方，街衢巷市，檢拾需人，必求專理，披閱輿圖，有地尺咫，築鋪捐廉，義学鄰比，龍泰為名，賃租積累，檢字雇工，費出於此，督造双炉，在寨城裡，外建一亭，重廊迴倚，石柱雕簷，匠作豈修，工人携等，往來迤邐，土掩沙藏，業殘破毀，檢拾勿遺，須惜寸楮，浣之香湯，晒之淨几，付之灵烟，歸之海涘，工如怠乎，吾則更尔，亭炉已成，私心竊喜，嵌壁大书，揮之以指，惜字有銘，莫嗤鄙俚，伏望群公，体僕斯旨，久而行之，功德無已，咸丰九年歲次已未仲秋署大鵬協副將張玉堂指书」。其中「地逼夷棲，如履虎尾，篤敬可行，聞諸夫子，單騎赴盟，艱險不避」，幾句話，甚有历史價值，蓋当时香港已割归英国，但九龍城寨仍得由中国官吏管治，張副將即受命鎮守於此，頗有浩氣長存之意，無奈却也被英逐出，能無慨然。

城门外的官道尽头處，通達碼头还有一座「龍津石橋」，也

有一座「橋亭」，亭頂石匾，刻有「龍津」兩個大字，橋头置有兩尊大砲，橋長六十丈，濶六尺，橋柱廿一條，清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動工，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完成，经十八年後，因為潮汐往来，砂石冲積，橋头水面距離日比日高，無法將它加長，於是在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續作木橋，加長二十四丈，橋的尽头，作丁字形，寛一丈二尺，据說是仿傚招商局碼头的建築型式。

年復一年，橋身木石，漸次散失，終於僅存一小部份石橋橋柱，而油麻地小輪公司亦開始有渡輪通行於香港與九龍城间，乃向政府申請改建為九龍城碼头。

龍津橋有一塊石碑，記載橋的来历，是洗斌所書，而為廣東有名文人何瀲如所作，全文為：新安地瀕海，九龍山翠，屏峙南隅，環山居者，数十萬家。自香港埠開，肩相摩，踵相接，估船番舶，甲省東南，九龍趁集日夥。蛋人操舟渙利，横流而渡無虛期，地沮洳阻深，每落潮，篙師無所逞，同治癸酉歲，衆醵金易渡而梁；計長六十丈，廣六尺為磉二十有一，糜金錢若干，光緒乙亥橋竣，夫除道成梁，古王遺軌，然工程匯集，往往遺於成，謀夫孔多，職此之咎。今都人士，一乃心力，以告厥成功，使舊时瀲津之区，成今日津梁之便，垂之綿远，与世無窮，此豈地

5.

之靈異歟，抑亦由人之傑也，銘曰：「此疊擅漢，駕鵲凌霄，在天成象，在地成橋，杖擲虹氣，受出溪曲，柳桂攀舟，垂楊撲綠，斬蛟何處，騎虎誰人，高車駟馬，于彼前津，石昏神鞭，杵慷仙搗，乘鯉江臯，釣鯨烟島。帽簷插杏，詩思吟梅，風人眺覽，雪客徘徊，繫彼雌霓，臨江炫彩，剗此滄溟，樓船出海，乃邀郢匠，乃命捶工，組牽怪石，介運成風，投馬完隄，斷鼇支柱，未雲何龍，屹立江滸，鹵潮碧暈，鹹汐珠圓，魚鐙掩月，蟹火沉烟，黃竹肩籮，綠荷包飯，彼往經營，此來負販，蘭橈剪浪，桂楫凌渡，震天水調，月夜漁歌，滄桑不改，鞏於金湯，萬年斯在。」

後來龍津石橋加上一節木橋，又豎一碑，記載經過，全文為：「天下事有致力於此而收效輒過於他事者，其機不數覯，要惟好行方便者往往得之。九龍濱海龍津石橋，創於同治癸酉，問津者咸便利之，顧地為巨浸所朝宗，潮汐往來，沙磧多停蓄，自成橋後，歲月積漸，滄桑改觀，迩來橋之不逮於水者，殆由今之視昔焉。於是商於是地者，謀所以善其後也，仿招商局碼头之制，續作橋廿四丈，又於其端為丁字形，寬一丈二尺，其製精而其費較省，且易石而木，泊船时亦無兩堅激撞之患，其為用亦更適，計糜題捐洋錢一千七百有奇，至渡港小輪船以斷橋之利，其載運也，

6.

每船願月輸碼头租銀若干，会樂善堂施濟所需，捐欵不恒，至僉謂碼头租欵宜屬之樂善堂，永資挹注，蓋藉斯地之財即以濟斯地之用，实一举而兩善具焉，昔莊子有言，以鹵莽耕者，天即以鹵莽应之；兹則以方便行者，天亦以方便应之，人事所感，即天心所感，即天心所錄，斯可以識其大凡矣，是不可以不記，且為之銘曰：長虹飲川，波湧雲屬，架木為樑，用接鼇足，如雁齒之平，匪鼈脛之續，資沾溉夫善堂，樂斯人之得欲，合藏市以出塗，慰成功而相告，銘貞石以勵來茲，擬鄘閣之頌於蜀，已卯科舉人揀选縣知縣麥拔愷謹撰。光緒十八年歲次壬辰仲秋吉旦。」

上述兩碑，不是放在龍津石橋的橋头，而是放在「龍津亭」里，這座亭子，建築在龍津石橋之前，即九龍大街之口，九龍大街即後来的隔坑村道，現在一切都成陳跡。

龍津亭是跟龍津石橋互有関連的一座建築物，亭的形式極為古舊，分上下兩層，作古代天坛模樣，四面有门，構造工巧，亭上有石額，刻着南海潘士釗寫的「龍津」兩字．這亭子，可以供行客休憩和避雨，也能够藉以迎接官員，所以也有人叫它做「接官亭」，因為年久失修，清同治十三年曾重建一次。

一九三零年，香港政府積極建設九龍，一面填築啟德濱，

一面閘爾西頁道，衙前圍道，太子道，這座亭子才給毀滅，
但是，当时商民請求保存亭里兩座石碑，及鎮守龍津橋
头那座砲台的四尊大砲（其中一尊刻有「嘉庆十四年吉日新造，
靖字第三十六号，二千觔砲一位，近头萬盛炉鑄字樣」）香
港政府答应了，於是把大砲和石碑放在九龍城警署前西頁
道口的三角形草地上，三面圍繞鉄鏈，並加刻一塊銅碑放
進去，寫着「世事滄桑」四字，下面还有幾句：「此碑乃香港政
府於一千九百三十年由通至九龍舊城之水埗门樓遷至此地，
各砲為守該水埗砲台之軍用品，今置兹以保存古跡」。
世事滄桑，如今亦俱往矣！

Iu Hon Leung
75 Blackwell Avenue
Unit 40, Agincourt
Ontario
CANADA M1B 1K5

九龍城寨的變遷

江山故人

雖然九龍城寨內的中國官員在一八九九年被英國政府認為協助不力，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為理由而把他們驅逐出境，但是九龍城寨之主權屬於中國卻是不可移易的鐵案，所以，九龍城寨內雖無中國官，卻有中國民，原有的住民依舊一樣在沒有官員的情況下照樣生活下去。

中國當局雖然屢次要求派遣官員治理，英國不予理睬，但是亦屢次言明決不放棄條約的權益，祇是未有具體行動而已。

九龍城寨的面積究竟有多少，從來沒有正式確切的測量過，大約總在七八百畝上下，城牆用花崗石砌成，倚山而築，由山腳到山頂，下廣上狹，狀也雄偉，惟九龍淪陷於日手時，城牆被日軍拆去，原有的山坡，蕩然無存，官道步砌，亦也因之而湮沒無痕跡，光復後，寨前開闢了東頭村道，店舖也有了，為所得，任意建築，成了三四層樓高的居民樓宇，一条列的牙科店，因之而屬於無牌牙醫，不敢執醫生而執業牙科佔最多數，其餘的雜貨店、米店、食肆，祇留下狹隘的通路可以進入城寨，既無城也無寨而已。

1. 警察被警誡不要進入城寨搜查拘捕犯人，所以如果是遇上追捕疑犯匪徒時走入路口便不再追，恐怕走入去後，孤掌難鳴，遇上一班惡勢團夥，進退失路，自招禍害。

2.

因此，城砦內成為「三不管」地帶，「鴉、鴇、狗」橫行無忌，「鴉」指娼妓，「鴇」指鴉片，白粉，吸毒；「狗」指鼠竊狗偷，也指吃狗肉；不但那一系列的「牙科」可以為人脫牙，補牙，鑲牙執行牙醫的行業，連城砦內的屋宇也可以不必圖則，申請，批准而建築，於是雜亂無章，強者居之。

一個時期盛行跳「脫衣舞」，放小电影，日夜連场表演，很多香港居民，為尋刺激，輕衣減從，冒險進入觀光。

田溯一八九九年间，城內的居民衹有五十户，男女居民不足一千人，都是种田捕鱼及泥水木工，到一九三三年六月时，香港政府忽然想出補償徙置居民的办法，以佈每户補償二百五十六元四毫九仙，遷往武机坊附近的「狗虱嶺」居住，新屋址不收地价，每年徵收地稅每英畝二百元，其建築费不得少於五百元，如上蓋未曾遵章建築完妥，不得出賣或按揭；猪寮經登記後，亦獲補償搬遷損失，另指定新地為重建猪寮之用，限期一九三三年九月以前到南约理民府登記。

但是城砦內的居民沒有一個願意遷徙的，不予理睬，於是一九三四年六月廿日，南约理民府又再通告，政府可以在新屋坊地代建上蓋，不取建築费，衹收地稅，領有猪寮執照者亦免费代建猪寮，限期六月廿七日登記，結果亦無人去登記。

3、

城内居民选出代表向中央政府及两廣外交特派員甘介侯請願，要求出头交涉。英方祇得暫时搁置。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九日，忽然有英警两人，华警两人，工人五名，直闖城内第廿五号門牌的民房，要强行拆卸，激起民憤，群起反对。

当天上午十时，居民代表盧章与楊偉雄两人即用長途电話向两廣外交特派員刁作謙报告，刁（刁即將情形轉達外交部卅一日）与英国駐廣州總領事費理伯談判，盧楊两人也趕程到廣州謁見刁作謙，又向省政府主席黄慕松請願，由秘书長岑学呂接見，黄沿函刁從速切实办理，可是拖之延之，仍無结果，没有完滿解决的办法，以至日軍登陸廣州，陷於日手，頓成懸案。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廿七日，港府又通令城内居民要自行拆卸所建木屋，限期两星期内執行，中国外交特派員郭德华隨即表示異議；十二月五日港府再發表声明，謂在城砦内享有管轄权，十六日缺席判决居民必須遷離；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港警强行拆屋，两日间共毁民居七十四间，一月十日中国外交部次長葉公超偕同郭德华向港督葛量洪交涉，事後港督發表声明，否認九龍城砦有管轄权存在；但是一月十二日港警又再度出動拆屋，当场並鎗伤張忠武等六人，送往医院救治；十三日九龍法庭判决居民代表朱

清楚及刘毅夫两人各服苦役三個月。

一月七日，宝安縣長及衛生警察首長等來到城寨視察，發言，結果向居民說，並在中国旗下開会，對群众致詞。中文报纸籍此事重新確定中国主权。英政府於一月廿四日致中国駐英大使的照會中則指出於"国民日报"之輪同上事以及宝安縣長的不友善活動，強調如社会安寧受此等煽惑之紛擾而採取之行動，却避去治权问题。請求中国政府向各報作此見解。

二月五日駐英大使鄭天錫答覆英方照会，強調九龍城之管轄权，訂於一八九八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明白訂定。在九龍城內，英国自不能行使管轄权利。此次不幸事件，全应香港政府負責。謹請报章記載，有失公平。宝安縣長曾往察勘並慰问一月五日被迫遷之居民，實係依法履行其管理該城責任之縣長应有之職務。重申一八九八年時，中国政府因不能拒絕列強在亞洲大陸爭設勢力圈之要求，僅作一最低限度之保留方法，即在其租借地內，劃定一特別区域，使地方政府仍繼續行使职权。英国政府对此最低之保留地应予尊重。

4. 在這种情形下，香港政府不提管轄九龍城砦的事，維持現狀以至今日。

Iu Hon Leung
75 Blackwell Avenue
Unit 46, Agincourt
Ontario
CANADA M1B 1K5

舊然回首話香江

保留地九龍城寨

江山故人

一八六零年的北京條約，以尖沙咀和整個九龍半島尖端，包括鄰近的昂船洲小島在內，割讓英國。官方記載的面積最初是三英方哩又三份之二，但是後來卻改為四英方哩。這些數字的出入，是因為海岸及陸地多年沖積，無形中擴大了面積。這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發生於一八九八年，即是光緒廿四年，英國得寸進尺，提出要求租借九龍以北的一大塊土地及香港範圍的一些島嶼，清廷有如驚弓之鳥，有求必應，於是新九龍便在這種情況下造成為史的事實。

這大片土地包括新安縣屬深圳河以南，東起大鵬灣，西迄深圳灣，連這兩個海灣的水面以及香港島前後左右的大小島嶼，全部面積共三百七十六英哩，其中二百八十六英哩乃大陸，九十英方哩是各大小島嶼面積的總和，即是今日所謂新[redacted]界的範圍了！

在這屈辱的條約下，滿清的官吏為了邀功朝廷，居然要出一個雖敗猶榮的手法，大言不慚地奏知遠在北京的清廷，表示並不是任由英國予取予攜地強租新界，堅決地留下一塊保留地作為監督英國人的皇土，那便是今日的九龍城寨。

而這塊「保留地」逐漸變成什麼樣子的呢？

（的）在租借九龍條約中，清楚声明：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中国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碍。而且还保留城外通至碼頭的「官道」碼头，中国兵商各船艇可以自由停泊，城內官民可以自由行走，不受英国管轄。

「九龍城寨」既称「城」，又称「寨」，「城」应該很大，「寨」却可能很細，這豆腐乾般大小的一片土地也用城牆围之圍住，亦有城內堡壘，該有介事的樣子。

可是当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英方軍隊開入新界準備接收工作的时候，遭遇錦田鄉民的頑強抵抗，英方認為清廷的不力，根據「與保衛香港武備有所妨碍」的條約（見註一）於一八九九年五月十六日把九龍城寨內的中国官員驅逐出境，同时將深圳及附近地帶佔領了六個月。

於是「九龍城寨」的治权名存實亡，中国官員不敢再派人前来管治，香港政府也不把它当作英国統轄的地方，任由当地居民自生自滅，變成「三不管」的治外荒野。

一九四八年九月，宝安縣政府曾經想在九龍城內恢復設治，未为香港政府接納，并表声明：「由於一八九九年中国官吏在九龍城內行使治权，被認為與保衛香港之軍事需要有所抵觸，因而中止，自該日起，距今幾將五十年，英国

2、

当局在九龍城内，業已行使其独有治权，一如在其他「新界地区」，宝安縣府也無可奈何，不了了之。

而事実上，中国確実放棄了九龍城寨的治权幾及半個世紀，這是中国政府的糊塗，雖有條約，等同廢文，如果当中国官吏被驅出境的时候，有加抗議，事後又再交涉，堅持仍派官員坐鎮，情勢当然不同，造成「既成事実」，而中国政府也沒有堅決表示支持宝安縣府的主張，香港政府当然也不当为一回事了！

一八九八年簽署九龍租借條約的清廷代表是李鴻章，英国代表是麥当奴，这其中「租借」與「割讓」还大有文章。

当一八六零年时，因为英法联軍要大舉北上时，所有士兵都先到香港，尤其是英国從印度調来的作战部隊人数更多，香港地方小，容納不下，於是看中了隔岸的尖沙咀，不理三七廿一，便渡海登陸尖沙咀沿海一帶紮營，由於当时駐紮的一個英国軍官提議，何不向当时新来的兩廣總督勞崇光商洽租借，轉達廣州英領事巴夏礼出面交涉，勞崇光居然不必向北京报告，便直接了当的爽快答应下来，見錢開眼，私自把尖沙咀尖端租給英軍，包括昂船州在内，每年租金一百廿英磅。一個政府守土大員，居然可以自作主張把土地租給外国人，而且是用来屯兵攻打自己国家的，

有史甚(甚至是)鉅人偏。

難怪当时的英国陸軍大臣韓伯特曾經說过：「中国人真是世界上最怪的人」。

所以，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英国便有意不提九龍的問題。直到一八六一年訂立「北京條約」的时，英国才提出撤消原來所訂立的租借九龍半島的契約，要求將該地段割讓給英国。那個时候北京满清政府才知道这一塊土地原来已經事先租給了人家！

「東華錄」卷六第十七頁中有一段記載：「英酋……桂良等大臣奏摺中稱：「英国所指三條……續索九龍司地方作為英屬香港界內……查九龍司地方，據該国巴酋稱，已經兩廣總督租給英商，業經批准立租，則此給與彼等，因事難峻拒，何可失信。惟其地與香港毗鄰，係海口餘地，非內地要隘可比」。因為並非「內地要隘」的緣故，所以給了人家也無關重要。当时满清大臣的土地主權觀念如此淡薄，可想見了。

正式割讓九龍半島尖沙咀的典禮，是在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舉行。当时廣州方面派了四位大員來九龍主持「移交土地」典禮，英方的代表是港督羅便臣，和伊利近、巴夏禮，巴夏禮精通華語，他不但担任翻譯，也兼任司儀，他將一紙裝載九龍泥土的紙袋遞給中国代表，然後叫中国代表再將這紙袋九龍泥土双手送給羅便臣港督，於是便完成了九龍半島

的官式割讓儀式，而九龍城寨的專條，算是回敬的一些小礼。
在郭坡尔的「巴夏礼傳」中有一段描寫他私下向两廣總督租得九龍尖沙咀土地的經过，他祇費几日的时間便把這件事辦妥，很順利地使那位中国官盖了印，画了花押，鴉犬不驚地便完成了任務，言下很自負的樣子，
翻閱這段历史，真個教人憤慨不已！

Iu Hon Leung
75 Blackwell Avenue
Unit 48, Agincourt
Ontario
CANADA M1B 1K5

驀然回首話香江

兩個世紀之前的南北行

江山故人

上了年紀的香港人，總會曉得「南北行」這個名詞，這是含有「有錢佬」的意思，其意義與美國的「華爾街」大同小異。因為香港的「華爾街」便是南北行，曾經雄踞過四份之三的世紀。現在，「南北行」街雖然仍然存在，但是它可以掌握香港經濟的力量，已經漸地衰弱了。今日依然保持「南北行」行業的，在這條街上的已寥寥無幾。反而成為各業行與銀行街的匯集處，跟一個世紀前相比較，已經面目全非了！

「南北行街」是中國人叫的名字，它的英文名稱是「文咸西街」(BONHAM STRAND WEST)，卻又不是(BONHAM STREET WEST)，它與文咸東街互成犄角，成為丁字型的尾巴，卻又不同一條街的東西兩極。這條街的英文名字尤其容易與般含道(BONHAM ROAD)與雲咸街(WYNDHAM STREET)相混亂，常時有書信彼此互相錯投的事情發生，所以要是以中文書寫地址的，最好還是「南北行街」這個名字！

在兩個世紀前的時候，這條街便是海傍，靠山的一邊有房屋，其中間斷還是沙灘的岩石，現在「華聯銀行」的所在地以前是出名製造潮州[illegible]餅，賣此糕的商店「富珍香」的地址，當時它祇不過在岩石上建搭一間木屋，及後才改建為木樓，而華聯銀行的旁邊那條狹窄的石級巷也叫做「富珍徑」，原本的名稱是「摩坑巷」，因為巷裡有一個「廠倉」，及後搞搞在其

他建築物之間，現在是一間賣出名的「潮州乾麵與臭豆麵」的小食店。

「南北行」的定義，開始是經營「大江南北」中國土產業務，也就是指將華中與華北的土產運銷來香港的意思，但是香港幅員之地，銷量究竟有限，主要在於「轉口」，把那些從華東華北運來的土產轉運到東南亞各地去，同時又把東南亞各地的土產運到香港來，「轉口」到全中國的城市去，於是第二個定義，便是指「南洋與華北」的意思了。

「南北行」之外又稱「九八行」，那是指代客「沽貨與購貨」賺取百份之二的佣錢的意思，因為「南北行」的業務除了自行購入自行銷售的貨品外，也接受南北客人的「寄辦與寄售」的，不管外地的客戶要買要賣，都是收取百份之二的佣金，因此稱為「九八行」。

香港開埠之初，「鴉片烟」是公開買賣的業務，那個時候的「白頭鬼」即是頭纏白布的印度人運來一箱箱一包包的「鴉片烟土」到香港，要找有本錢可以全單承受的主顧，非要找「南北行」老細不可，因為經營鴉片烟業務之故，於是美

2. 其名為「公白行」了，「公」是指「公烟」（印度產品），「白」是指「雲南白」，所以就叫做「公白」。

「南北行」的開始，也與廣州的「十三行」有關，乾隆廿五年（一

七六零年，設在廣州與外商來往交易的商行有十三間，故称「十三行」，其中「外洋行」專营欧西貨物的有九間，經營南洋線的称為「本港行」有四間，潮福人經营的佔有七間之多，外国商船都是停泊香港，然後轉運入粤，因此有在香港設立「分行」或「办事處」的必要，加以香港还担起運銷中国其他各城市的任務，漸次「香港行」的地位更為重要，業務也較易発展，正因為「南北行老細」掌握有貨源與銷路，本錢又雄厚的緣故，生長成為香港左右經濟命脈的权威人物！外国商人來香港談貿易，非要找他們不可，应運而生的，也就有所謂「孖毡」人物的出現，「孖毡」者，(MERCHANT)商人之譯音也，因為「南北行老細」不懂英文，要靠舌人傳譯，而耳朵裡時常听見外国人常說「孖毡」這個名字，因此附会了把「翻譯者」作為「孖毡」称呼了，在今日來說，应該叫做「英文秘書」才对，当时「孖毡」人材不多，而每間行需要「孖毡」做的事情也不很多，所以有些是「專职」之外，更多是「兼职」的，一個「孖毡」身兼數行之职，那家需要他，电召即來，收入当然大有可覌了，以「前文商專科学院的首任校長巢坤霖校長的祖父「巢炳」，便是南北行

3、中有數的「孖毡」人物，任职於元発行；还有一位「蔣士階」，他不但是風雲人物的「孖毡」，而且还兼任租賃貨輪的經紀，南北行老細每年要租很多火船運載貨物來往於中国香港南洋

姚漢樑稿箋

之間，由他撮合，其收入之丰，也就可想而知了！

「南北行」老細財雄勢大，不但自己購辦土產，代客沽售、代客購買，代客運輸，还代客調動銀両，任何地方的「分行」都可以供各客人提款与汇兑，根本不需要经过銀行剝削，甚至本港人仕，也可以寄存銀錢在他那裡，隨时可以存入、隨时可以提款，也計算利息給客人，同樣地小商行与出入口商也可以跟他貸款，儼然兼营銀行的業務，所以「猪籠入水」，発達可知！

香港的外国商行，最先創立的是渣甸洋行，創辦於一八四三年，一八三二年它已经在廣州設有辦事處，跟住是有利銀行開設於一八五七年，滙丰銀行開辦於一八六五年、太古洋行開設於一八六七年，現在仍然存在於南北行街中历史最悠久的「南北行」是「乾泰隆行」，開設於一八五一年，到現在已经整整有一百卅多年的历史，比較滙丰銀行更為長远，而「乾泰隆」開設之初，是附設在另一家名為「元発行」的樓上，可以見得「元発行」的創立要比「乾泰隆行」更先，可惜沒有確实的資料可以根查它創立的年期，但是一般潮州人都承認「元発行」是「南北行」中最先創立的一家，東主姓高，我问过一位高姓的後人，他說大概先於乾泰隆十年前創立，那麼便是一八四零年或一八四一年了，也即是說比渣甸还更早，

姚莛樑 稿箋

「元發行」一直開設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才告結束，也有九十三年的歷史。以前的行址便是現在的「廣東銀行西區分行」。

故老相傳，在南北行的全盛時代，最為人傳誦的行名，計有元發行、元成發、乾泰隆、永興行、廣茂盛、裕德盛、泰順昌、榮豐隆、利豐號、李炳記、隆興棧、萬裕發、永豐祥、廣恆興、兆豐行、廣源盛等。上述這些行號，現在碩果僅存的祇有乾泰隆、兆豐行而已！當然，在這些全盛時期以後纔創立而能存至今者，亦有，不過「白頭宮女說玄宗」，要說掌故的，不能不提這些名字。

說起「南北行老細」，廣府人、福建人、潮州人都有，但是以份量來講，潮州人的比重最大，所以一般提起「南北行老細」的，差不多便認為他是「潮州人」了。

一家「南北行」，因為所經營的貨物相當龐大，所以除了在南北行街擁有兩個門的「行口」之外，在「堅尼地城」或「西營盤」地帶附近，又要設有一所龐大的貨倉，以容納自己所經營或代客銷購的貨物。因此，大規模的「南北行」，僱用職員動輒超過一百人以上，少的也非有六七十人不可，上至經理（潮州人稱主持經理業務的人為「家長」），有極豐富的營業經驗，除了薪金津貼之外，每年結算，還要按照該年純利所得，給他百份之幾的花紅，以作獎勵。這類「家長」，不但是有經驗的老成人物，

而且推得至住「仝」些「鎖仝」的季節，推斷同行的作戰方針，並估計外地主僱銷的趨勢，運籌帷幄，決戰千里，要有「諸葛孔明」般的本事，纔能勝任愉快的；中至賬房、財副（潮州人稱文書圍些司賬的「財副」），負責「文便」的工作，包括負責些外埠客戶通訊的寫信工作，也有專聘專責寫「信手」的，要文字通順，字体端正，有時老細些交際文字應酬，詩詞唱和，他也能夠當「槍手」；「內櫃」，管理大數目出入的銀両，些及銀行來往的賬目；「外櫃」，管理些客戶來往的賬目，些負責交收小數目的來往銀両，每夜要結算清楚交些內櫃点收，不許保留過夜，同时負責「開單」些客戶結算，過年、過節，和每個月終的时候開列客戶的「來往結單」，下至待客奉烟些送信送單的「後生」。

至於「武便」方面，包括搬運貨物的「咕哩」，「木車苦力」（以前沒有貨車運輸，要用木头車，中間有兩個大木輪，前後可以提高放下，裝滿了貨物後，要用蔴繩前後左右綁穿，然後前面用人拉繩，後面用人推輪，纔能走動的），「走行艇」（由輪船運來的貨物，先要用「大眼雞」帆船裝上後，運到貨倉門口的岸邊，然後由咕哩搬運入屋。這种「大眼雞」有個可以「駛帆」，無風或逆風時要用「火船仔」拖它行走。現在的貨艇則大都裝上「內燃机」，可以自己行走了。而這些大載貨艇，不論是艇主自置抑或是南北行老細貸款裝置的，因此它是指

稿箋

定為某一家南北行專用的，可以叫「長行艇」上的人員，「管店」，管理出口入口的起運與收工作，入倉出倉的紀錄管理，交客收貨的重量過磅，都是「管店」的工作，在這部門中，除了一個部長稱為「管店頭」之外，還有幾個能幹的助手，助手之下又有若干「管店仔」，以資分配每個均合時工作。

因為有這麼多的職員，一日三餐，常時要開十多桌膳食，可以做「伙頭」的工作，也相當繁重，因此廚房除了「大伙」之外，還有「二伙」、「三伙」，以至專門煮飯的，其他還有洗菜擇菜洗碗的，儼然成為一隊「伙頭軍」，「大伙」還得會燒上好酒菜，以前南北行老細遇着外處有客人光臨，不是請他到酒樓吃飯，而是在行裏的私家廚子燒幾味拿手好菜來招待，豐盛的架勢，正因為南北行老細款待客人都有在行裏請客的緣故，所以戰前一向潮州菜館都並不多，祇有一兩家具規而已，除非是臨時急忽的來不及自製的才請客人到菜館去，所以菜館的生意大部份祇有小食的交易，難得有大酒席的幫襯，現在時移勢易，同時顧客偏及各省人仕與中外人物，變能容納這麼多的潮州菜館。

7. 不但南北行「事頭」好風光，連帶「管店頭」與「伙頭」也使人另眼相看，在潮州人的店裏有所謂「三個大頭」的頌詞，便是「事頭」、「管店頭」、與「伙頭」了，小家碧玉要嫁人，除了「事頭」是高不可

攀之外，听見是当「管店」头与「伙夫」的，也都爭着应承，因为这两种职位的人物，都有大把收入，除了「正薪」之外，「外快」更多，前者有船公司的佣，艇家的孝敬，「貨辦」的收入，（因为管店負責「採辦」与「对辦」的工作，生意未成交，便要「採集各家各帮的「貨辦」以供「買手」选择，生意成交，又要抽樣「对辦」，以決定是否照辦收貨，買手看过了「貨辦」後，這些貨辦便归「管店」的下欄，收集所得，要開一間「雜貨舖」也不難事，寄回鄉下去可以整年不用「買餸」，所以做着管店的妻子，也不愁無衣無食，正因为「貨辦」充斥的缘故，連「鴉片烟」辦也隨手可得，加上艇家的招呼週到，当管店在艇上工作的时候，也有烟床服侍，所以很多当「管店」的都染上了阿芙蓉癮。

後者当「伙夫」的，因为大行口好食用，又有這麼龐大的人口數字，加上过年过節的大量消耗与老細眷屬家裏的有时也要伙夫效劳，柴米，油，塩，行裏大都也有经营的，任意使用無禁，所以外快特别雄厚，甚至每個月裏售賣飯焦与「淅水」的收入，也有可觀數字，所以雖然是伙夫，却也是大人物！

另外一個重要角色，是「買手」与「賣手」，有些是一人兼買賣手的，也有各有一人主理，甚至分别为不同貨种的專職。

這些買賣手，不但是發関係盈亏的命脉，而且要有机智，

姚蓮樑稿箋

懂得隨机应变的功夫，才能出奇制勝，在这些「買手」行中，也有很多傳奇人物，甚至有些自以為是「权威」的，開盤時要他來決斷价格，以至分配買家的數額，也有以「大石壓死蟹」的姿勢，由他決定那家客先佔多少，其他剩餘的才分配給其他買家。「契手」的功夫也有「家傳秘訣」的，父傳子，子傳孫，比如「樸玉」可以憑肉眼「睇穿石」，知道它裏面的「綠玉」成份有几多的，也有憑双手一摸便知道那條牛可以拿多少斤肉的，也有鑑貌辨色便知道這批貨色將有什麼变化的，至於一看貨樣就能夠分別是那一江那一水的地道，已经是起碼功夫，因此，也有些「契手」與貨源的客商联絡而有特殊関係，遇着不滿老細的时候，便挾同貨源的客户跳槽到別家去，也有以「客户」為本錢，找財東合股经營的，很多買客也有跟着契手的去留而帮襯他所屬的那家行口的，一個世紀前的人物很重道義，一個伙記打老細的工，每每是終身不易的，甚至把他的職位傳給子孫，但是近几十年来的風氣，已经大大改变，重利不重義，所以產生很多給人詬病的人物，不必細表。

大規模的「南北行」，他的行址应該擁有兩幢屋宇，而且通到後街的，也就是說靠山那一边的，前門在南北行街，後門在大道西，靠海那一边的，後門在永樂西街，地下的後座，称為「後欄」，或叫「欄尾」，是「管店」們聚合之所，有些还設

姚𣹢樑 稿箋

有兩排「碌架床」以供「寄庄」們住宿的，下級職員，一律由「櫃底」的後門出入，而且每間行都有四層樓高，兩幢房屋相連，又有前後座，面積相當大，所以樓上的房間，除了保留一部份作為高級職員住宿之外，很多分租給「寄庄」的，也稱為「庄口」，所謂「寄庄」是指小規模的「出入口商」，或者是外地客戶的「駐派員」，派一兩個親信在香港「坐看辦」或「坐看信」，最簡單的辦法便是在大行口裏租一個房，連伙食工役都由大行口供應，有些甚至連賬目交收都由大行口代理，他祇需聯絡通訊與報導行情而已，所以一家行口要僱用「後生」的數字也不少。

　樓下與二樓，便是大行口的核心，通常兩幢屋子祇用一幢的門口，旁邊的一幢用牆封起來，或者半牆半窗，正門一定有一個「木櫃柵」，柵後纔是大木門，門口兩旁掛上一對木對聯，聘請名家撰聯及書寫，現在碩果僅存的已無多，譬如「乾泰隆行」，他的對聯是「乾坤浩蕩財源遠，泰岱崢嶸氣象隆」，把「乾泰隆」三個字放在聯首聯末，又如一家名為「祐榮行」的藥材行，他的聯語是「祐承天寶，榮向物華」，即使為南北行業商業團體組織的「南北行公所」，在他未改建前的舊址門前，也懸掛有一對木對聯，其聯語為「利載南州萃，恩波北闕深」，第三字嵌上南北兩字。

　入了大門，各別家行口的一邊擺滿了貨物的樣辦，樣辦

的尽头處，設有一張寫字枱，便是賣手的座鎮之所，一切買賣便在這裏解決與紀錄，靠自己鄰座的一边，設有寫字枱便是「管店」的櫃位，正中的櫃圍前面擺有一張「八仙枱」，兩張「公所椅」，以便客人來交收銀兩，櫃圍内便是賬房。

一度拱门通过鄰座，是会客之所，多數擺上一張「坑床」，上面有「坑床几」，床脚有兩張四方椅擱脚，所中間擺一張酸枝圓枱，四張圓椅，兩旁設有「貴妃床」與「羅漢床」，以供客人坐立及休憩。

二樓前座是老板招待貴賓的地方，陈設與樓下的客所相彷彿，四壁掛了名人书画，地面挖有一處疏欄的窗口，可以從樓上望見樓下出入的人物，後座便是老細的休息室，設有床鋪可供午睡。

那個时候来香港謀生的人，大都单身的，家眷住在鄉下，輕易的不敢「帶住家」，以免「老細」認為他是「濶佬」浪費，不能寄以信任，所以除了「老細與家長」階級，大都是無家可归而要住在行裏的。

老細又有一個「羈留」伙記的方法，一般伙記的月薪並不多，一個世紀前的一個文員，每月薪金不过十塊八塊而已，但是可以「借支」，伙記经常每月都不够開銷，於是一定要「掛欠」，到了年尾雖然有花紅年賞填回欠數，依然是不能相抵，

姚澍棵稿箋

永远是「負債人」的身份，一日沒有法清銷舊債，一日不敢作「跳槽」之想，也就要死心貼地為老細效忠了。

老規矩，每個伙記除了薪金之外，还有「理髮錢」，有些更発「買餸錢」的，过时过節有「賞金」，过年有「腰金」，有些不是発「理髮錢」，而是跟理髮店買来「籤牌」或者「理髮券」，按月分発給伙記的。

遇上伙記家有急事，或者回鄉結婚或有人殯葬的事発生，老板都可以大解慳囊，甚至包支包結的。

老細階級交際应酬的花月场所，初时是在「水坑口」的花街，及後遷到「石塘咀」去，所謂「石塘風月」，曾经鼎盛一时，関於這一方面的記述，又要有待另文再談了。

驀然回首話香江

一八四七年的香港

江山故人

距離英国統治香港六年後的一八四七，香港當時陷入一
次恐慌的境界，甚至有些英国人，感覺香港不是可以久居
之地，意圖撤退，後悔当日在中国割讓這塊地方的決定。
当时的港督是不得人望的戴維斯，他在中国官方的文件
上的譯名是德庇时，这一年裡，法院與政府行政人員不和，
意見衝突，釀成彈劾大法官的案件，港督手足無措，连续
至三年之久，港督終於辞职不幹。
廣州方面，为了廣州限制外人入城的问题和佛山案件，
关係恶劣，戴維斯突然於四月二日帶領英兵攻打虎门，佔
領了砲台，直逼廣州城下，声言要佔領廣州，此一举動，
不但惹起廣州中国官府的反感，连住在廣州的英国人也莫
明其妙，群起指責戴維斯妄動干戈，在衆怒难犯之下，戴
維斯速忙撤回兵，而在当年十二月，發生六名英人在廣州
近郊被殺害的案件，戴維斯也不敢强硬交涉，草草了事。
那個时候香港的人口，祇有两萬三千八百七十二人，中
国人佔了两萬二千餘人，其他各籍的人口一千四百餘人，
全年入口船隻六百九十四艘，總噸数廿二萬九千餘噸，税
收祇有三萬一千零七十九英鎊，很多英国人認為这种創本
生意不易維持，早早退出为妙。
尤其死亡率相当惊人，中国人方面沒有統計，外籍人之

一年死了三百五十八人，佔人口比例幾及三成，因為水土不服與瘴疫流行，对於外籍人的身体特别敏感，於是更起恐慌，以為早走早着。

当年的警察人数，欧籍的五十人，印度籍的八十一人，华警祇有廿四人。

赤柱砲台便是在這一年建造的，香港海面的海盗很猖獗，三月间政府頒佈防止海盗則例，嚴厲執行，捉到海盗，马上判處死刑，那個时候外籍人的居所草木皆兵，政府為安撫他们安心，命令每家门口都要安装一支门灯，通宵燃亮，責令警察加緊巡邏，如果门灯熄了，马上戒備，防止海盗或坏人襲擊。

聖約翰教堂也是在这一年举行奠基礼，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在港成立，高等法院動工與建，域多利監房也開始建築(到一八六五年又拆卸重建)。

雖然已经有郵政局，但是民间盛行私人帶信，不經郵局，有一艘名為「柯尔沙」的船主，便因為違法私带信件被控，判罰一百英磅。

正月间，有三百名為政府雇用的泥工，因為工夫的惡意对待，集体罷工，発生騷動，要出動到軍警鎮压。

戴维斯攻打虎门砲台的行動，事前未經英国許可，加之

3、

未獲預期效果，反而使廣州方面的中英商務受到影响而退缩，官民一致对他非議，他亦感到衆怒难犯，向英廷遞上辞呈，在一八四八年三月離任返英，当时香港官民也没有舉行欢送儀式，黯然而去。

驀然回首話香江

滿清移交香港的經过

江山故人

英国已经决定一九九七年六月卅日移交香港歸还中国，届时当然会有一個隆重盛大的儀式，降旗歸国，從此英国主权治权絶緣於香港。

回顧一八四三年六月廿六日滿清移讓香港與英国的儀式，無限嘆慨！

英国人佔領香港的正確日期时间，应該是一八四一年六月廿五日星期二上午八时五十分，距離南京條約的簽定日期達一年六個月零四天。

那天英国一等宝星畢拉会同英国官员，乘英艦修化号抵港，以卑林馬為水師提督，義律為總督，駐紮赤柱為大本營，示諭居民，謂嗣後香港隸屬於英国，由英保護，所有居民，不易其俗，法律則恪守英制，爭鬥細故，歸巡理府審理。

一八四二年二月一日，第一張告示張貼，准許宗教信仰集会結社自由。五月一日，發行香港憲報第一期，由沃门美国教会印刷店代印出版。

一八四二年十月廿七日（道光廿二年九月廿四日）清廷遣使相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廣東駐防將軍宗室耆英，與英国特派欽差大臣砵甸乍爵士在南京訂立「南京條約」。

姚溱棵 稿箋

砵甸乍旋即由南京来港，宣佈香港為「無稅埠」，准各国商人自由貿易，英国的「商務管理處」也由澳门遷来香港，佔領香港的海陸軍也撤回英国，祇留下七百名士兵駐守。

移交典礼是在一八四三年六月廿八日举行，清廷派使相来港主持「換文典礼」，英方由砵甸乍與義律為代表，那個时候的图片，直到战前仍然懸掛在立法局的走廊裡，日治时期為日本人除去，不知所踪，不道日本人為中国人先除去那耻辱的印記，也是好事！

至於租借九龍的历史，先後經过两個階段，一八六零年的「北京條約」，以尖沙咀区半島的尖端為起点，包括昂船州小島，向北官方最初的記載是二英方哩又三分二，後来又記載為四英方哩，永远租借與英国。

第二階段是英国的得寸進尺，在一八九八年，乘着甲午中日大战失败的机会，形成列强要瓜分中国的局面，也想要分一杯羹地再行要求借地，其面積達三百七十六英方哩，其中二百八十六英哩是陸地，九十英方哩是各大小島嶼，北至深圳河南岸，東起大鵬海，西迤深圳湾，也就是今日之「新界」。

後者租借期九十九年，由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起計，所以到一九九七年六月卅日便届满，也就是英国要移交主权治权的日期了。

魏清樑稿箋

驀然回首話香江

英人因擬殖香港　　江山故人

自從一八四三年六月廿三日舉行換文禮節後，香港遂由英國管治。當時的香港，是荊棘滿佈一荒島（清吏向朝廷奏摺的用語），其地山石磽确，崎嶇斜曲，且以瘴癘逼人，致未居是邦者，皆以之為畏途，極盡詆毀這荒島的能事。

一八四四年，香港政府會計官馬田士（MONTGONATRY MARTIN）上書條陳，建議放棄香港，當時的總督大偉士（SIR JOHN DEVIS）則力持不可，謂倘若經過長時間之努力，必可征服此种天然上與地理上之一切困難，不惜費盡財力物力，悉心經營。其初二三十年間，亦僅如平常殖民埠，無大發展。

一自江浙多故，衣冠之輩，相率避難至粵者，附海舶而來，必先取道香港，因而香港是熱鬧的緣故，商旅稠密，出入境均無檢查手續之限，於是華人駐腳於此者日眾，至一八四六年時，已有漸趨繁榮的跡象。

一八六零年，獲得九龍以擴充領域，益如虎添翼，其後二十年，創設造幣廠，鑄造銀幣，調濟金融，商旅便之，於是前之所謂荒島者，頓成雄鎮。

1. 香港的政制，由總督專成，有議政局（後稱行政局）、定例局（後稱立法局）兩局以輔之，議政局有六官員，包括陸路兼海陸軍總司令、輔政司、律政司、華民政務司、庫務司（財政司）

2、

及工務司，而卓奪有否決權之者，則在督憲一人。

定例局中有官員六人，紳士五人，由政府遴委者三人（二為英人，一為华人），惟此华人必須入英籍者；其餘二人由公衆推舉，一由商務局，一由太平紳士，凡紳士之膺為議員者，以六年為期，迨此定例，是一八四三年四月五日所訂定的，其後或加損益，則因時制宜，畧為變通而已。

直至一九三二年間，定例局改為官守議員八，非官守議員六，此六員中，有二人由商業会議所及地方裁判所所推選，餘四人係由總督所委託，英人华人各佔二人，任期為六年，設因死亡或别故而缺席者，總督得選擇適当者補缺。惟各議員均須經英本国之任命或核准，始為有效，並以總督為議長，有最後之決定權。

議政局之作用，即凡関於香港之行政，總督須諮詢該局之意見，總督為当然議長，議員均須經英本国政府之任命，總督有任免權，經定例局之協助，得制定法令，頒佈施行，且可指揮守備之海陸軍，及赦免罪犯等權力，但関於重大事件，仍須仰候英本国政府之核准，始得執行。

英国一向保守，所以对香港的行政組織，司法系统，一向不敢輕言更改，最多是把定例議政两局的議員人数，偶有增減而已，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起，賦予香港立法局有權自行訂立有関民航，商船及海事裁判權的一百二十條法例，無須參照英國法律，算是英國的首次放手。

舊照回首話香江

香港史前的中英貿易

江山故人

十八世紀期間，歐洲人到中國進行貿易，規定祇限於廣州市，所以所有從東半球開來的船舶，都要停在南門或伶仃島，等待廣東省派出的官員驗關後將貨物搬上陸地，由陸地轉運入粵。歐洲商人且不許進城，祇可以在現在的龍珠島以前稱琵琶洲搭蓋茅屋居停。

一八三三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英政府創定的起华貿易權已達二百年期滿，英庭頒佈再不予以特權，開放給所有商人自由來华貿易，所有來华的商人都受英國駐粵商務大臣的管束。

那年的九月十日，英廷頒令公爵那律卑(LORD NAPEER)為中國貿易監督官，(CHIEF SUPERINTENCLENT OF THE TRADE WITH CHINA)十月期間，那律卑與蔔頓及大偉士兩人來华，他們兩人以前是東印度公司的驗貨員，被任命為那律卑的左右手副官商務大臣，翌年七月十五日始會同抵達澳門，但是不久蔔頓便因事回國，祇以大偉士一人為副商務大臣，於廿三日晋省，呈遞文書，但粵督以那律卑一行未

1. 有護照，不肯接納，那等祇好於九月廿六日離粵返回澳門，十月十一日那律卑便因為染了傷寒症而逝世，大偉士承其乏，仍駐澳門。

一八三五年一月，大律士提出辞职，遗缺由「查理义律」使臣补上，罗士仲路为左副官，参赞义律(CAPTAIN ELLIOT)为右副官。

十一月，罗便臣由澳门前去伶仃岛视察英国开来的商船，船长投诉每当夏令狂风巨浪发作时，船只甚为危险，该岛不适宜寄船。由罗便臣专函呈有官吏，要求指拨当局批准寄碇香港。

同年十二月十四日，英京理藩院发出命令，将驻粤专司商务大臣的职位裁去，自后所有商务事宜，统由义律办理。一八三七年三月十八日，清廷谕令，准许义律驻省管理，这是英国派驻官员在广州的开始。十一月时，因为义律呈递给粤督的文书中不肯写一个「禀」字的缘故，争辩多时，义律仍不肯屈从，乃退居澳门。

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廿九日(道光十九年)，清廷派遣钦差大臣林文忠到广州，专责办理此洋商有关的交涉。

一八四零年，洋商在广州的贸易，表示大感不便，义律秉承英廷的意旨，要求澳门当局，准许英商在澳门上落货物，租赁货栈，缴纳税饷，但葡国政府不肯接纳，主要在于维护葡商利益。

2.

一八四一年一月十九日，清廷钦差大臣琦善，兼直隶总督

琦善，陞署兩廣總督，與義律立約於「全約鹽文」四款，允將香港讓與英國。

一月廿五日，英國一等(?)主星意華拉，會同英國官員，乘坐英國兵船修路化號抵達香港，以卑林馬為香港水師提督、義律為香港總督，正式示諭居民：「歸後香港隸屬於英國，即由英國保護。所有居民，不易其俗，法律則恪守英國，爭鬥細故，由巡理府審理」等語。

但是琦善與義律所簽訂的和約，清廷其實並未以之為「定議」。所以簽約後的第八日，清降旨將琦善革職問話，獄成，押諸禁室，並籍沒其家產，卒免刑戮。

一八四二年(道光廿二年)十月廿七日(陰曆九月廿四日)，清廷遣使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廣東駐防將軍、宗室耆英，與英國特派欽差大臣、本印度總督部堂、砵甸乍世爵(SIR HEORY POTTINGER)，訂立「南京條約」，於是香港之改隸英國，始正式成為「定議」。

英廷卻不管三七廿一，當一八四一年一月十九日，「全鼻和約」初成之際，即刻於一月廿日便宣佈香港歸隸的消息，五月七日「香港憲報」(HONG KONG GAZETLE)第一期，急不及待地交由澳門的美國教會印刷所代印，即行出版，正式任命步兵第廿六團總攝威林堅(CAPTAIN WILLIAM CAINE)，

為港政裁判司(CHIEF MAGISTRATE)。六月廿一日，開始將港地分為五十一段，招人承投，以七十五年為期。每段地價低不過於六百元，高不過三千元。~~時於買地不往~~當時香港人口不過一萬五千人，對於買地不在其望中。忽然英廷理藩府傳到文書，謂全權和約未經清廷認可，著令即時停止地段開投。同時命令義律前去廣州，替他個充當。英國下議院為此提出譴責質詢，英廷一時未能答覆，甚表不滿。

及至南京條約既成，砵甸乍自南京來港，於是通諭告示，宣佈香港為無稅港，准各商自由貿易，並有各種洋行商店之開設，數年間，貿易大有進展。

一八四三年六月廿三日，中國使相耆英由南京至港，廿六日在議政所正式舉行換文禮節，至此香港才正式轉讓與英國，英廷也正式任命砵甸乍為香港的第一任港督，同時也兼任駐華全權大使，駐節北京；而以義律副之，在港代攝其事務。可見義律任事未幾，旋即解組歸田。而香港也由一個中國邊陲的荒島，變成為今日世界上的商業重鎮，真非始料所及也。

Iu Hon Leung
75 Blackwell Avenue
Unit 43, Agincourt
Ontario
CANADA M1B 1K5

慕鋒因為自認香江第一百個黑色聖誕节但 江山故人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五日，下午六时半，駐港的英軍宣佈向日寇投降。港督楊慕琦，前赴当时被日本軍徵用為日軍總部的半島酒店，在燭光下，向酒井中将受降，结束了為时十八日的战爭。守軍與政府人員，囚禁入集中营，渡过自英国人統治香港以来第一百個黑色的聖誕節。那極有聖誕歌声，沒有半島的聖誕晚饗，各自飲泣在集中营裡，聆聽嘆息！

据当时的統計，战俘約一萬一千人，其中英印軍人佔七千人，加拿大軍一千六百人，其他外籍人及华人志願軍二千[illegible]三百多人，分別被囚禁亞皆老街，深水埗，得奇成的銀禧難民营，北角健康村集中营，馬头涌道，漆咸道與赤柱。

当十二月八日早上八时卅分，日軍的十二架轟炸机在卅六架護航机的掩護下，突然空襲啟德机場，那個时候的香港居民，还以为是航空演習，不料在短短的五分鐘內，完全摧毀了整個香港的空軍实力。

同一时间，日軍從边境分東西两路侵入新界，当日下午，青山公路，城門碉台，大埔已被日軍佔領，英軍撤守到[illegible]田，祇有三天的时間，英軍總司令馬尔比少将便下令撤離九龍，退守香港島，對此軍人要乘船艇退回香港，九龍陷入混亂狀態，一些流氓們乘机搶掠。

香港守軍，從山頂吊砲轟擊九龍倉庫、尖沙咀一帶，日軍也由九龍發砲轟擊港島，以致摩星嶺砲台前石塘咀一帶成為火海，整條街變成廢墟，這种隔岸對轟的場面維持了几天之後，日本軍機也不斷飛到港島上空俯衝轟炸，演變成「捱打的局面。

經過日軍挾持港督的私人秘書李氏夫人乘坐小艇搖動白旗過海，勸降，而港督拒絕之際，砲轟曾經一度停止過，小艇返回九龍後，砲轟又再繼續，日軍的砲火與飛機更為頻密，而且集中在銅鑼灣一帶，引起油庫爆炸，火勢隨風擴大，東區房屋，相繼被焚，筲箕灣已被日軍登陸，逐步向銅鑼灣推進，十二月廿四日晚上，跑馬地灣仔遍佈日軍，廿五日一輛掛上白旗的汽車由中環駛向跑馬地的日軍司令部，決定香港的命運，從此渡過三年零八個月的悲慘日子，也捱過了香港歷史上最難堪的第一個黑色聖誕夜！

驀然回首話香江
百載繁华一夢銷
江山故人

香港自一八四一年六月廿五日割讓与英国以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五日淪於日手，恰巧是一百年，在此以前，香港人卻夢也沒想到会被日本管治。

一九四零年间，市面突然傳出有一個老道人口傳八句讖語，道是「一登太平眼看高，天翻地覆落玄毛，可惜丑年逢乙木，不堪回首向紅涛，層樓高出聳雲霄，車水馬龍踏之鼠，鯉魚有日返洋海，百載繁华一夢銷」。

那個时候，盛傳很多地面用大紅階磚砌成的舊屋，磚縫長出很多猪鬃毛（般的東西），一时傳為怪事，附会便是上述讖語所謂「玄毛」；一度颶风过後，港九海灘發現「紅潮」，很多紅色的微生物聚在一起，便是所謂「紅涛」，而最為惊心動魄的，則為忽驗最後兩句預言日本軍隊由鯉魚门登陸香港，以致「百載繁华一夢銷」那麼悲慘的场面！

一九三六年新界蓬瀛仙館扶乩請到諸葛孔明的乩語，全文達一百零七句，七百四十九個字，其中有道：「天數茫茫不可知，鸞台暫說各生知，世界干戈終爆發，鼠尾牛头發現時。「人俄太陽爭北土，美人東渡海波生，十四一心奇奮，水去西方陪战爭，晋有出夫寧坐視，中央生草不堪耘；「水巷仍須是樂邦，諸君不用走忙忙，錢财散去还小事，性命安全謝上蒼，今宵略說言和語，留在明朝說短長。」

「白日落紅日落，五星燦爛文明國，中山何福草木殊，射狼虎豹同一鑊；豚兔成群功狗烹，倒乱君臣諸些亡，大陰訊去霧雲收，萬国依來拜孫郎。」

這些乱語，在當时不知道是何所指，經过了日後的日本佔領中国，終於战敗投降，中共盤据中原，种々跡象顯現，確很靈驗。

經过了三年零八個月，香港脫離日本人的魔掌，人們在「北去（台北）港也」仍須是樂邦，大家都感覺到香港是「福地」，雨过天青，仍然可以維持它的美好日子。

又有人引述五十多年前從空道人的「望氣詩」：「稚子掀天地覆鬼，街頭揮刀血肥錦，千金揮霍同風水，謹言賤物不值錢，」印證今时今日的犯仔犯女長着嬉皮士般的長髮到處闖事，搶劫兇殺恐怖件的一連再連，也像有先知之明的。

2

舊港因香諺香任　　　　　　　　江山故人

香港得名的另外幾種傳說

「香港」兩個字的來由，還有好幾種傳說：

有一說是指明末崇禎時代，海賊到香盤據新安沿海一帶，新安即是今日的「寶安」，香港本島便是到香的賊巢，因此自名此島為「香港」。

另外一說有一個在海上漂流的「紅香爐」，流到今日銅鑼灣天后廟前的沙灘，土人認為天后顯聖，把它安置在廟中供奉，因此以「紅香爐」為島名，清代軍事地圖有「紅香爐汛」這個名稱，簡而稱為「香港」。

新安縣誌也有「官富司所屬，有香港村」，係指近薄扶林的「石排灣」，在今日牛奶公司牧場中附近有一條清急的瀑洞可是能為昔日村港帆船的汲泉，這條溪水味甘香，因名之為「香江」，再演變為「香港」。

清代郭陽羲承所畫的「海國圖志」卷一「廣東海圖」裏面有一段說：「香港崖指香港從仕半沙嘴，拱帶鯉魚門，香港本島三嶼相連，周百餘里，群峰回環，而能避風浪，亦粵之外山耳，未若我通商，則必入虎門，今停泊，不必由虎門，則其雖孤懸……然其地距廣州四百餘里，距虎門二百餘里，何謂明之利害？此地內備而從事香港卷之下。」那個時候正是一八四二

二年前京條約簽訂之際，很多自認眼光遠大的人物，也視之為荒島而不足重視之物，對之不足惜。

一說「香港」兩字之所以譯成 HONG KONG，是由於蜑家的方言翻譯出來的。本島原是漁民走私商船停泊的地方，蜑家是唯一的運輸工具，所以又是漁民聚集之所，蜑家特多，英國人與蜑民交往較頻，因此由他們的方言中譯成 HONG KONG，亦可徵信。

1.

驀然回首話香江

吉慶鉄門失而復得

江山故人

新界錦田，是一個最古老的大鄉，它的位置在凹头的東南一英哩，新田的南方四英哩，由元朗東走半小时可達。

全個錦田有六個圍，名字為吉庆圍，泰康圍，永隆圍，（又名灰沙圍），錦水圍，新圍和北圍。

所謂圍，是縱横排列的幾十户（居民），建二丈多高的圍牆把它們团团圍住，圍牆的四角建有堡壘，可以居高臨下攻擊來敵，牆門外圍繞着一條寬濶数尺的濠溝，關起圍门來便自成一国，穩如金湯。

九百年前，錦田全是姓鄧的人居住，他們的祖先是宋朝崇寧二年（一一零二）由中原遷徙南來的鄧符（字符協），其後分散到元朗，屏山，厦村，龍躍头，大埔，都有他們鄧姓的子孫了。

吉庆圍的一对圍门，用幼鉄枝扭结成為粗鉄枝，再由粗鉄枝縱横交織鑄成一对完整的鉄门，手工精细，宛然是一件藝術品的樣子，据說是明朝时代所製成的，起碼有四百年的历史。

当英国與清廷成立了九龍半島及其附近島嶼的租借條約後，新界租借地的民衆群起反对，清廷充耳不聞，英人原定一八九八年七月接管，延至一八九九年四月才開始實行，但是錦田居民群起反抗，英軍砲轟圍门，擄殺了一些鄉民，強行攻入吉庆圍後，一個軍官把那对鉄门作為勝利品，

稿箋

運去英倫，輾轉又送到愛爾蘭去，稱為中國鐵手工藝品的代表作。

一九二四年，錦田的鄧族鄉紳鄧伯裘等聯名向港督史塔斯請求向英廷歸還那對鐵門，幾經交涉訪尋，才從愛爾蘭發掘回香港，送到吉慶圍再裝置起來。

慶幸之餘，鄉人在圍門的右邊立下一塊石碑，紀述經過，全文如：「溯我鄧族始祖，自宋崇寧間，由江右宦遊到粵，卜居是鄉之南北兩圍，後因子孫繁衍，於明成化時，分居吉慶圍，建築圍牆，設置連環鐵門，想前人之意，實欲鞏固茲圍，以防禦盜賊耳。迨前清光緒廿五年己亥即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清政府將深圳河之南隅，租與大英國，斯時清政府未將命令頒佈，故當英軍到時，各鄉不知，為受人煽惑，起而抗拒，我圍人民，恐受騷擾，緊閉鐵門以避之，而英軍疑有匪類民藏匿其間，遂將鐵門攻破，入圍時，方知皆良民婦女，故無須行搶事，始將鐵門繳去。現二十六代傳孫伯裘，代表本圍人眾，稟呈港政府，懇轉達英京，將鐵門發還，照舊安設，以保治安，所有費用，由港政府支付，又蒙史督憲親臨敝村，行奠基禮，足見英政府深仁大德，亦以表揚吾民對於英政府之誠心悅服矣，特銘之於碑，以誌不忘云爾。大英一千九百二十五年五月廿六號，中華民國十四年乙

丑閏四月初五日立」。

門裡还有一副对联，寫着「南国樹屏藩，思留郇黍；北門重鎖鑰，譽美寇萊」。上款題着：「伯裴煒堂、禎祥列位宗叔台會樂觀吉慶園重光紀慶」，下款「屏山宗姪英生日勝斗星同鞠躬」。

日治時期、日本人也覬覦这件瑰宝，也把它拆下来運到日本去，光復後幾經周折才再物归原主，这两次失而復得的过程，相当戏剧化，还幸現时再遊吉慶園的人，尚能欣賞到這历史文物，邀天之福。

趙漢根 編審

舊報回看話香江

鼓吹革命的「循環日報」　　江山故人

香港歷史最悠久的第二份日報是「循環日報」，創刊於同治十年（一八七一），英華書院停办，校長欧德理把校內的印刷部器材售与王韬。当时他在教会裡担任翻譯的工作，与友人梁仁甫集資一萬元開設「中华印務公司」，除代人印刷文件书籍外，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創办「循環日报」，股東的人數很多，最大的股東是梁仁甫，占股本三百元，其餘的一百元、五十元不等。到了民国後，再將舖址、机器、傢俬等重估，价值四五十萬元，乃按照元股本加五萬元。

王韬字紫詮，曾出仕太平天国（一說是太平天国状元），太平天国失敗後，避跡上海，再走香港。

筆者手上有一篇曾任該報總編輯何雅選所寫的「循環日报史話」，指出創刊之初，由王韬（一作王弢）任總編輯，王逝世後，洪孝充繼任，洪後離職他去，由某君（姓名已不復憶）接手，旋又辭職，何冰甫繼之（时在光绪廿年间），直至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乃由何雅選接任，直至香港淪於日手。

總経理一職，初由王弢兼任，後为温俊臣，民国八年（一九一九）逝世後，继任者为吴玉琛，吴退休，由温荔川接任直至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發。至於董事長則為梁仁甫一生，後由其姪詞梁浩天繼之。

廣州庸常善社，位於南関已有百数十年历史，偶於民国某年，社内所懸扁額忽然有傾倒之勢，乃雇工修葺，当除下时發現背後藏有循環舊报数張，乃該报出版後第三日所發行第三号之报紙，惊喜欲狂，因該社主持人與溫俊臣素有交往，瞬即寄港送與溫留念，鑲在报館大堂鏡框中視為珍品，惜日治期間，报館曾遭盟軍机轟炸，全部尽燬，連那第三号的舊报也变為灰燼，惜哉！

循環日报素有「革命报紙」的称号，因為創办人王韬固然是反清志士，其後在海外立論諍言，也是鼓吹革命，推倒滿清的理論，甚獲海外华僑的好感，筆者一九三六至三九年間，也在循環工作过（那时报館在歌賦街），眼見欧美华僑，郵寄英磅美金的支票給报館訂購报紙，嘱咐报館按日寄出，初时祇是海郵，後来多寄空郵，不計报費郵費若干，用完通知即时又再派来，源源不絕，可以見得海外华僑对這份革命报紙的信心十足。

香港淪於日本後，循環日报隨即停刊，另外有一些人租用报館的館址，出版「東亜日报」，與循環無関。光復後，曾經與华僑日报合作復版一個时期，又再停刊。时隔几年，忽然借與高卓雄，另在皇后大道東新建廠房，購置新印刷机，但是易手後輾轉多时仍未出版，其間因為暂印人的名

3.

字把持一個时间不肯簽字易名，阻延了相当时日，到正式出版时，大衆都知道「革命报紙」落在左倾人士之手，对於以前的印象已经完全消失了。

循環日报再度出版一個短时期之後，又再停刊，另出「正午报」，幾年间也停刊，及後，改為替晶报印刷，「经济導报」也附設在报館内，但是「循環日报」的招牌仍然存在。

一九三六年间，日报的报費是三個仙，為了照顧平民化的讀者，同时也遷就早晨作業的劳苦大衆，各大报館都有祗售一個仙的早报刊行，称為「一仙报」，凌晨三时便出版，循環出版的叫做「朝报」，华僑出版「南強报」，工商出版「天光报」，星島出版「星島晨报」。日报九时才出版，又有晚报，也售一仙，循環有「循環晚报」，华僑有「南中报」，工商有「工商晚报」，星島有「星島晚报」，另外也有独立出版的「一仙报」，如大光报，東方日报（後来改為国民日报），先报，华星报，自然日报，現象报，成报，大衆报，銷数最高的要算是「天光报」，達六萬餘份，在当时已经是最高紀錄了。

战後的香港报坛，百花競放，達到世界上面積最小，份数最多的局面，容日再談。

清末民初的香港報業

江山故人

《華字日報》叢編〈歸錄日報〉後，縱談香港報業，其中有足述者，摘列如后：

中國日報，光緒年間，興中會以排滿興漢為職志，光緒廿五年，圖發難於廣州，孫中山主之，事洩失敗，逃走日本。命陳少白、王質甫等駐香港，籌設宣傳機關，乃於廿六年租賃士丹利街廿七號，創立中國日報，由陳少白担任總編輯，楊少歐、陳春生、鄭貫公等輔之，繼而出版附刊中國旬報，除了報導新聞外，加插副刊的內容，包括詩文、歌謠，寓意諷刺[illegible]時弊。副刊的名字叫鼓吹錄，很多文字都出自鄭貫公手筆，嬉笑怒罵，甚受讀者歡迎。

其後旬報停刊，此類小品文字移刊於日報篇末。

曾主持中國日報主筆者，有黃世仲、馮自由、盧信公、廖平子、謝英伯、謝心準、鄧少呂等人，均筆鋒犀利。

當時報內文人，主張雖然一致，文筆各有所長，正因為其中的緣故，一般引為同調者，都相投稿中國日報，所以內容豐富，精彩紛陳，讀者滿意。

民國初年，中國日報遷往廣州，由盧信公主持，二年秋，龍濟光入粵，凡國民黨系的報紙都被封禁，中國日報首當其衝，於是乃時十餘年提倡革命的這份報紙，及此而終。

世界公益報，創刊於光緒廿九年，鄭貫公任總編輯，黃魯逸任之，其宗旨與中国日報同一路綫，每日出紙兩大張，約可容納四号字四萬八千字，撰述分莊諧兩部，附以图画。

繼鄭任編輯者，有李大醒，黃世仲，黃耀公等人，黃世仲的任期最久，讀者深嗜他的行文，久而成癖，世仲歿後，銷数頓減，民国六年，因虧蝕太甚停刊，有人承受其印刷器材者，節取「公益」兩字為報名，刊行不逾年，亦告歇業：

實報，與世界公益報同年創刊，由潘飛声任總編輯，他為社論評議時事多出以婉約之詞，不流於偏激，雅好近体詩，於是風花雪月之作，充塞副刊，譽之者謂其提倡風雅，毀之者謂無関痛癢，因而銷路漸見不振，易主後改為「真報」，持論轉趨偏激，與潘大異其趣，卒於民国四年停刊。

商報，光緒三十年創刊，乃康有為提倡君主立憲制的海外宣傳机関刊物，主持筆政者有徐君勉，伍憲子，伍叔公等人，民国後易名為「共和報」，伍叔公任編輯，他是簡竹居的弟子 著有「灯窗瑣記」，刊在副刊，暢論修身養性，待人處世之道，时有精警的見解，甚受讀者歡迎，民国十年易主後不久停刊。

廣東報，出版於光緒甲辰年春，初任編輯者亦為鄭貫公，李大醒，勞緯孟繼之，宗旨亦與中国日報相同，力倡

民主政體，反對君主立憲，從同各省爭收回粵漢鐵路，改
為官辦的風潮，直言而犯粵吏所忌，報館被封，又改由內地
經銷，恐受牽連，乃於光緒丙午三十二年三月自動停刊。

有所謂報，乃以小型報的面貌出現，既名為「有所謂」報，
類又冠以「唯一趣報」四個字，鄭貫公任編輯，持論激烈，其
內容諧文歌曲，幾乎佔了五份之二的篇幅，這類小品文字，
胡子晉、陳樹人、盧博浪等，均優為之，於是一紙風行，
而自從各報紛起，鄭貫公歿後，更名為「東方報」，胡子晉、
易次乾、謝英伯、劉思復、黎澤存，先後都主持過，廣州
官吏深惡其揭發陰私，禁銷內地，銷路既窄，不得不停刊。

新漢報，出版於宣統三年九月，主筆政者盧博郎、李孟
哲，他們兩人原本是在廣州「天民報」，當辛亥三月廿九日役後，
清吏藉口維持地方治安，甘言厲節引誘記者歌功頌德以塗
民耳目，但是許多報人都不肯附和，力持民族主義理論，
「天民報」首遭文字獄之災，盧李兩人乃避地香港，組織「新漢
報」，出版時不過距離武昌起義旬日耳，故報的資本都是從
革命黨的資助，到了南北統一告成，亦告停刊。

3. 大光報，是一份基督教會中人所辦的報紙，光緒十六年，
基督教會先有一份「郇山報」，每日出紙一張，祇出版了一個多
月便停辦，光緒卅二年，德國禮賢會華牧師，也辦過一份

「德华●新望报」，乃时三年，此报教会中人仍念念不忘于再创一报，至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尹文楷医生主持诸员创办大光报，其间虽数易主事者，但迄一九三四年时，仍尚存在。

华商总会报，创办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旅港华商总会同人所办，其主旨为传递商务消息，在今日来说，属于经济报的类别，当时旧历己未年正月初七日的一次会员大会时，主席刘铸伯提议由商会创办一份报纸，作为会刊，联络会员间的消息之外，也报道世界上发生的新事物，众人和议，乃于正月十二日再开同人组织大会，通过承购「中外报」的资材，先行试办一年，三月廿八日召开值理会议，刘代宣布确定四月出版，但原定预算开办费一万元不足应用，要求再拨五千元，亦获通过，即全部开办费为一万五千元，发行至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而中辍，转让与华侨日报，因是为华侨日报的前身，至一九三四年四月，另行出版月刊，则属于杂志性质了。

新闻报，民国九年后，陈炯明力主联省自治的政见，于是与国民党的意见不合，民十三年（一九二四）[illegible]，派了陈秋霖来港倡创办了新闻报，同是同年的七月十九日，此陈秋霖亦就在报上刊出「一篇致陈竞存先生书」，主笔的黄吉也刊出「我们的宣言」，表示反对陈炯明，声明脱离陈党的国

係，轉而為國民黨的擁護者。但言論內容已[illegible]大[illegible]

理由，並自承「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作戰」，應時

的國民黨人大加讚揚。而陳[illegible]也把報名改為「中國新聞報」，

登記印刷。當時一般人都稱之為「報變」，可惜陳[illegible]不久

便在廣州遇狙而斃。該報命運亦隨之而絕。

五洲日報，一九三五年，廣州市「三三三」號，[illegible]

因而斷絕。廣州出版的報紙，不能銷到香港，[illegible]。

「五洲日報」兼任總編輯及主筆，內容社論，[illegible]

之非，大受讀者歡迎。[illegible]，入於何某之手，直至[illegible]

淪陷而停刊。光復後，[illegible]中報社[illegible]，社長胡

[illegible]因事[illegible]回港，[illegible]何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一，

陳子[illegible]，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助之，[illegible]

[illegible]，任總編輯，[illegible]，[illegible]

休後，[illegible]社長，而由[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一個[illegible]

編輯，[illegible]三十[illegible]。[illegible]

之總編輯，[illegible]。[illegible]

主[illegible]而非[illegible]編輯，[illegible]總編輯，[illegible]

[illegible]總編[illegible]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停刊。

香港时报，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出版，宣扬国家社会主義，对地方秕政指斥甚力，曾與大同日报，一度展开激烈筆战，此後为国民党机関报，淪陷时停刊，光復後復版直至於今。

香港小日报，與香港时报同年出版，主其事者为陈樹人之子陈復民，陈曾在莫斯科孫文大学留学，返港創立此报，偏重於工農方面之記述，銷路頗廣，为香港第一張標榜工農階级自我創办的报纸，詳載蘇俄政制，曾两度被香港政府命令停版，当第二次被令停版後亦即終輟，其後，陈氏以失踪闻。

女界星期錄，一九一三年，洪舜英與洪羨英两女士，組織一份「女界星期錄」，为香港婦女界創办报纸之首举；一九三零年，又有一份「脂痕週报」，也是由女性出版，@與編撰，都是週刊性質，也都不过半年而夭折。其後，也有男性假冒女性出版的刊物，那不算是女性出版的，今則女強人遍處皆有，不足为奇矣。

其他曇花一現的报纸不勝其數。

一九三二年總計，当时每日出版的报纸共十九家，其中包括十五家日报計为华字日报，循環日报，华僑日报，工商日报，东方日报，（不是現在那一家）新中日报，大光报，

南华日报。（以上均每日出纸四張）越华报（出纸三張）、中兴报（出纸两張半）、國強日报、天南日报（出纸两張）、东亚日报、平民日报（出纸一張）、灵通日报（出纸半張）。其中循環日报逢星期五出版「国化真特刊」一張、大光报、星期日不停刊、出纸一張附刊「国化真专号」、南华日报星期日不停刊、出纸一張、越华报、中兴报、南强日报、东亚日报及平民日报均於星期日照常出版。

晚报四家：计为南中报、香港时报、循環晚报、工商晚报。出纸两張、终年不停刊、但星期日改出早刊。

此外、三日刊或五日刊的小报、以「华星」三日刊为历史最久、探海灯、胡椒已取其大出、「华星」初附刊於华字日报、言阔谈报右均附送一份、其後因鄭若愚、适脱离华字日报而独立出版。胡椒创刊於一九三九年、乃紫罗小报之化身、南华日报出版後为併之而附刊。至於「探海灯」三日刊、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其中有「每週报告」一栏、初名「望新闻」、尤注重於过问政治秘闻的消息、还有一篇以「微言」为名的文章、而且极受读者欢迎的秘闻、乃由多人執筆、用同一筆名、销路甚广、深入内地、三日刊每三日或三日期刊諸报等、故销及内地时即为当日之期、恍如即日出版。

其他小报、还有球兴、骨子、鏗石、探宝、有野、金星

等，都以政海秘闻，或齐东野語，評花論酒為吸引讀者的手法。再者，一些专门报導体育，电影，舞女，伶星消息的小报，旋現旋没，难計其数。

In Hon Leung
75 Blackwell Avenue
Unit 48, Agincourt
Ontario
CANADA M1B 1K5

舊然而言話香江

香港報業的第二個老祖宗「中外新報」　　江山故人

「遐邇貫珍」是月刊，還不能算是「日報」的始祖，同時它的主要內容是宣傳宗教，並非專門記載時事而設，刊行三年後，便在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停版。

咸豐八年（一八五八）「中外新報」面世，它的體裁和形式，跟今日的「日報」也完全相同，可以名正言順的說是香港日報的始祖。

「中外新報」的創辦人是我國第一個被派到英國去學法律的伍廷芳博士，伍廷芳當時在香港孖剌西報（HONG KONG DAILY PRESS）担任翻譯員，適逢倫敦傳教會牧師英國人「傳到」，編著一本「英華字典」，交由孖剌西報排印，所有漢文字粒，經過一度使用後，空置無用，伍博士乘机向該報借用，每個月納租，因而成立了「中外新報」。

最初出版的時候，每日出版一小張，僅能容納四号字一萬五千字左右，除了廣告之外，新聞所佔的篇幅僅得三分之一，不过五千多字而已，另外用中國土紙印刊貨件行情和出入口船期一頁，名称就叫「行情紙」，隨报附送，每年收費三元，零售每份十五文（當時是使用有孔的銅錢，等於一個半仙。）报費声明是「印刷費紙張費」而不称「報費」，大概那個時候的文人老夫氣味很重，不屑以文字賣錢，清高傲岸，可惜讀者們却市儈味更重了，不但不能体會到主筆的苦心孤詣，甚而祇是在金錢孔著眼，很多不願意訂閱正張，僅

要訂閱「行情紙」而已，報館当局也算懂得行客心理，祇收半費。
光緒年间，擴大篇幅至兩張紙，分欄報導，把清廷的「諭旨」和各省的「奏章」編為「京報全錄」；督撫轅门抄和各衙署的批示編為「羊城新闻」，亦稍涉及民间瑣事的記載；至於不屬「京報」又不屬「羊城」的新闻，就編入「中外新聞」欄裏。各段新闻的標題，簡化到極矣，祇是標着「火警」、「盜窃」、「物妖」、「詼諧」等大号字就算了，大概也許因為字粒也不大夠用吧。

雖然也有「論説」這一個欄目，可是主筆的措詞，卻每每假託寓言；寄詞懲劝，兜了一大圈子还不知道是在説什麼東西，更沒有「秉筆直言」這一回事，这一些含蓄太甚的文章，也不易為讀者所欣賞，只可以説是「聊以點綴」而已，在当时的環境，也許自有他们不得已的困難，可是在过後一些的人眼光裏看來，卻未始不認為有若干幽默的成份存在，要是在今日看來，当然是多此一「舉」的臭東西！

到了光绪末期，篇幅又再增加，入民国後，數易其主，一直到民国七年，才停刊，当时曾经担任主筆的人，先後有陸伯洲（筆名文昌舊侶）、洪孝充、林燦如、潘惠俦、譚荔垣，他们每個人都有一枝犀利的筆鋒，不畏強权，痛加攻
2、擊，都是「社論」的能手，尤其是陸伯洲，他的駢儷文章很到家，不論小説社論，都写其四六駢文，淋漓尽致，一度與

姚漢樑

当时另起一家的「有所謂」报，名記者鄭贯公筆战，轟動一时。当时因為华僑抵制日貨的情緒澎湃，民衆縱火焚燒日本商店，香港当局認為他的言論有煽動嫌疑，勒令出境，可是讀者們都愛讀他的文章，因此他仍然從廣州寫稿寄来港刊登，極受讀者欢迎。

潘惠俦的筆調也自不弱，有一次痛論段祺瑞当国的不是，写了一篇題為「誅段祺瑞之首懸於都門」的社論，十分激烈，極得好感，可是却為香港当局控告，結果罰了报館一百元。

民国六年，龍济光在廣東執政的时候，倒行逆施，大失民心，中外新报对龍济光極力抨擊，大快人心，一时銷數大增，出紙二萬八千餘份，报販仍然供不应求，几乎弄到印机無從应付，当時廣州禁止香港报紙進口，可是中外新报透过孖喇西报的関係，由駐廣州沙面的英国領事出头交涉，仍然可以進口，因此銷數更增，自己印不及，排印雙版，搭「世界公益报」印刷，还是無法应付讀者需求，相信除中外新报外，從未發現过有这种現象，也可以說是「中外新报」的黃金时代。

民国七年停刊，代之而起的，应該說到「华字日报」了，事实上從事主持「华字日报」的人物，有很多也是「中外新报」的舊人，関於「华字日报」的歷史，容日另文再續。

舊報回首話香江

高齡七十七的「華字日報」

江山故人

香港中文日報的鼻祖「華字日報」，創刊於同治三年歲次甲子，即是公元一八六四年，到香港淪陷於日本的一九四一年，不願附敵而停刊，一九四五年光復後，曾經復版了几個月，忽然宣佈停刊，且不計算那几個月在內，確々實々出版了七十七年之久，在現存的香港中文報中，还没有一家達到這七十七歲高齡的，可以說是「德高望重」。

華字日報當民国廿三年九月（一九三四）時出版過一本「七十一週年紀念刊」，其中有一篇由該報總經理陳止瀾寫的「本報締造以來」的文章，介紹該報的歷史，是最可靠的史料。

華字日報是陳止瀾的伯父陳藹亭創辦的，他是外交官，曾任駐美使館參贊和古巴總領事，一八六四年時，他在香港的德臣西報担任翻譯，手上經常得悉世界新聞的第一手消息，因此想起要办一份中文日報的意念，但是那個時候要購置一部印刷机與鉛字等器材，並非容易，乃向教会中的外国人商議一套印刷聖經的鉛字和向德臣西報的主任借用他們的印刷机代印，也在該報附設發行所。

陳藹亭自任編輯兼發行，邀得伍廷芳與何啟兩人襄助，於是華字日報正式面世，他認為德臣西報為「西文」報，故以「華字」為命名，当时的德臣西報是「晚報」，而華字則為「日報」。

創刊初期，祇出四開紙一張，还不是每日出版，出紙無

2.

定期，稍後出紙二開紙一張，定為日間出版，已屬定期，如此者一幌十幾年，然後才改為每日出紙兩張，另闢編輯部與發行所，不再寄人籬下矣。

陳靄亭隨使美国後，乃由其子陈斗垣接任，数年间銷路日廣，因为陈斗垣出任路礦局的职務，其间曾经有一段时期托人办理或者訂期批给别人，仍然維持一貫的作風，未曾稍变。

历任編輯中，潘蘭史，賴文山，林子虬等人，均以敢言著稱，批評政俗，言皆中肯，極受讀者欢迎。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陈斗垣由上海回港，親自處理編事，由兩張紙增至三張，专电專訊专訪及其他文字内容都漸見充实，完全脫離德臣西报的関係，自行成立有限公司的組織。陈斗垣逝世後，由陈止瀾継任，一九二三时增至出紙四張，購買新机，改良印刷。

光緒二十年冬，报館曾一度失火，所積存的历年舊报，尽成灰燼，当該文發表时，所存最舊的一份是光緒廿一年正月初七之第八千六百一十八号的报紙。該报六十週年(一九二三)籌備紀念时，曾经懸賞徵求舊报，僅得澳門某君应徵，以同治癸酉年五月初十的舊报珍同拱璧，一九三三年廣州举办市展，該报送出一份攝影本參展，參观者咸認为珍品，不可多得，那份舊报亦有製版刊在七十一週年紀念刊的首頁。

姚思探 稿紙

驀然回首話香江

中国人有权自由進出香港

江山故人

香港自從一八四一年割讓與英国歸英国人統治以至一九四一年陷於日本人之手中，中国人都有自由進出香港的权利，因為南京條約中清楚註明不但中国人可以自由進出香港，而且香港政府有義務要將遞解出境的人或者在港無以維生的中国人負責送回原籍。

日治期間，日本人創立了「渡航証」，離港後要再度回港的人先要領取「渡航証」才能入境，出入境时要檢疫，在身上噴射了「臭水」之外，还要打針，最难堪的是「驗糞」，男々女々都要脱去褲子，讓檢疫人员從肛门挑出糞便立时化驗，沒有出菌始讓進境，大家都認為奇耻大辱。

淪陷前一九三九年间，战爭緊迫，中国人進出香港，虽然不必需要証件，但是香港政府以憂慮来港的人到埗後無以為生，聲明了「二十元照宝」的办法，即是每一個入香港的人，必需出示擁有二十元的身家才可以入境，因此当时便有出租廿元以賺取兩元為代價的办法，在过関前借給入境的人二十元，以便照宝，过関後收回二十元之外再收兩元。每日遇上幾十人的話，也就賺了一百幾十。

1.

光復之後，湧入香港的人越来越衆，香港便以交通不便，無法遣送外省原籍的理由，限制非廣東籍的人入境，但是

姚漢樑 稿

仍然無需証件，祇是根據入境者的口音以分辨是否廣東籍而准其入境。因此便有鬧出「阿拉係廣東人」的笑話，一個上海人自以為廣東話很「正」而說出那句話，怎知「阿拉」兩個字便露出馬腳。

再而創出「不受歡迎人物」這個名詞，拒絕一些認為有問題的人入境，不必解釋「不受歡迎」的理由，屬於橫蠻無理。

自從有了「身份証」之後，限制更多，出入境要憑「護照」，「身份証明書」，「回港証」，非法偷渡客，初时「抵壘政策」便可以「过骨」，進而「即捕即解」，由「綠印」，變成「黑印」要經过三年的时間考驗，才能成為正式居民。

有人形容香港是中国人的「避難所」，「救生艇」，無論是清末时的革命党人，內战軍閥时期的政治逋客，抗战时期的地下工作者，敵偽的落水人士，貪官污吏以至畏罪潛逃如「过江之鯽」，都是过得逍遙是神仙。

但是，什麼时候才能回復到凡是中国人都可以不必憑証自由進出香港呢？恐怕一九九七年後，仍然不能夠有这福份！

2.

未敢多情誤美人

姚漢樑

「剪報」，是一种很「情趣」的玩意，比起「集郵」还刺激得多，也更有滿足感！

当你披覽所剪下来的資料，舉世的動態，風雲人物，軼事趣聞，美好的文學創作，幽雅的詩詞歌賦，倏归你所擁有，好比秦始皇統一六国，君臨天下；「大地在我脚下，河山握我掌中」般的氣慨，也像蘇東坡那「水上清風，山間明月」，尽皆归我懷抱般的襟懷！

打從一九五二年開始，我便認真的「剪報」，以前也不是沒有剪过，祇是有目的有应用的才剪，而且剪了便算，沒有集中在一起，也沒有分類編目，过後也漸散失了。

因為香港華僑日報出版的「香港年鑑」，主編吳灞陵要我負責替他寫「一年来的香港報業」，我要每年從头到尾把有関香港的報界動態，人物变遷的資料全搜集下来；加上華僑日報的「劇影藝術双週刊」也由我負責，所有劇坛的活動，我也要寫一篇每年的「劇坛回顧」，鉅細無遺地記錄撰寫，因此我要每日剪報，順便也把其他引起自己興趣的消息全部剪存，

每天訂閱十五份報紙，因為每一樁消息，不同的報章可能会有不同的報導，尤其是有爭執性的新聞，彼此間大有不同，其詳尽的程度也有分別，因此需要互相对証，或者總可以找出真相；而且報館間的对立，相当尖鋭，甲報舉攻

姚漢樑稿箋

的活動，乙报隻字不提；乙报發生的不如意事，可能丙报大加撻伐，煽風点火；也有「筆战」，报與报之間的筆战不稀奇，同一报紙不同欄目的作者也有战個你死我活，甚至同一版面的也起了内鬨；有篇「連載小說」，内容是影射自己报館少東的荒唐行徑，編輯一直沒有發覺，經过了一年多才有人向東主揭發，馬上腰斬。這种稀奇古怪的資料，如果不是及时剪下来，真是無可補償的損失。

有时一段消息，由前頁拖到後頁，為了剪貼，要馬上跑到报攤多買一份，才能得保「全貌」，那個时候的剪报狂熱，確實可以使我「廢寢忘餐」，每天要應付「剪报」的时間超过四小时，有时剪不完，留待星期假日全日開工，務求「每週必清」的習慣。

剪完的报，还不可以馬上拋棄，有时發現一件有趣味性的消息，要追溯前聞，又要翻尋下去，每每一段很有用處的資料，大意放过，再找便難了！其中苦樂，祗有自己知。

女兒也真難得，她把兄弟姊妹用过的「練習簿」搜存下来，替我把大分類的剪报黏貼起来，在封面編目，可是她入了大學，功課繁逼，沒时間替我效勞，後来去了加拿大深造，「貼报」就此中斷，其他的女兒沒這興趣，祗好剪了裝進紙袋紙盒，胡乱堆起，整個房間變成了貨倉，堆到天花板去。

姚薇樑稿箋

一直到一九六九年，祖居拆建，這些不捨得棄捨的寶貝兒，幸好有一位同好的朋友旅行家李君毅，他願意替我搬去他居所的廚房，他不在那裡煮炊，把水池的水放乾，搬走了炉灶廚具，堆得密不透風。

一恍过了兩年，他又要搬家了，搬到中央戏院拆建而成的中央大廈廿四樓，天台加蓋了一層瓦鉄屋，难得他古道热腸，把我这大堆宝藏也跟他的书报珍藏搬在一起，作家陈潞欣賞不已，為他撰寫了一对門联：「廿四樓藏廿四史，萬里路讀萬卷书」，他是一位出名的旅行家，真是恰当到不得了。

怎知好景不常，他那層加蓋的天台屋，被政府覺是僭建物，勒令要拆，晴天霹靂，如何是好？商量过後，忍痛把棄了一部份後又覺得可惜，惟有壯士断腕下决心把它送給别人。

起初跟一家大專學院的新聞系商量过，送給他們的資料室，可是他們不敢接受，因為沒有人手整理，學生畢業後便離校，負責人难以為继。

於是祇好在报紙上登一段免費「出讓」的消息，馬上有十几個人打电話來，有些一问听見那些数量要我续後在家裡再剪存的總数超过三千磅，嚇了一惊，不敢再談下去；也有

姚湘樑稿箋

4.

祇要「詩詞歌賦」的，也要祇要「戏剧」方面的，我都一律拒絕，事实上我也没有办法從这众多的資料中单独抽出，

我的「免費出讓」條件，是要全部要清，也要知道它的去處，好比嫁出去的女，婆家如何对待她，有功夫时也要去探望她有否受到虐待，也有权帶她回娘家住几天。

所以向者雖衆，無人敢受，好在謎語專家白福臻提到了香港大學孔安道图书館的楊国雄，以前因为羅香林老師介紹过他来找我问及一些「張保仔」的資料見过面，找他来看，欢喜欲狂，因为这图书館着重搜集有関香港历史的藏品，馬上答应全部搬走，加雇人手整理編目，可是他們的分類方法跟我的不同，那一部份已经黏貼在簿的要費功夫用乱氣揭起再归類，反而那一包包一箱箱的更省功夫，容易整理。

经过这次教訓，頓然萬念皆灰，妻子也劝我不要再存这种嗜好，毅然放下剪刀，感慨之餘，不禁口占一絶：「歇剪何曾強忍心，祇緣寸地值萬金，如今坐看東流水，未敢多情誤美人。」

雖然如此，看見报上的好文章，仍然难忍「不動心」，把它（比喻）看作世间佟多的美女，怎能個個擁有她，祇好收心忍性，視作过眼雲烟，澄心靜坐，任他「奔流到海不復回」了！

移居加拿大後，房子的面積比較香港大得多，起碼呼吸

的空間多了几立方呎。看見報紙上的好文章不免又再動心。可是卻強自忍制。怕又惹麻煩。正如不管外国美人抑或中国美人一樣都不能隨便擁有的。何必自作多情，誤人誤己。

一位新移民的親戚，離港时他的朋友送給他的一份「禮」。是訂閱全年的「星島日報」。由海郵寄來。他卻連翻閱的興趣也沒有。原封不動的轉送給我。如獲至寶。因此雖是又「手下不留情」地剪個痛快。不經不覺又剪得太多。堆積起來。頗具規模。記取「未敢多情誤美人」這句話。又再心如止水。難道还作孤寡心人嗎？

陳鴻的「長恨歌傳」　　姚秉楷

陳鴻是唐代憲宗元和(公元八零六至八二一年)的進士，與白居易同一時期任官。距離楊貴妃在馬嵬坡受死時(天寶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相差半個世紀，當時民間仍盛談玄宗遺事。陳與白友善，搜取民間所傳有關楊貴妃與玄宗的故事，由白作詩，陳自作傳，不名「楊貴妃傳」或「太真傳」，而稱「長恨歌傳」，當然是為要與「長恨歌」互相標榜的意思。

全文一千三百八十字，其內容與「長恨歌」相引證，但「歌」因傳誦千古，「傳」則鮮為人知。爰為之介：

開篇敘事語乃史：「開元中太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倦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這與「長恨歌」中的「漢皇重色思傾國」一語諧。

「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熠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

垂金鐺，明年册為貴妃，半后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這一段與「長恨歌」中的「春寒賜浴华清池，侍兒扶起嬌無力以至惊破霓裳羽衣曲」互相引證。

「時有風九州，流金玉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輦，居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伎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艳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是謂「三千寵愛在一身」也。

「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貴爵為通侯，姊妹封国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矣，而恩澤勢力則有过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目，故当时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有女却為門上楣，其人心羡慕如此」，引申為「姊妹弟兄皆列土，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名句。

「天宝末，兄国忠盗丞相位，愚弄国柄，及安禄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為辭，潼関不守，翠华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晁錯以謝天下，国忠奉氂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厭

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蒼黃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這就是「六軍不發無奈何，婉轉娥眉馬前死」的寫照。

「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灵武明年大赦，改元，大駕还都，尊玄宗為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时移事去，樂尽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园子弟，玉琯発音，聞霓裳羽衣一声，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欷，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魂夢，杳不可得」。

「適有道士在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没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大海，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双童女出应门，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是雲海沉沉，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声，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门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

姚滄樑稿

蓮、披紫綃、佩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
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
取金釵鈿合、各析其半、授使者曰：為我謝太上皇、謹獻
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徵其
意、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為他人聞者、驗於太上
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
、若有所思、徐而言之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於驪山
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
、陳飲食、樹瓜果、焚香於庭、號為乞巧、宮掖間尤尚之
、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
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
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
、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為天、或為人、決再相見好合
如舊、因言之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
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
宮晏駕。這一段寫得很是活現、纏綿感人、洵是佳構。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於盩厔、
鴻與瑯琊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
、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
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

于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乱階垂於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有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尔」。

陳鴻這篇佳作，實在不亞於白樂天的歌，独惜傳者鮮有發掘出來，聊供談佐．傳中所言，楊貴妃死在日本之說，若干伴節。

唐朝自公元六一八年戊寅年起至九零八乙丑年止共享二百八十五年：六一七年李淵起兵自稱「唐王」，至六二七在位九年而唐太宗李世民立，在位廿三年，六五零高宗在位廿四年，立王氏為后，六五五時廢后，改立武則天，六八四年中宗在位五年，母武后廢帝立其弟李旦，旦稱「睿宗」在位三年，武后徙中宗於房州，六八八年武后大殺唐宗室．六九零年，武則天僭位廿一年，改国號為「周」，自稱皇帝，以睿宗為皇嗣，六九八年中宗还洛陽，尋為太子，睿宗辭位，七零五年武則天崩(死時八十二歲)中宗復位，七一零時，韋后弒中宗，臨朝称制，睿宗之子臨淄王隆基定乱，睿宗即位，七一二年傳位於隆基，是為「玄宗」。

玄宗在位四十五年，七一三年起為「開元」，乃十三年，七四二年改稱「天寶」，七四五年，楊貴妃廿七歲，入京為貴妃，位次於皇后，乃十四年，至七五五年安祿山作乱，顏真卿

姚嘉棣稿箋

起兵討賊。

七五六年肅宗即位，在位七年，七五七年時安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七六二年肅宗與玄宗同年駕崩、

七六三年代宗即位，在位十七年，七七二年白居易生於貧寒之家，七八零年德宗即位，在位廿六年，八零五年順宗即位，僅八個月，八零六年憲宗即位，在位十五年，白居易於八零七年（元和二年）為翰林學士，隨後以言事被貶為江洲司馬、

八二一年，穆宗即位，在位四年，白居易被召回為杭州刺史。

八二五年敬宗即位，在位兩年，八二七年文宗即位，在位十三年，即是太和初年，白居易擢升為刑部尚書，八四一年武宗即位在位十四年，白居易卒於八四六年，享年七十五歲。

八四七年宣宗即位，在位十三年，八六零年懿宗即位，在位十四年，八七四年僖宗即位，在位十六年，八八九年昭宗即位，在位十五年，九零四年為朱全忠所殺，自立為「梁王」，國號「大梁」。

姚莘農稿箋

扣人心弦的一幕
——觀朗誦比賽有感

姚德樑

六月五日下午，在「士巴丹拿街」多倫多市教育局的六樓會議所，有一個感人的場合，盛況空前。

那是多倫多市华人家長联会和壽康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屆「多市公立小学中文朗誦比賽」的盛会。

參賽者共十一校，初級組有十一隊，高級組十二隊，每隊參加者達廿二人，少者也有四人，偌大的会議所，由于形式如小型剧院，有舒適的座椅，有小舞台，灯光音响設備俱全，可以容納二百餘人座無虛席。參賽者先在門外的大堂列隊，也有其他同隊的姐妹要在大堂中觀看「閉路电視」，使擠满所内的比賽情形。

有茶点招待，也有托兒服務，所以連參賽者，家長，教師，观眾，校長，教育局人員與一切工作者，当日到场的一定超过五百之眾。

比賽開始，一隊一隊依照事前抽籤決定先後的次序排隊入场，秩序井然，朗誦的方式，隊型的設計，手勢的技巧，各出奇謀，使人目不暇給，不时引起观眾的歡笑掌声，樂趣盈堂，是一個扣人心弦的一幕。

1. 初級組冠軍由柯盛頓小学的「江南一景」，它是迴文詩：「江南一枝梅花開，一枝梅花開石岩，花開石岩流水响，石岩流水响潺潺，潺潺疊疊雲烟起，疊疊雲烟起半山，半山流

姚德樑

水依然在，流水依然在江南」，用几個声部朗誦，音色清脆悅耳，感情投入，非同凡响，使人心怡神往，令人难忘、总是美妙。

亞軍賈沙小學「我有十隻小手指」：「我有十隻小手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家数々看，五隻在左，五隻在右，一共十隻小手指」，中間加插一首「數學歌」：「我有兩手勤勞動，十隻手指会做工，屋是双手蓋，花是双手栽，衣是双手縫，路是双手開」。「洗々手，刷々手，肥皂是我好朋友，冲々水，抹々手；拿起点心吃，小虫不往肚裡走」。「我是好孩子，天天起得早，手臉洗乾淨，指甲要常剪，飯前洗々手，飯後不亂跳，朋友不打架，又听先生話」。有動作，有表情，天真活潑，不时引發觀衆的笑声来。

季軍蘭士登小學「小毛虫」：「小毛虫，枝上留，蝴蝶一見便囬头，不識羞，当你小时候，容貌和我一樣醜！」另外还有一段「小皮球」，兩者都有配合動作，边誦边做，生動有趣。

殿軍柯街小學「春天来到」：「小鳥吱々々，蝴蝶飛々々，蜜蜂採蜜飛来飛去嗡々々，花兒搖头，微風輕吹，可愛春天，我们欢迎你囬来」。

姚淑樑稿箋

初級組賽完之間場有兩個歌唱和舞蹈表演，並後繼續高級組的比賽節目。

高級組冠軍李理士貴的小姐「木蘭辭」，可說幾個高音韻調，中間有一段用敲擊樂器拍板，有對數白種，有快有慢，有高音，有低音，有挫調，有合調，變化萬端，感情投入，表人好感。

跟住還有一段「倔老头」：「倔老头，李娃到，上街買布帶打油，買了布，打了油，看見路邊有棵大石榴，放下布，擱好油，墊起腳尖摘石榴，石榴高，摘不着，一不小心踢翻油，弄髒那匹布，氣得老刘眼淚流，眼淚流。」

亞軍蘭士琶小姐「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季軍彼得小姐「星星，月亮，太陽」；殿軍柯街小姐「頑強的小草」，描寫石板縫裡長出來的一棵小草，怎樣在困難的環境下接受大自然的挑戰。

比賽後，評判計分的時刻，也有表演節目間場。十四隊中祇有一隊用國語，其餘都用粵語，最令人感動的

是有些隊裡是由多种族裔的兒童組成的、不同膚色站在一起，教人感覺到這個多元文化的社区裡，蘊藏着無数不同族裔的感情相輝映，教人無限鼓舞。

得勝隊伍有獎杯，冠軍隊的導師有獎牌，可惜獎杯獎牌上刻的都是英文，沒有中文。

每一位参賽者都有一份獎狀，寫上中英文的名字，主办当局很有心思、藉此以鼓勵小小心灵甜在心头，衷心欢喜，当然評判也有紀念品。

可惜這次能夠參與的学校祗限於多市公立小学，連多市的私校也沒有資格参加，希望未来不但可以兼及中学，也兼顧其他私校以至擴展到区外去，不勝企盼之至。

除上述外，其他选用的誦材，还包括「夜思」、「爸々捕魚去」、「小青蛙」、「遊子吟」、「螢火虫」、「世界真美麗」：青的山，綠的水，藍的天，白的雪，紅的花，綠的草，世界真美麗。開始的時候，主誦告訴観眾說：「世界原本是沒有顏色的，後来因為有青的山…這樣這樣介紹出来，每一句每一個孩子翻出手上的紙板繪着「青的山、綠的水」…然後一齊合誦、

4、設計很美妙，

再有「兒歌」、「好孩子」、「憫農詩」、「回鄉偶書」、「爸爸的臉」：描寫爸々在不同的心情下，不同的臉色，变化得

姚淑棣 稿箋

像個氣象台；「贈汪倫」，「虞美人」，「金縷衣」共白居易的「賦得古原草送別」：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耳畔依稀還在縈繞着那朗誦声，声声動人情，教人陶醉，教人依戀！

姚滄楳稿箋

中國史上的「廢佛」

姚漢樑

佛教是中國由外國傳入三大宗教(其他為基督教與天主教)中最早，信仰的人最多的一個宗教。但是，在悠長的二千多年歷史中，這最受人崇敬的佛教，竟然經歷過多次的佛難！

中共統治了大陸後，否定一切宗教，尤其是「文革時期」，更大加破壞寺院佛像，無數珍貴的文物，毀於紅衛兵之手！四人幫倒台後，才獲得開放，這些無可挽回的浩劫，教人無限惋惜！

不過古代的皇帝也曾經多次「廢佛」，可知佛教的劫難，非自今始！

佛教傳入中國的傳說，有說是始於秦始皇四年(公元前二四三年)，西域僧室利房等十八人(賢者)攜佛經來長安；亦有說在漢武帝征伐匈奴時，得金人，祀於甘泉宮，禮拜燒香；也有謂前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景憲由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經；這些說法，可是都缺乏確證。

一般來說，都以後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蔡愔等從大月氏國延請迦葉摩騰及竺法蘭二人，用白馬載回佛像與多部經典來中國為始，翌年，明帝於洛陽西門外，建立「白馬寺」，令迦竺兩僧住宿，從事佛法的弘通與梵本的漢譯，共譯出「四十二章經」外，六部十六卷，「四十二章經」為漢

姚漢樑稿箋

譯佛典之始，此後經過八十年，西域譯經師陸續東朝，其中安世高、支婁迦讖、竺佛朔等三人最著名。

南北朝時代的佛教，由翻譯進入研究，也造成中國佛教放出光彩的基礎，於此奠下了根基，而佛教與道教的相軋，也更加強烈，相爭的結果，便引起了「廢佛」事件。

南北朝有兩次「廢佛」，第一次是魏武帝的「廢佛」，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宋文帝廿三年，公元四四六年），經歷六年而結束，至武帝之子文帝即位，才復興佛教。以帝皇的權力，迫使僧尼還俗，把佛像佛典從國內全部掃出，雲岡及龍門的石佛盡毀，廢佛一告終止，北魏首都的大同府，龍門石窟大石佛之外，三才壁面都有容窟的雕刻，雲岡廿二個以上相連的石窟也就相繼造成，要費去多大的金錢與人力，無從估計！

第二次的廢佛是周武帝，發生於陳宣帝六年（後周建德三年，公元五七四年）以至宣政六年（公元五七八年）滅北齊後，廢佛延至北齊境內，真是廢佛的極頂！

周武帝借用佛教的諸法實相說，以「一切皆道說」為根據，
2. 表面上是廢除佛道二教，而事實上則是只廢佛教，設「通道觀」，召集天下學者，欲由道教統一佛教，他的立論是「天下間無不皆是道，而佛教說出家，禁肉食，是多餘的事」。

当时的佛教徒，除淨影慧远據理反駁外，無一個提出答辯，只得忍受水火般的洗劫，有絶食而死，剖腹而亡者，又有學者三百餘人逃避南京。

北魏太武帝廢佛後，除雲岡龍门的大石佛外，各地也有石経石佛，河南响堂山的石窟，刻有維摩経，勝鬘経，弥勒経，其発願文説：「一代教，刻於名山」，可知是企図刻尽一切経，使其不易淹没。山東的泰山岩内，刻有一字一尺四方的金剛経，規模之大，可想而知，周武第二次廢佛的結果，山東濟南石崖的石佛，尽鈌其首！

預想後来的廢佛，恐経法全滅，因此為傳佛法於後世而刻石經，為傳佛像而塑石佛。

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八四五年）又発生了唐武宗的廢佛，八月毁佛寺四萬餘，令廿六萬餘的僧尼还俗，到宣帝大中六年（公元八四七年）四月，廢佛教始行恢復，也以這廢佛机缘，中国廢佛教研究时期進入実行时期，「禅宗」也由此興起。

五代末，後周世宗顯德二年（公元九五五年）五月，廢無額寺院，禁私渡僧尼，同年九月，以佛像改鋳金錢，可以在中国历史中，連前代的三次，世称為「三武一宗」的佛難。

3. 隋朝統一天下，短短的廿九年，而在中国文明史上，竟成有力的时代，濟南附近的玉函山衆多石佛，仙岩石佛，

姚滄楳稿箋

4.

都剎有開皇的年號，千佛山與開元寺也都是隋代時所創建。

隋至中唐，佛教的研究已皆成熟，一切宗派也尽完成，這时又由印度傳來新的「密教」，宋代「禪」的精神普及，不但每學者不學禪，連女流之輩甚至娼妓也學禪，陸象山的「一心一元論」，近似佛教的起信哲學，也是佛經的中心原理「如來藏」。

元以後的佛教，禪與念佛而融合，而以「蓮社」的形式行於世，明初的蓮池大師，梵天寺思等，主張禪淨同归，盛弘往生思想，清末民初，普陀山的印光大師，也是念佛的中心人物，由此崇佛受人尊敬，一路平安無事，不道到了中共取得政权解放後，又再遭劫！

姚滿樑 稿箋

金婚頌詞輯錄　　姚秉祥

筆者金婚紀慶，承友輩寄贈賀詞甚衆，除本刊上期拙文「金婚回首話前塵」中提過的雷震、黄金教授所贈的「十六字真言」，周日如學長的七言詩兩首及家姑母姚銀森的「金婚頌」暨詩人張操正賀詩之外，佳作尚多，輯錄如右：

老法家吳澤民老贈

姚黄魏紫比芳馨，漢宇風和萬里晴，梁棟成材添福壽，陳新煥彩子孫榮，熱情德厚心慈善，姚顏鶴髮樂康寧。

孔憲康、羅淑儀伉儷賀聯

琳琅樑中双棲海燕，
金婚宴上共款鴛鴦。

馮明之夫人區達芝女士（本刊第一期「趙机記」作者）賀聯：

金玉良緣，夫妻攜手，五十年恩愛，
婚慶盛宴，兒孫績勝，千百代延綿。

其女馮文茵賀聯

金輝玉耀，情長五十載，
星回月移，愛逾萬千年。

東方日報副刊主編陳路，吳麗詞伉儷賀詩：

漢燦銀光耀女牛，橋間双燕語綢繆，熱凝錦繡萬八日，
緋閨裊裊一層樓，金盞穿杯宜岩面觀，婚姻有道正須求，
紀綱未盡明清貞，念此天涯只自愁。

1.

元朗鐘聲學校校監黃建吾賀詩：

海外騰芳並蒂蓮，迎風搖曳自天然，人間知是非凡品，五十年來第一仙。

桂冠詩人林仁超賀联．

漢室唐家樑棟，力傳健筆；热腸古道緋紅，心燦金婚．

八十四老人刘耀光蕭宝秋伉儷賀联：

鶼蝶情深，历久弥堅．

教育家刘秋生賀新詩：

我学新闻，漢樑也是，旅港初期，即識姚兄，我在青年会，他在联青社，我在三大电台分別撰稿，他的影剧藝文遐迩闻名，最堪回味的文坛佳話，就是由於他的号召：掀起了文藝叢展運動，举凡藝術表現，包羅萬有，文人雅士，無不热烈响应，遂使這「文化沙漠」生了绿茵，從而百花奇放，蔚然成風，卅年来，我們由文友而知交，又是一直喜好寫作的同道，迩今雖然两地居處而志趣相同，鴻雁往来，互祝健康，誠屬最純潔懇摯的君子交！

附五言詩两首：「憶昔姚漢樑，文坛小孟嘗，擅寫影剧藝，独步創展叢」。「我共漢樑兄，相交三十秋，方庆金婚恋，又鑄鑽石情。

香港青年学藝比賽委员会八位委員：岑才生，容宜燕，

姚漢樑 稿箋

仇永平，何沛雄，林蓮僊，羅翠瑩，刘世仁，賈其培等，自称「八仙联賀」，由何沛雄教授執筆撰寫賀詞，金婚夜宴之夕，且由刘迭民先生於席上朗誦，其文曰：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是以乾坤和其剛柔，良覚感其悱悱；男女以正，父子以親；人倫大綱，夫婦作始。

姚君漢樑，夫人熱绯，藉翰墨而柯人，憑鸞箋而掌判，星期之日，巧值情人佳節，洵所謂「良缘由凤缔，佳偶自天成」矣。結褵五十載，款密綢繆，相敬如賓。數十寒暑，力倡文教，編「刘影」，長「联青」，声播香江，名揚四海，既而伉儷秀發，蘭桂騰芳；金婚大喜，滿堂愉溢，謹奉賀辭，用助荣慶。

結褵五十載，施衿半百年，
翰墨而蹇修，刀筆作言筌。
星期情人節，凤缔好良缘，
相敬如賓客，詩詠雎関篇。
朝逵同心義，暮庭比目鮮，
出言若蘭臭，情比金石堅。
並馳藝文苑，同植合欢蓮，
刘影倡藝術，創刊任主编。

姚漢樑 藏書 [illegible]

首長聯青会，兼領衆社团。
努力倡文教，凡事帥身先，
名滿東南亜，声播美加傳。
積善家有庆，蘭桂秀堂前，
續騰驊騮種，趨庭廟廊貢。
慈兮好師友，淑兮羨藍田。
融融貢伉儷，陶陶樂神仙，
金婚人所羡，比翼遨雲天。
同寅申菲意，遥祝福寿全，
夫婦偉情志，佳話永留存！

聖公会諸聖堂同寅恭賀，由潘国鏈博士书寫、錄自雅歌八章七節金句：

愛情衆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

輯錄至此，暫作結束，不再尽鈔，也許浪費了「耆老佳訊」很多宝貴篇幅，或者尚有欣賞者在，不葺禍棗災梨，都在感謝之列。

廣州市幾個名稱的來源

姚漢樑

廣州市有多個名字，諸如羊城、羊石、五羊城、五羊、穗垣、穗市、仙羊、榕市、花城、珠城等；除榕市、花城、珠城之外，其餘七個導於一個「羊城」，其稱謂之來源相同。

一、仙人騎羊送嘉禾

廣州市之所以稱為「羊城」者，不能不提到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在書中的「石語」和「神語」中，都有提到周夷王（公元前八四一年）的故事，根據「太平寰宇記」所載：楚國在南海設置的官府出現五位騎羊而來的仙人，衣服上彩，所騎的五隻羊也各呈五色，瑞氣氤氳，光彩奪目，五位仙人送來的禮物是一朵六穗的「嘉禾」，留下吉祥的祝辭後，祝福境內的百姓永無荒亂，便翻騰空而去，留下那五隻色澤不同的仙羊，化為石羊，所以羊城、五羊、羊石、穗垣全都由此而來。

後者提到晉代（公元二六五至四二零年）吳滕修任廣州刺史，上任途中遇上五位仙人，騎着五色的羊，負着五穀，於是叫人把這情景繪畫在官衙大堂的正樑上，作為祥瑞的徵兆，稱為「五穀神」。這些傳說，都與穗字有關。

二、江心明月稱珠城

珠江的江中有塊大石，恍如浮在江心的一顆明珠，所以稱為「海珠」，也因為有這顆珠而成為「珠江」，在裡面看這閃閃生光的明珠，順理成章地便成為羊城八景之一的「珠江夜月」；

姚漢樑稿箋

而「珠城」也自然的叫起來了。

李公祠前英雄樹

以前「海珠石」上有一座「李公祠」，祭的是宋代名臣李簡公，李生前為探花郎，可能因為「探花」這兩字被沒有智識的珠娘們誤解為「探花聖手」，為着生意興旺，因此衆娼妓时常到廟叩拜，称為「还花債」，李公如果泉下有知，真個是啼笑皆非也！李公祠前有曠坊，种有三株紅棉点綴其间，魁梧高聳，極有氣概，而廣州的土質與氣候，也適宜种植木棉樹，所以越种越多，木棉開花，殷紅壯麗，高風傲骨，有「英雄樹」之称，而廣東人的硬骨头脾性，與革命精神的表現，硬幹苦幹，革命史中如黃花岡的轟烈事蹟，都像英雄樹般的氣概，因此而有「棉市」這個名字！

粵人巧計滅秦師

一千二百年前，秦始皇廿五六年间，把六国中最堅持到底的齐国消滅後，為要实現统一中国的野心，更馬不停蹄的發動大軍遠征嶺南，把南方荒野瘴烟之地括為己有；所謂「秦開五嶺」，便是历史上第一次中原揮軍向嶺南大規模遠征的史事，秦王派遣這支五十萬大軍由「尉屠雎」率領，史祿監軍，「尉」是官銜，可以率領五十萬大軍的將領，相信其官非小。由咸陽(今日陕西長安附近)直破西甌(今日的廣西)，乘

紀濤棵稿箋

勝向東推進，席捲南越（今日的廣東），卻遭遇了困阻，南越人不和秦軍正面作战，避入深山茂林之間，晝伏夜出，乘隙偷襲，使秦軍防不勝防，以致「三年不解甲弛弩」，日夜在戒備中不免倦憊，而給養不足，於是漸漸頹齊不堪，處於挨打的局面，南越人這种游擊战術，把久戍三年的五十萬秦軍尽地毀滅，統帥屠睢也陣亡了！、

任囂南征自為王

秦始皇仍不死心，卅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再度派遣大軍南征，統帥姓任名囂，有個輔佐他的尉級將領姓趙名陀，人称「尉陀」，這次南征，也是蒙恬北伐匈奴的第二年，秦始皇在同一时间南北用兵，可以历史上称為「北伐匈奴，南征五嶺」的兩件大事，同时也是開始興築萬里長城的第一年。

這次秦軍南征，不再像屠睢的打硬仗，而採取懷柔的政策，甚至取得南越人的好感，在光孝寺附近，以前有任囂墓，直到宋代都香火鼎盛，可見南越人对他的懷念甚深！

任囂眼見秦始皇殘暴成性，大失民心，而嶺南地方的地勢又極有利，可以自成一国，同时感覺民心依附，訓練民

5、兵足以抗秦，於是早有自立為王之心，始皇死後，二世低能，動乱迭生，更是大好机会，無奈抱病在身，病中分析大勢，認為祇好讓與趙陀繼承他的理想，臨死任命趙陀為

姚淙棵稿箋

「南海尉」。

佗城與趙佗關係

任嚣死後，趙佗自施号令，封鎖關门，聚兵自守。秦二世胡亥三年九月(公元前二零七年)秦朝覆亡，漢室初興，無暇顧及嶺南，趙佗正好抓着這青黃不接的机会，兼併南海、桂林、象郡，統一嶺南的基業，自封為「南越武王」，直到漢紀元五年，劉邦解决了項羽，又化了六年的时间解决韓信等這班功臣，才有精神想到這嶺南偏僻之地，但也不能用兵，祇派大夫陸賈南來宣慰，对趙佗加以寵絡，趙佗也樂得接受漢高祖封贈的「南越王」，那個时候已经是西漢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了，趙佗表面恭順，其实陽奉陰違，自我稱王，於願已足。

伏波將軍破南越

呂后(即高祖之后，又稱高后，本姓呂)雖然曾以趙佗僭號稱帝而忤，發兵討伐，士卒多因暑濕而困，無功而退。趙佗死於漢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一三七年)，統治嶺南達七十七年，死时近百歲，廣州因有這段历史，所以也稱「佗城」。趙死久後廿餘年，伏波將軍南下，南越乃趨瓦解。

Iu Hon Leung
75 Blackwell Avenue
Unit 48, Agincourt
Ontario
CANADA M1B 1K5

姚鴻樑稿箋

葉因泉的「抗战流民圖」

姚漢樑

葉因泉，一個無師自通，醉心藝術，擅於描绘人生百態的画家，其筆觸近於漫画，有丰子愷的神采，齐白石的洒脱，張大千的豪邁風格。

战前筆者在香港的报章雜誌中不时看到他的作品，非常欣賞，尤其是在抗战期间，他体驗了战火連綿，人民顛沛流離的情景，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毋呼兒號，水深火热的悲惨景象，一一描绘在画幅中，比之宋之鄭侠所绘的「流民圖」有过之而無不及。

可惜，一九六八年，葉已逝世，其遺作一部份为他的夫人潘峭風带去美国羅省，而一百零二幅的「抗战流民圖」則在战乱中散失，不知所踪。

一九八七年七月，忽然重見這一百零二幅的珍品，原来尚在人間，当局为「纪念七七抗战五十週年」，在廣州的「中山图書館」展出，真是得来不易，很多香港的藝術爱好者，群趨廣州欣賞。

漫画家廖冰兄在参观這画展後写了一篇「写在参观葉因泉抗战流民圖之後」的文章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廿五日的「廣州日报」發表：「这些作品並非巨製，尽是不过一尺丁方的小幅，採用的也是傳統的意筆人物画的手法，並且似是未经深思熟慮就信手揮寫，看来由於是作於流亡途中稍得喘息之際，

人

姚漢樑稿箋

只能使用這種創作方式。然而，這種畫幅不大，筆墨無多的漫畫，卻具有很強的感染力，當我看到失去父母的幾歲孩子，呆立在黃昏的山野；看到母親只得狠着心腸，把行將餓斃的女孩擲入江河；看到形消骨立的男人，用扁擔挑着死去的妻與兒去掩埋；看到猶仍倚在母屍邊餓着飢僅有的赤裸孩子呀呀的哭啼時，真是悲慟欲絕，幾乎淚奪眶出。連在我身邊一些不曾經歷過這場災難的年輕人，也都唏噓嘆息。

抗戰期間，豐因日寇侵擾家鄉，足跡遍及浙贛、湘、桂及西南各省，每到一處，都揮動他的畫筆，把不能忘懷的情景寫下來。他所寫的正是身歷其境的遭遇苦難，也是自身的寫照，亦為一些逃避國難者的縮影，負傷累累，具有強烈的紀實可資可讀。

有一幅「鬻兒而食圖」，旁南方題詞云：「家具變賣典盡了，私張插事都不賤，留些破人修供吏，疑詩不辭更為詩。」

一幅描繪少女二人，身無寸縷的可憐相，於日寇淫威下刺刀陣中，題曰：「寫作我那日本詩人，已無寸縷可遮身，藏羞少女知何處，春日荒原燒焦屍。」

2. 描寫停泊在路邊的木頭車，很多積滿難童的慘狀，題曰：「是誰路上停停車，令此小孩離托斥，莫怪日可下不起，不問天道為識龍」，那些餓壞了的難童，每有一睡不起者。

被棄兒童，萄萄地上，啼哭不止，無人理会，題曰：「萄萄人間哭寂寥，風枝搖曳自瀟瀟，誰知吸尽西風後，更向前途是几遥」？

飯店中有発国难財者飽食離去，难童兄弟爭相搶食残羹餘瀝，題曰：「天堂乍許乞天恩，客去肴空席尚温，殘汁但教微染指，飽逾大嚼过屠门」。描写酒肆中时有饑孩窺伺，客散即来，狂舐碟中餘瀝。

描寫富人放穀給貧農，乘机收取高利貸，発国难財以自肥，題曰：「放盈取息席丰饒，好趁青黄兩不調，打穀归来農戶哭，枉將血淚灑青苗」。富人放穀收息謂之「放穀青」，穀息每逾百之五十，但農每於青黄不接时，忍痛飲鴆止渴，

那些題詞，都是名振人嚴南方所作，據說葉每成一画时，即交嚴氏揣摩画意，按图題詩，画龍点睛，意義愈顯，相得益彰，簡又文許為「最佳拍档」，「藝坛双鷹」，可謂的評。

一九五零年元旦，葉因泉與黄般若曾在今為「亚历山大行」曩日為「思豪酒店」舉行联展，展品中有他的「画春十二景」的民間風俗画，簡又文称之為「振道画」，於「描寫实際生活中兼含3、有劝世也諷世的徽旨，其作風與西洋趨尚之漫画有相似者，也有不相似者，無以名之，可称為「振道画」，我認為这一派的新画法，具有深入人心的力量。

一九五一年，葉又與林清霞舉行聯展，他的作品竟然全部沽清，一件不留，可稱奇蹟，因為從來没有哪過畫家展覽，能夠展品掃數沽清的。

他有一冊「祖国名勝古蹟寫生畫帖」，二十年前趙世銘曾經在良友畫報介紹過，趙文說：「抗战期间，敵机瘋狂轟炸，不少藝術珍品，刹那间化為灰燼，因泉目擊心傷，是以每臨一地，莫不訪古探幽，著名勝跡，尽收筆底，希望江山長寿，美勝永存」，其中有廣西蒼梧縣的「鎮龍橋」，橋在城東鎮区，抗战时被炸，全区夷為平地，葉氏描绘它的殘蹟；此外，还有柳州柳宗元的衣冠塚，廣東的「婆羅神廟」，佛山的「如意塔」，廣州的「五仙觀」，蒲幅大小與「抗战流民圖」相若，不过描寫的对象卻各有不同。

趙世銘認為葉氏的制作早已跨出漫畫底线一大步，全力向着人物畫推進，漫畫衹是他投身绘畫的橋樑，可能是他謀生的技倆，在廣東而論，他是继承蘇仁山的遺緒而自立门户，生时寂寂無名，不見經傳，其命運遭遇和欧洲後期印象派三大師之一的「梵高」有一樣的命運，梵高一生窮病交迫，几乎失去苟活的勇氣，曾經多次自殺不遂，有割去耳朵的自畫像為証，而終於和葉因泉一樣，死於精神病院。

而梵高死了一個世紀後的今天，他的「向日葵」竟以相等於

近排三億之八本日本漫畫雜誌去。身懷絕技，封林高有何神通？一論何曾到九泉！

魚家翹司，改蘇曼殊弔拜倫詩：「秋風海上已黃昏，獨向遺編弔拜倫，詞客飄蓬君與我，可能異域為招魂。」擬林高同手因泉曰：「秋風海上已黃昏，獨手因泉遺題存，零落飄蓬君與我，可能異域為招魂。」可以同聲一哭。

一九八六年刻由林編印「太乙樓藏近代名家漫畫選」，載有袁因泉的「謀生之道」（第一零九頁），小傳是這樣記載的，有云：「袁因泉原籍番禺，及長與廣東國畫研究會諸大師遊，而以漫畫顯露頭角。五十年前，創為「半角漫畫」，開香港中國之先河。」

他在「良友畫報」中，也有這樣的介紹：「他首創的漫畫人物『何老大』，給黑暗奪取，改頭換面，欺世盜名，風行一時，全盛時期，滾滾而來，其因泉安如也，窮不移志，貧賤不佝，何止天淵之別……與前市的十人物，卅、四十年代，風靡一時。他挖苦別人，也挖苦自己，他追得起來的狂笑，也喚得不少有心人的眼淚。因泉從不趨附權勢，也不作無謂的講話，筆下性情，平易可人。」

5、他的太太潘靖鳳一九八七年七月九日自美國來函給趙世銘說：「因泉生平美術結錄，始自『半角漫畫』，初期的內容，大半出自他的手筆，作品甚多，日本的漫畫雜誌，也有把他

[stamp]

的作品轉載，記得有一幅題為「生產」的漫畫，寫一邊是「產房」一邊是「兵工廠」，大家都在加強「生產中」，一則「生人」，一則「殺人」，而「兵工廠」之生產速度，遠比「產房」為快，寓意深遠。

「半角漫畫」前身是「字紙簍」，創辦人是謝俊电版廠的東主，和一位執業律師，他們的办公室便在电版廠的二樓，以文会友，很多副刊作家都滙集在此，有賓至如归之盛，葉因泉也是其中之一，也有作品刊出，数期便蛻变而為「半角漫畫」，「半角」是表示「殘缺不全」的意思，猶如「半壁河山」，也是借仿五個仙(半角)的意思，銷路甚廣，远及廣東內地，三水的一座拱橋，橋外也有「半角漫畫」的廣告，給上葉因泉的「何老大」的臉部，左边寫着「公仔多」，右边寫着「而且够生猛」，下边寫着「只售半角」，这情景已經是半個世紀前的舊事了，当年參與其事的人，大都遠归道山，墓木已拱，不食人间烟火了。

葉因泉出身於富裕家庭，父親是香港「南北花生油廠」的東主，有五個妾侍，子女十二人，因泉是正室的第二子，養尊處优，过着公子哥兒的生活，自幼便給寵壞了，游手好閒，

6. 不務正業，可是好景不常，突然他父親的花生油廠不幸失火，一夜之间，天翻地覆，葉父受不了沉重打擊，翻身之術，抑鬱而終，家道從此中落，因泉逼得離開香港，前去

姚荷楪 稿箋

廣州，自闖天下。

據他的夫人潘峭風所述，因爲一向喜歡遊山玩水，每每樂而忘返，時常不醉無歸，雖然處於逆境，也不改其浪漫子弟的風調，也從不負起家庭的責任，履行養妻活兒的天職，連三十年在什麼地方任職，他也不知道，未任幾年，他也不聞不問。抗戰時期，夫妻各走各路，因爲他願北角宣傳畫，雲遊四海，圖寫山川人物，浪遊為樂，置生死安危於度外；峭風則單槍匹馬，披星戴月，動離撫幼，轉徙於人面生疏的大後方，嘗盡危机四伏的痛苦及辛酸，養兒育女，謀生求活。抗戰結束，他雖來了，卻仍舊，帶著四名子女，遠離家庭，埋头苦幹，備嘗艱辛，成為今日甚有聲名的「藝術名家」，光耀門楣。設道「喜來登」酒店經理的外甥[illegible]，「孔子週遊列國」便是他的作品。

四十多年來，在他的慈愛庇蔭下，能受教育，先後成材，或繼承衣缽，躍登藝壇一席地，或移居異邦，有所貢獻，皆拜時代所賜也。

但是潘峭風始終沒有怨言，不因此抹殺自己沒有盡到相夫的責任，她認為自己的工作太忙，一向沒有時間理會夫子。因爲醉心藝術，鄙視金錢，不拘常情，至死不渝，可取的地方在於心地正直，樂意助人，是一個藝術家，走

不是好丈夫、好父親，他能這樣評論他的丈夫，固是可以死而無憾矣。

他是台山人，生於一九〇三年四月廿九日（清光緒廿九年，農曆是癸卯年四月初三日），終於一九六九年七月二日（農曆己酉年五月十八日），享年六十六歲。蓋棺定論，過世後以聯曰：「其書、妙出天然，不事師承；其人、樸實曠，自在古今。」

他既不信佛，也不是基督教徒，是一個無神論者，不料出殯之日，竟有基督教牧師主持殯儀式，使人費解，或許是他的後人所安排的吧。

噩耗傳來，為他題詞的嚴南方，不幸於一九八八年三月八日突然逝世，那天中午在家午睡時，發覺面色不好，他的妻子急忙把他送去醫院，當晚七時半便不治，撒手塵寰了！

他是一九五三年創立的中南日報六巨頭之一，其他的五人是梁善文、李少穆、周康燮、梁國雄、陳錫餘，最先去世的是梁善文，六十多歲便死於家中，患在床邊中風而死；周康燮死在美國；梁國在那次飛往大馬偶然時去世；陳錫餘於一九八七年七月十日在家中風倒斃，至十四日始被人發覺。六人中以嚴南方最長壽，享年八十八歲。

Iu Hon Leung
75 Blackwell Avenue
Unit 48, Agincourt
Ontario
CANADA M1B 1K5

梁耀漢藏書

長年皆秋的金馬崙

姚集標

生活在熱帶的人，終日呼吸着「長年皆夏」的空氣，汗流浹背之餘，便會嚮往於秋涼爽朗的日子，因此，處於馬來半島的「金馬崙高原」，便成為富人們的「避暑勝地」，一般市民也羨慕以求的希望有到此一遊的願望，好在不論星馬任何一處地方，要到這裡遊玩，並不困難，山上也有平民化的旅店，所費無多，所以，一般升斗市民，也可以到來享受一個週末假期或者臨時休養几天的。

金馬崙地點簡介

金馬崙高原位於馬來半島的中部，屬彭亨州與霹靂州兩州交界處的中央山脈，這地区屬彭亨州，但通路的山脚打巴市，却屬於霹靂州的，所以沿着蜿蜒的登山道上時，到了中段有一個路牌告訴你已經離開了霹靂州而進入了彭亨州的。

距離吉隆坡一百四十八哩，距離太平市一百八十哩，山地面積廣四十平方哩，海拔六千六百六十六呎，人口一萬三千人，除了当地土著的沙蓋族人外，有馬來人、印度人與中国人。中国人以客家人與福建人為多，大多以耕菜種花養豬為業。馬來人則多是採茶與捕獵昆虫蝴蝶奇異花獸，制成標本運銷世界各處。這裡以前有一位CC楚，是這一行業的專家，所制標本，世界知名，研究動物學的人仕，都知道他是杜威人仕。

這地方原是荒山野嶺，一八五五年間，一位名為「威廉金馬崙」的政府森林部勘察員，看中了這裡的「丹那拉打」，倡議開發為避暑勝地，所以把這個山嶺命名為「金馬崙山」，現則名傳遐迩，來遊馬來西亞的人，都少不了有一遊金馬崙的節目，即使是星馬人士，也認為非到此一遊不可，若干有錢人家，也在這裡建築了精緻的別墅，作為休憩之所，在熱帶地方，能夠享受氣溫經常在廿度的環境裡，非此莫屬，無怪人們当作是馬來西亞的「瑞士」，有些做了手術的病人，也選擇了這個地方為養病之所。

可惜登山的道路相当長远，從山腳的打巴市坐私家車要走超过兩小时的时间纔可以抵達中心部份的「丹那拉打」，如果坐巴士或旅遊車要三小时多，其间的彎角甚多，而且每之以九十度角的轉彎，無從看到前面的來車，彼此要以响号呼应，相当惊險。

山上有三條村鎮

從山腳到海拔三千七百呎處為第一村鎮「冷力」的所在地，這裡接近人工湖發电廠，有房屋，也有政府蓋搭給工人的宿舍，市区亦有商店與旅店，但是多數人都嫌這裡不夠高，非要再上到第二村鎮的「丹那拉打」不可。

「丹那拉打」海拔四千七百呎，這是金馬崙最先開發的地方，

以前遊客都住到这裡來，在中央市坊附近，商店集中在靠山脊的一边，雜貨店，酒吧，理髮店，旅館，殓室都有，縣署與警察局，郵政局，法庭，銀行，医院，学校，公园，戏院也都在这裡，还有高尔夫球场，好些别緻與幽雅的高级大酒店和私人别墅也在这一区，羅敏申花园种植很多名贵的花木，奇花異卉，鬥麗爭妍，鮮艳奪目。

再沿山而上，到海拔五千呎處的第三村鎮不幸爭，以前这裡都是菜园地，廿几年前，筆者到过一次，印象甚差，因为施肥與積水的関係，蒼蠅特别多，甚至可以看到满桌子給黑吳佈满了，用手一掃，驟地飛走了一角，瞬息间又再度满了。当地菜農用捕蠅紙掛在簷下，都黏满了密密麻麻的蒼蠅。

十多年前这裡纔有十几家旅館與商店。为了徹底解決北馬的水源和电力的供应，政府在一九五九年间開始建築位於海拔四千五百呎處的人工湖，設立發电廠，人工湖在魯僕淡板附近，長兩哩，深一百廿呎，水壩高一百廿八呎，每小时產电一萬一千瓩，利用七百七十呎高的湍急瀑布的水力來發电。建造費達馬幣一億四千餘萬，由德国工程公司承建，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由彭亨蘇丹主持開工礼，一九六五年竣工完成。

4.

沙蓋族人仍裸上身

土著沙蓋族人，女性仍裸露上身，下身穿着沙龍，男性有的祗用布帶兜住下体而已，他们從事於捕獵野獸飛禽、或者种植一些蔬菜，善於用「吹箭」，一條長約十呎的吹管，用口把箭咀向樹上吹去，飛禽便应声墮地，但是他们不捕蝴蝶，認为是魔鬼的化身，捉了会惹禍上身，他们有些住在山上較平的「亞答屋」，有些則在山上的斜坡兩掘洞穴居住，~~在小路上走~~通達上山的羊腸小徑，可以遥远的望見。在沿路上也不时可以看見这些土人，他们遇見遊客，时常举起中指与食指作V字狀，開合而動，表示欢迎与「歡迎你作朋友」的意思，如果你也照樣的表示一下，他们便会裂咀而笑或者跳躍起来，非常高兴。

老鼠拉似与金毛狗

这裡出產一种土人名为「牛奶菓」的菓子，外型好像一隻長把梨，外皮是一層薄殼，未熟透是青色，熟透後變黄，劈開外殼，內裡有黏質的膠漿，有如鸡旦白的樣子，漿中满含了無數的黑籽，跟石榴相似，入口滑滑溜溜，气味清甜，土人叫它做BUAH SUSU，BUAH是「菓」，SUSU是「牛奶」，馬來人則称它为「爱情菓」，其实应該是「博爱菓」纔对，因为它的原名是「荊冠菓」，它的花朵形狀像耶蘇受难时所戴的「荊冠」，是「博爱大

鼠」的意思，但中国人则还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老鼠拉瓜」。意思是說那菓子的樣子像冬瓜，裡面的籽子則像老鼠屎。

还有一种樹根長滿了金黄色的「茸毛」，露出根的骨幹，有些像狗头和四隻脚站在地上的樣子，所以稱它為「金毛狗」，当地人又叫它做「金鴆」，大概每隻的形狀各有不同，因此呼之為狗，呼之為鴆，都無不可，它的茸毛，遇着人們割傷皮膚流血的时候，拔一些貼在傷口處立刻止血，所以很多遊客到此都会買一兩隻帶回家去，以備不时之需。

不謝之花人人愛

在金馬崙山上，奇花異草，不計其數，其中有一种名為「不謝之花」(EVER-LASTING FLOWER)的，花朵像金菊花，顏色多种，而且一朵之中，还有多种顏色配合一起，採擷下来插在花瓶裡，可以歷时一年还不凋謝，見到陽光时花瓣会張開，到了入夜又自動合攏起来，不需要水份，甚至可以把花朵從花蕚處折下来，每朵插在裝飾用的竹枝上，那便可長年可供觀賞了，到此之人，也都会買一些回去的。

当地土人，也会用木头做成一個花座，点綴一些花幹枝種，在枝幹上綴上种种不同顏色的「不謝之花」，甚至配合一些製成標本的小雀鳥，買了一座回來，可供長年欣賞，所以大多數的遊客，都不会放过買这种「不謝之花」的机会

採茶姑娘嬌且俏

高原的天氣和水份，最適宜种茶，所以有多處地方都闢為茶園，所种的是錫蘭紅茶，茶园規模很大，每年外銷的數量不少，这些茶园，雇用马来姑娘，担任採茶的工作，每天早上她們成群結隊地在茶山採摘，戴上帽子，背負簍籮，把採擷在手裡的嫩葉向後一拋，便裝在簍籮裡，矯捷的步伐在崎岖不平的山坡上落行走，到裝滿了的一籮时，返回茶廠裡交貨，她們每天可以採到成百磅的茶葉，收入亦不少。

山上「的士」巴士維交通

山上交通的「的士」，有些是交通於山頂一区與另一区之间，也有專為旅客上山下山而設的，除了包車之外，也有散客「吊泥鰍」的，到處接够了客後便開下山去，又在「打巴市」接客上山。

巴士除了上山落山之外，亦有每一村鎮间的交通。

金馬崙山有几處瀑布，最大最有名的是「罗敏申瀑布」，距離第二村鎮丹那拉打約一哩許，由河边山路走去，不久便会听到澎湃的水声。沿着「似拉德」村的高尔夫球场走去，約行一小时，也以看到「巴利瀑布」，祇有十多呎高，瀑下有池，风景不俗，可以在此游泳。

三宝寺佛門勝地

山上还有佛教人士建築的「三宝寺」，雖然規模不大，相当美观，附設有精舍，供給善男信女留宿，不收宿费，隨意捐香油便可以，也有素食。精舍房間当然沒有酒店那般講究，却淨潔無塵，脫世絕俗。

在山上，入夜之後，氣溫急降到十三四度，有时会感到寒意逼人，那時最好便是「打边炉」。在所有的酒家飯館裡都有供应，配料丰儉由人，最好是自備先行訂菜，那便会得到更滿意的享受。

這裡的山水豆腐很滑，蔬菜更好，因为天氣寒冷的關係，份外肥壯，星馬有名。如果到這裡來的，不多吃一些玻璃生菜、椰菜、菜心之類，那是你的損失！

日本的櫻花時節

> 驟見繁華轉眼空落
> 花開花謝紅顏命薄

我到洛陽趕上春

「人到洛陽花似錦，我到洛陽不遇春」，誠如這兩句古詩的說法，我好幾次到日本去，都不是櫻花季節，因此錯過了欣賞櫻花的機會。今年，特別挑選三月份出發，到日本時，春寒未退，到處的櫻樹還是那樣黑骨嶙峋的醜態。有人形容櫻花樹好比日本的藝妓，當她們落了裝居家的時候，醜陋不堪，到了出場的時候，經過了濃郁的化裝，花枝招展，搖姿妖冶撩人的，就像櫻花盛開般燦爛。

到了四月初旬，才是開放到「三分」程度的時份，我又要趕返回香港了，稍稍欣賞過日本人瘋狂於「賞櫻」的情景，因此，我算上了「我到洛陽趕上春」，總算沒有失去了緣份！

日人賞櫻，如醉如狂

日本人對於賞櫻這種享受，不只狂熱，簡直是陷於「痴迷」的境界。他們可以一家大小的把布鋪在櫻花樹下，或坐或臥的呆住，任由櫻花的花瓣飄落他（她）們的身上，忽然地捧杯牛飲，縱酒狂歌，東歪西倒，走入像醉飲的狀態，就像瘋子一般模樣。這種不顧管天高地厚的任情陶醉，可以從黃昏直到月上中天，還是不肯回家的。

电视台也安排了很多有关樱花的节目，除了预告全国不同地区的开花日期之外，娱乐性的综合节目也搬上了无数的趣剧，夸张地刻画日本人对"赏樱"的狂热。有一段是描写两个小偷拍档，一个给抓进了监牢，一个知道他会思樱欲狂的，扮成女警拿是他的太太去探监，目的是为他送去一小株樱花而已，那小偷接到了樱花后，感激得流泪！

也有根据樱花先后开放的次序，由南至北跟踪旅行，总要每天都有机会躺在樱花树下任由落下的樱花把自己埋葬了，便於願以足！不惜放下工作事业，尽情在樱花季节里招摇一番。

花开花落，来去匆匆

樱花的日本音读"散苦啦"(Sakura)的样子，因此也有人认为樱花确实也是"散苦啦"般的命运，樱花开便伤零落，边开边谢，一直到断红残尽时，短短的几天里，去得无影无踪了！有人把它形容像日本女人，少女很早熟，少妇也很容易便见苍老了。也有人把它形容是日本的国运，起得快，开得灿烂，落得快，一下子会悲苦难堪的！就像战後这些年来，经济繁荣，举世第一，忽然石油危机，便几乎溃不成军，转眼间又再挣扎起来了，连美国也怕它几分！

2.

吉野山樱，樱之始祖

据說，日本的櫻花有二百四十七种之多，大別之分，可归四類。日本史书的記載，開始有提到櫻花的史料，始自平安朝的初期，公元八一二年（弘仁三年），日本嵯峨天皇举行賞櫻大会，便在奈良縣的「吉野山」，据說櫻林之盛，有「一目千株」的說法。也有一說，公元六八六年，奈良朝的「持統天皇」亦曾到过吉野山去賞櫻，一三零九年，慶長时代著名的丰臣秀吉举行历史上有名的「醍醐賞櫻」，也是到吉野山去的；所以，櫻花也叫「吉野草」，提起「染井吉野櫻」，是日本櫻花的名种，便是從吉野山移植到東京染井这地方培殖出來的。現在上野公园所种的，多數是这一种，它的优点，便是開花的时候，沒有葉子出現，花謝之後，才冒出葉來，花蕾是紅色，初放是粉紅色，盛放又變了白色，成林所在，三种顏色都有，份外惹人好感。

也是來自吉野山的一种名为「山櫻」的，遍植於日本中部南部的山地，有白花紅花之別，故称「白山櫻」與「紅山櫻」，缺点便是花開时，也有葉子出現，不免煞風景。

「八重櫻」勝在鉅型，有多至三百多片的，也称「里櫻」，又叫
3、「牡丹櫻」，有白，淡紅，深紅，淡黃，深黃几种顏色。「彼岸櫻」則是開得最早的一种，花片很少，子房腫脹，神社裡的老年巨櫻，多半是这一种，華於叢枝中的「三月紅」，先过过

癮，也未嘗不可的！

看初賞櫻花的情景，已經如此沉醉，盛開時節，更加是看女人要乘机「許願納福」的机会，好像不成文的法律一樣，好些男人順手非礼，女人們祇好逆來順受，從來沒有女人提出控訴的事件發生过，也是日本男人可以「樂此不疲」的原因之一。

日本国花，由南而北

日本人以櫻花為国花，每年春天，隨着氣候的轉變，櫻花從最南面的九州，逐漸開到東北部的北海道；它總是悄悄地來了，又匆匆地離去，普通是不超过三天的。因此，日本人特別珍惜这短暫的片刻，天大的事情，可以不管，可是櫻花絕對要看，有錢的人，不惜揮霍重金，到處搶看櫻花，好像誰看得地方多，誰在这一年裡就特別幸運，特別神氣；窮人無力耗費川資，也得早作準備，至少到一處趕趕熱鬧，客人越多，越加顯得光彩。

在中国曾有过「澗水初流碧，山櫻早發紅」的詩句，日本人讚美櫻花的文章與歌謠，更是不勝枚舉；反正只要有櫻花開的地方，就有數不清的男女老幼，在花下如醉如狂地大吃大喝，胡亂喊叫，他們認為这是人間至高無上的享受。

一個星期的上午，日本友人邀我到東京近郊，一處小型

賞櫻花勝地—「多麼灵园」去看櫻花，人潮一排一排地向园内蜂擁而入，走了一会，想回头跟友人說句話，却早已被擠得不知去向。

中午时分，我被擁到一塊偏僻的角落，總算喘过一口氣来；园内一片嘈雜與混亂，個々手裡端着酒杯，提着酒瓶，喝着，跳着，我靜々地站在一株櫻花樹下，這时，櫻花開始謝了，於是幽怨的歌声，此起彼落，逼人的酒氣塞滿空間。

東京的賞櫻花好去處

新宿皇宮内苑，是最高級的賞櫻去處，每年盛開的一日，日皇招待各国駐日使節，一齊到來賞櫻，擺了丰富食物，與清酒洋酒，尽情欢樂，究竟外国人还没有隨意臥地的習慣，所以还不致東歪西倒的到處「攤屍」。

上野公园，也是一個不能不去的地方，因為那里有很多上了年紀的老樹，粗壯巨大，各种花种都有，集櫻花之大成，加上地勢有高有低，盛放之際，櫻花如海，委实壯觀。

落英繽紛，風流雲散

日本人說，櫻花最美，其实，我倒覺得櫻花開时，並不太美，美的是它詩一般的凋謝，落英繽紛，隨風飄零，多麼富有情意呀！人們張開双手，伸出了酒杯，四脚朝天躺

姚淇楊稿箋

在地上，任櫻花飄落杯裡，任櫻花灑滿全身；一個舉著酒杯的老人，搖搖晃晃到我的面前，唱起讚美的詩來。他說：「躺在櫻花堆中，擁著心愛的人，千杯美酒不會醉，醉臥櫻花才風流哪！」

「風流」一詞，雖在日本是「風雅的意思」，想著老人的醉相，我的心裡，忽然有了感慨：「也許櫻花是美的，可是它的生命，畢竟是太短暫了。為甚麼要拿它當國花呢？日本朋友！」

6.

昨夜夢魂中

姚秉樑

退休以後，漸漸離開往日燈紅酒綠的酬酢場合，也疏遠了那些見面時需要假裝笑臉迎人的高估人物，不必再朝九晚五的依時上班下班，也無需動腦筋費精神去思索各種勾心鬥角的困擾。

精神加寬大，更加可以四大皆空地不跟別人接觸，終日活動在自己的世界裡，做自己喜歡的事，不受干擾。

但是，白天雖然寧靜，夜裡睡在床上，卻每晚都會浮夢，夢裡係天舒地，有時是千軍萬馬，身先士卒，奮勇殺敵，運籌帷幄，指揮若定，衝鋒陷陣，大搗三軍。

也曾經做過一筆大生意，賺了幾千萬，幾艘大貨船往返沿埠，熱鬧的工人動員搬運貨物，推推擠擠，女公室裡主顧雲集，動筆簽約，手不停揮，夜間酒樓裡的豪華酒宴，舉座狂歡。

有時夢見做了皇帝，後宮佳麗三千，殿前百官雲集，三呼萬歲，有事上奏，無事退朝。

最妙的還有連續性的場景，前晚夢見的情節，昨晚繼續下去，今晚又再伸展，就如看「電視連續劇」的樣子。

1. 也有舊地重遊，那一處似曾相識的所在，又再踏步遊走，重睹舊時人，重溫舊時事。

忽然踏進一間「博物館」，牆上掛的是我家老祖宗留下的清朝

[stamp]

官服的「寫真畫」，大堂裡所擺設的全是家鄉祖居的酸枝檀木傢俱，神龕前的銀器祭具，四壁的「四屏」鏡框，山水字畫，都是我家的舊物，心裡很清楚想着这些舊東西，在「三反五反」的年代，統統給「貧農階級」搬個清光了，怎麽会在這兒，難道整批賣給洋鬼子儭了！

驀地裡又到了一處「神仙境界」，是「天堂」还是「世外桃源」都分不清楚，遇到好些似乎認識的人，跟他们招呼都不啾不睬，却又有無數並不認識的人，偏要來跟我打交道，死纏爛打，誓不干休，駭然惊醒。

一会兒又像加入了打鬥场面，追追逐逐，跨过高山，越过峻嶺，可以空身躍过对岸，又会水面踏萍，比电影中武俠明星还了得。

有时会夢到一個從未到过的陌生地方，奇怪的隔了不多久再到此地，一樣的景物，一樣的人事，好像很熟悉的生活環境，却又不知是什麽世界。

古道「至人無夢」，我当然「不是至人」，可以寧願「有夢勝於無夢」，不管是「好夢」还是「惡夢」，我都願意繼續「尋下去」！

桃源棋 稿紙

1.

曾経威水过

姚漢樑

一九四七年，日本投降後的第三年，我與友人王克昌、参加中国旅行社舉办的「日本觀光团」，王是天津的「九大经理」(九家商行的经理)跟日本好几家化学工廠有来往，懂説日文，正好是我的响導。

一行三十九人，連領隊恰好是四十人，浩浩蕩蕩殺奔到東京机场，我们是「五強之一的盟国人民」，落机时便有軍樂演奏欢迎，從梯級鋪起的紅地毯一直行到候机室，早有盛装艳抹的日本少女站在门口深鞠躬地迎接，还有几十個小學生搖着小旗憹声呼叫，以表欢迎，我们行过的时候，他(她)们也齐齐鞠躬。

護照交領隊一起去蓋章，不必自己麻煩，行李也不需檢查而过関，早有專車送我们到「雅聚园」旅店，那是一家日本庭园式精舍，花木扶疏，小橋流水，曲径通幽，環境优美，两人住的房间有二百多呎，有一個女侍应專責招待，不停叫「亜厘亜多」，不停的鞠躬，桌上放有鮮花和水菓盤，每次出街回来，進门时都捧上热茶與糖餡，再送上热毛巾，大部份操作的时间都跪在塌塌米上侍应。

那個时候的東京，滿目瘡痍，到處看見殘垣敗瓦，屋頂倒塌，很多建築物的窗户破爛了未修復，街上走動的男人大都是穿了破舊的軍裝在工作，普遍的運輸工具是「木夫車」，

姚漢樑 稿箋

不多的汽車，都是「木炭車」，車頂放置着大包的「火炭」，不時要拆下來添炭才可以继续行走。

參觀皇宮的时候看見很多日本人跪地痛哭，神廟的人很多，但是我们到时，警察早把人群挤在一边，讓我們可以暢行無阻。

乘火車去大阪神戶京都时，都是「專卡」，整個車卡便祇有我们四十人，佈置清潔华麗，鋪了潔白鑲紅边的椅墊，対坐的座椅間小桌上，有一個固定的小花瓶插上一束小紅花，也有兩個小洞可以放茶杯，四個下女川流不息地走來走去侍应，擴音机播放輕音樂，氣氛非常幽雅。

到了車站，車剛停定，便有几個少女少男上車廂迎接，替我們拿手提袋落車，汽車一直送我们到旅館休息，行李早已送入房间，我们未到前已經安排好。

「高島屋」與「伊勢丹」是指定供应盟国貴賓購買商品的地方，日本人不許進入，那裡也不是以現鈔交易，响導向我们需要多少本「代用券」，每本一百美元，裡面分配成十元、五元、一元、五角、二角五分，五分，一分几种，買東西便以這「代用券」付賬，用剩的也可以在離開境前兑換美金現鈔。

日本人看見我们從「高島屋」或「伊勢丹」買回來的「舶來品」，羨慕不已，三菱化工廠的「取締役」托王兄買一対外国皮鞋，欸

姚潘標稿箋

喜欲狂，一定要付回日鈔，王兄堅決要送給他，他千多萬謝的非要請到「鶴見」那地方他們公司的「迎賓館」吃飯洗澡，不行，而且堅請留宿，我們祗肯叨光吃了一頓丰盛的午飧便告别，因為旅行团的節目多着呢。

在裡，也可以叫「盲婦」到旅館裡来按摩，但是「撈女」一概謝絶她們進入旅館，識途老馬的团友知道「目黑」区有好几條街都是娼館，他們也有联群結隊去「賀埠」，為国争光，替女同胞們报仇雪恨的，回来都説非常滿意。

我們也進入过皇宫対面麦克柯瑟總部及重慶的客廁，可惜没有親自看見日皇進覲的鏡头，当時日皇每日都要覲見麦帥一次，雜誌有登出矮々細々的日皇站在高大威猛的麦帥身旁必恭必敬的照片，也成為当年一幀很具諷刺性的时事漫畫題材，多處轉載，不知看过了多少次。

我們的旅行团祗遊本州几個大城市，没有去到九州四国，也没有去廣島長崎，也許「輻射塵」还没散尽，軍管政府不敢讓我們去冒險吧。

3.

京都我們住的一家旅店名叫「洛陽」，那層楼的房間全是我們团友居住，即使有餘房也任由空置，有專用的飧所和会客室，專責服侍我們的女侍應生中有一個名叫「山代京子」，欸々深情，為她倚窗外眄拍了一張照片，回港後寄給她，

姚拓藏稿

她寫了一封字体娟秀的回信，千多萬謝。可惜十多年後再訪京都的時候，已經星移物換，人面全非，問当地的人都不知道有這詔陽旅館的名字，更加不知道她在何處。頗有崔護重來，景在人杳，人面桃花不知何處尋的感慨，徒添惆悵。

4.

欲言堂隨墨

一回相見一回老

巢斯

香港淪陷时期，小兒刚好四歲，应該入学，但是当时的幼稚园都関閉了，没有重開，祇好送他去「加冕台」多好的名字的「湘父私塾」。

盧湘父老師德高望重，在香港仕林中数一数二，收容的学生，親躬教授，初入学便要念詩篇，日教一課，明天便要「背誦」，如有遺忘，必要讀完再讀，讀到「識唸」為止，字認不「識認」，会不会寫，还在其次，長大了便会明白。

兒子每日受教的功課帶回家裡，這個做父親的為免明天孩子背不出來要「罸企」的緣故，也要尽心尽力教他誦讀，所以，不但他「会唸」，連我也入心入腦，至今不忘。

老師选了兩首詩：「同気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时為弟兄。」「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真是至理名言，很願意介紹給無数的父母兄弟姊妹一同誦讀，記取「一回相見一回老」這句話，不要為鷄毛蒜皮的小事情，吵鬧不休！

人生苦短，几十年的歲月裡，兄弟姊妹能夠聚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应自珍惜，相見时難別也难，如果能得見面时还为了恩恩怨怨而争執不休，何苦来哉？

姚莘楳稿箋

科技心血結晶的建築物
多倫多士加堡市民中心

姚康樑

在多倫多的士加堡市民中心(SCARBORUGH CIVIC CENTRE),開放於一九七三年六月廿九日,由日裔工程師雷门森山(ROYMOND MORIYAMA)所設計,英女皇伊利沙白二世親臨揭幕。士加堡市政府的辦事處亦設於此,市政局教育與健康兩大部門的委員會亦包括在內。

這座建築物相當古怪,是由兩個園型合併在一起。樓高四層卻沒有支柱與間牆,從地下的大堂便可以仰望四層樓的走廊與辦公室。在走廊的外边掛上一塊彩色的方型板,用字母與圖案表示屬於那一部門的辦公所;如果你有所交涉的話,一眼便望見所要找的部門,乘搭电梯而上,不必查詢左右。那些不加間格的辦公室據說是最節省地方的方法,而那麼空曠的空間,為了避免声音嘈雜,巧妙地設計了放射出一种微弱的电波,藉以消除其他声浪,祇有近在咫尺的對話,才能听得清楚,站得較遠,便兩不干擾。偌大的建築物裏,也不必裝置暖氣與冷氣机,冬天吸取室内的人氣体溫與室外的太陽能配合化為暖氣輸入室内;夏天則抽取室内的暖氣排出室外使其清凉。巨幅的玻璃窗塗上一种化學劑,不沾微塵,不論雨露霜雪都不能滯留,因此即使嚴冬时分也不會凝冰積雪的。同时陽光直接照射的时候,

也会自然变化色素，不会刺眼。折光作用的關係，使室内清澈外望，而從室外望進室內，則不能透視。如此种种，都是经过了特别設計的。

大堂中有水池，有游魚，有噴泉。水池中裝有几個碗型的盤，遊人可投擲硬幣其中，作为許願，而其所得則供救济基金，如果投中中心的話，接通电路，还会発出悅耳的响声，表示謝意。

水池之側植有三棵大樹，枝葉婆娑。这种室内植物，靠屋頂的射灯光合作用，與人工培養，永遠不受天然氣象的影响而滋生茂長，常年長青。

大堂有一個小音樂台，四週圍以鋪上地毡的梯級，可供遊人坐立。不时有小型樂隊在此演奏，而大堂四壁也经常有藝術家的圖畫展覽，每月更換一次。我們到達的时候剛巧是兒童作品的展覽，十二三歲的孩子作品，創意甚深。

剛巧是下午二时半，是响導帶領遊客循序參觀的时分，由一位黑人女孩子背着手提擴音机領導參觀樓下各部門，解釋放置在窗橱裏開幕紀念的各种圖片後，乘搭电梯抵達最高層，全部地面都鋪了橙黄色的地毡，而外牆的顏色由淺至深，至地層為古色。介紹沒有間牆的各類辦公室，走下一層轉过另一回型建築物的極端，居高臨下指引大厦的

構造特徵。然而乘搭电梯下降地庫，參觀會議所的設備，最後回到地下的放映室。十五格玻璃櫥放映幻灯片，配合音樂变化，不停的映示安大略省的歷史文物，人民生活習慣，气候变化以及風景名勝，歷时十分鐘，然後聯隊到接待處，每人送一本小冊子和一個塑膠製的紀念章，这种導遊初開放时是每隔半小时有一次的。現在則每天祇有一次，时間不是每天一樣，所以要參觀的話，需要先打电話預約，才可以凑上隊伍，如果是團体行動，也可以先約定时間，作特別安排。

現在事过境遷，紀念章不再贈送而要在小賣部購買，除了紀念章外，还有多种紀念品，都很精緻可愛。

紀念章的圖形是士加堡的地理特徵：左边是一處懸崖，下面有四條水紋，右角是代表加拿大的紅色楓葉，也像紅日的高高在上。

因為士加堡的南面是湖，這裏有一個懸崖，夏秋之日，為遊人爭相到遊的勝景。祇是冬天雪封，便沒有甚好看了。但是斜暉落日的晚霞景色，仍然使人意遠。

3. 亞路拔廣坊

在中心的後面有一片廣坊，称為「亞路拔金樓廣坊」——(ALBERT CAMPBELL SQUARE)為紀念亞路拔金樓晋升士加堡市長的献

礼。完成於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亜路按於一九六七年起担任市長，劳苦功高，而士加堡到了一九八三年六月才加入為「大多市」的成員之一，升級為「市」。

廣坊中豎有一座三面三角型尖塔，中部放置射灯，塔側有一大水池，夏天可供嬉水，冬天則成為溜冰坊。夏秋之日，在這廣坊有免費电影向着巨幅牆壁放映，供衆娛樂，也有流動舞台在廣坊上表演。

当我們到達這廣坊的时候，正在舉行冰雕比賽。有一座塑成鎌倉大佛的，也有一隻生態栩栩的北極熊，一條魚、童軍徽、共用电鋸鋸成的通心「加拿大」英文字母。那班藝術家戴着手套，噴射水喉，全神貫注他們的雕刻，幹勁十足。

中心的設備

市民中心除了策劃在這中心内舉行的各种節目外，每星期二晚間有电影放映，星期日下午二时有音樂演奏，还有為附近所屬的學校会所的球坊課室。不时有种种文娛節目供衆享受。每季舉行一本全面介紹的小冊子，免費送閱。

有圖書館，也有瘦所，座位不多，如果团体進食，要事前預約。

4. 过去從這處的「購物中心」应該称為市區中心（TOWN CENTER）。

每日上下班的时候，有大型巴士接載市民駛经快速公路，中

5.

途不停站，直達多倫多市中心的大會堂，以利便市民上班與下班後購物返家，每程收費兩個「車費硬幣」，等於八角錢，初時搭客相當擁躍，後來因為上下班時分交通過於湧塞，即使是高速公路一樣塞車，所以比較起來，並不比乘搭地下鐵為快，乘客日少，因而停辦。

現在因為「堅尼地」地鐵站到這裡有「輕便電車」(巴士)連接到此，又再有從這裡出發的各路巴士通達全市，交通已經不成問題了。

中心建立的時候，這裡四面無阻，現在除了購物商場外，因為有輕便電車站與聯邦政府大樓，(办理與聯邦政府有關的事務，入籍伸請也在這裡，加航亦設有办事處)，和「貝尔(BELL)電話公司大廈」三面包圍之後，遠處已不易望見。

士加堡历史

一六八七年時，這裡是一處森林荒野，總督DENONVILLE以此為「獵鹿」的场地。

一七八七年英皇室以一千七百英磅向土人購買這塊土地(七十二点五平方公里)，為大多市六個市中最大的一個(多倫多市為卅七点五平方公里、北約克六十八点三平方公里、怡陶碧谷四十七点九平方公里、東約克為八点二平方公里，約克市為八点九平方公里。

一七九六年DAVID THOMSON在這裡開闢了一間磨坊。一八一零年成立警察局。一八一七年第一間學校建成，祇有兩個課室。一八一九年第一間教堂建成，名為ST. ANDREWS（聖安德烈）。一八二四年成立第一個公眾圖書館。一八四九年成立市議會。一八八四年衛生局成立。一九零九年開始有街燈，一九二九年建立第一間消防局。

一九零二年時人口祇有三千七百一十一人，到一九二一年達到一萬一千七百四十六人。一九六七為廿七萬一千零七十一人。一九八一增至四十四萬三千五百人，八一年以來增加了多少，官方未有公佈。

士加堡得名的來源，由於一七九三年八月「上加拿大」(UPPER CANADA總督JOHN GRAVES SIMCOE的夫人ELIZABETH SIMCOE在這裡建成一間「夏宮」(SUMMER HOME)，命名為SCARBOROUGH HOUSE。一般人都以這地方叫做「士加堡」，一直沿用至今。

這幾年來的華裔移民，大多數喜歡住在士加堡市，因此也促成了好幾個「唐人街」市區，華人商场也紛紛成立，以致造成個別擠聚在一起的現象，影响交通停車位的困擾，引起其他族裔的反感，反躬自省，應加倍警惕。

6. 到多倫多來的朋友，士加堡市民中心這一處好地方，應該去看一看。

Iu Hon Leung
75 Blackwell Avenue
Unit 48, Agincourt
Ontario
CANADA M1B 1K5

把玩舊時情

姚康模

最近，女兒也移民到加拿大來，把我的一些陳年舊物也一起裝箱運到多倫多。

睹物思人，無限感觸，也興起無限遐邇的回憶！

小學時代的「作文貼堂」，紙角還留下「撳釘」刺上「佈告板」的釘孔，加上老師紅筆批下的「分數」與評語，心裡驀然湧起當時那段榮耀感。重讀童稚時期的文章，很有趣味。

幾張水彩的雀鳥，是高小期間鮑少游老師教我們臨摹雀鳥標本描繪寫生的功課，一直保留下來。現在的鮑老師，也歸仙界去了，撫今追昔，無限神馳。

找出小學與中學畢業時的「紀念冊」，冊裡同學老師們的題字，林林總總，美不勝收，有些還在紙角上貼了小小的一幅照片，看他(她)們寫的字，細認那有點模糊的肖像，恍如夢中相會般的情景。料想此時此日，人在那方，不知變成了什麼樣子，也許相逢不相識了，有些也登了仙界，陰陽阻隔，欲會無期了！

仔細重溫冊中的題詞，有些寫着「無友不如己者」、「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但願朋情永在」、最多是「學海無涯，唯勤是岸」、「學問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失敗乃成功之母」、「千萬不要自餒」、「勤有功，戲無益」、也有「天地一洪爐，英雄一頑鐵，誰是百煉鋼，誰不受折磨」、「要得苦中苦，方

为人上人」;「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必須劳其筋骨，餓其体膚，窮乏其心志」，都是一些勵志的雋語。

有些更用精緻的綫條，繪出校園的景色，圖中劃出兩個依依不捨的人像殷殷惜別，題上「毋忘我」的字句，有一頁用一個比一個大的美術字寫着「別」，別離，別哭，別忘我，意義深遠，於是每翻一頁，便有一番追憶，悠然神往。

一個鉄盒子，裡面裝載着一套木製的雕塑工具，一共三枝，一枝是一头圆型一头方型的，一枝是兩头不同型式的匙形，一枝是兩端不同大小的「鈎」;小學时代老師教用黏土製造雕塑的「手工」，撫摸這套東西，記起当日的情景，上了一課「捏塑」，把白色的衣褲弄得污痕處處，回到家裡換來母親的一頓痛罵，不禁眼眶擠出淚珠来。

还有一個「木陀螺」，那個时候的「木陀螺」有兩种，一种是頂上有「鑿」的，把繩子在鑿下繞起，朝向地面一拋，陀螺便轉個不停，有时賭輸贏，要把手裡的陀螺擲正別人正在旋轉中的那一個，一矢中的，不但別人的陀螺頓时停止轉動，同时也被你的陀螺尖端的鉄釘釘傷一個凹口，你便是勝利者;一种是沒有鑿的，衹是一個倒懸三角型的樣子，那麽

2、「繞繩」便更要顯功夫，拋时要朝天轉下擲出。我那一個是屬於後者，細心把玩，発現它身上有很多釘孔，想想遭遇了

姚澤操

多少次失敗戰蹟，分明自己是一個弱者，遭人強食。

也有几粒玻璃「波子」，有純白色也有多种顏色的，那個時候小孩子玩波子，賭波子，花樣技巧繁多，贏的便把輸的波子佔有，細細規賞那剩下來的几顆圓球，也有很多撞擊帶來的傷痕，頓時有像身經百戰的老將軍撫摸他那把隨身的寶劍般的感覺，戰蹟纍纍！

几張「公仔紙」，經已發黃，二三十年代，每包香烟裡面都有一張公仔紙附送，有些是繪畫「三国誌演義」「水滸傳」「封神榜」「西遊記」的人物，一套有一百几十張，編了号數次序，小孩子爭着向大人們效勞，代購香烟，目的祇為要爭取到那張「公仔紙」的報償，要湊够一套完整的真不容易，有时有重複的便彼此交換，就像現代人「集郵」交換郵票的樣子，能够湊成一套的，百中無一，能者稱王。

也可以玩「拍公仔紙」的遊戏，把公仔紙擱在枱角，露出一端，用手掌拍它看飛得多遠，最遠的便是勝利者。

競技还有一种「打竹籌」，一長一短的竹枝，把短的擱在牆角或者磚头上，露出一截，用長的那一枝向懸空那一截打下去，驟然蹺起，順勢在中段擊下去，那短的应声飛出，看誰的飛得最遠；也可以把短的放在罅隙的地方，用長的從下端大力蹺起，短的便飛去，競相鬥遠。

盒角还有三管未曾用过的「毛筆」，是上海「周虎臣」的出品，筆管上刻有「大京水」、「小京水」與「不可一日無此君」的字樣，拔開筆筒，那筆鋒还干淨無缺，没有醮过墨水，当时視为珍品，收藏得很密。

驟然找到一個心型的「燒青」相盒，那是新婚後到泰国旅行时訂購回来的紀念品，外面一边壁塑一隻羊，因为我生肖是羊；一边是猴，妻子生肖屬猴，打開裡面，凹下去的心形裡分別藏有我俩的細幅照片，不经不覺，历经过了五十年的歲月。

在一個錦盒裡，珍藏着一張對摺的粉紅色卡片，封面绘畫了兩顆心連在一起，揭開内頁寫着端正的文字，是我們新婚後不久私自訂誓的「盟約」，約法五章，末尾珍重的簽上名字。

第一章訂明不許吵咀打架：「我心情不好要發脾氣的时候，不管有理無理，她都要馬上噤声，不許駁咀，待暴風雨过後，才平心靜氣来評理，她發脾氣时我也一樣」。

庆幸五十年来，倒也不曾有过吵咀鬥舌的事情發生过，更不要說「初則口角，继而動武」了。

4. 第二章規定：「婚後每晚都要同房共睡，不許外宿」，想来相当天真，可是未够一年，第一個男孩子出世，妻子住到「那打素医院產子」，不得不離家外宿；跟着第一個女兒也在

稿箋

「那打素」出世；第二個男孩，因為兵荒戰亂，不得不在家生養；以後的五胎，都是請接生婆來家裡接生的，當然不必外宿；再过兩年，我為了公幹去東南亞旅行，那能「同床共睡」，而她也曾獨自返回鄉間省親，我也多次出外旅行，這幼稚的盟誓，看來好笑！

第三章是「自此以後，任何一方都不許愛上別個異性，否則定遭天譴」。五十年來，我倆談談笑笑，不曾出現过有「第三者」的存在。「愛與」「喜歡」是兩回事，「喜歡」不等於「愛」，可是妻子是「醋瓶」，眼睛裡容不下一点微塵，那麼便連「喜歡」也不敢有了，我也會因為看見妻子跟別個男人講談話，悲悲戚戚起來，何况是她。

第四章更有趣：「不管誰先死，就得不許馬上上天堂，或落地獄，一定要在「奈何橋」上等，不管等多少年，等到相会為止，始可一同上天堂或落地獄」！

未知生焉知死？最後一章訂明「來世仍結為夫婦，男的要女，女的要男」，重讀起來，相当可笑，可是那时那份天真，太迷人！

5. 还有捆在一起那百多本的「相簿」，有些殘破得「甩皮甩骨」了，連「裝釘」的繩子也斷了，封面破裂，內頁殘缺，有些相片失去了，留下一處空白，初时的相簿是用漿糊黏貼的，後來

用相角，再後來用「魔術型」的夾在透明紙與有膠性紙板的那一种，更近期的是藏入透明的封套裡，隨時可以抽出來更換取閱。林林總總，要全部翻閱，不能不費些天功夫，看々結婚前妻子祇有八十磅的苗條身影，婚後生一個孩子胖一吳，一直達到最重紀錄一百九十多磅，現在多方法減肥後还有一百八十多磅，比起新婚的時候重过兩倍，前々後々的變化的过程，可以按圖索驥，或是有趣。

再看祖父母，父母親，好些長輩們與自己童年時的舊影，也翻出兒女們童稚時代與孫子們的拼在一起，互相對照，頓然感覺到時光流逝，百代过客，人生的逆旅滄桑際蹟，撫今追昔，無限感慨！

再想々，即使是世界上的偉人聖哲，一旦死了，也阻不住地球轉，人生如夢，夢如人生，何需嘆息？

姚潞樑稿箋

寵物與我

吾家三犬

姚集標

大家都說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所以「狗」是最佳寵物。我喜寵物，當然也喜狗。無奈狗所給我的印象最差，因為我家曾養過三隻狗，沒有一隻給我好感的。我雖寵牠，奈牠不寵我們！

我家有一道通花大鐵閘，從閘外可以望到走進花園的大門一角，因此友人建議要養一隻狗守門防衛，而且熱心的自動去找一隻六個月大的「狼狗」來，並且為牠改好一個名字叫做LUCKY。

怎知這隻LUCKY好勇鬥狠，不但要護衛我們一家，而且全街都管，鐵閘一打開，牠便撲門搶閘，一溜烟跑到街外去，把全街的貓狗都趕個清光；叫牠不住腳，越叫越走，走到無影無蹤，不知跑到那裡去逞英雄，都得要出來找尋。附近很多的狗都不是牠的敵手，不時被咬，到牠殺得江湖的了，就會自動返家，蹲在閘口，等待有人開閘，便乖乖地走入門口，打一個「白鴿轉」，巡迴一下花園後，又再蹲在閘邊，一有機會便衝出去。

也會咬人，咬了人後跟住便有差人（警察）來找「苦主」，每
1. 次都由廚子帶同牠去「差館」，次數多了，要向差館保案，落了案後，送牠到入狗房坐一個星期的監，有時孩子們也會去探牠的監，期滿要去帶牠出監和交伙食費，好在牠每年都有打

防疫針」，每次驗过都没有「瘋狗症」，可以被牠咬伤的人可以不必在肚臍處連打十多針，較伤便可出院，一次連外甥女也給牠咬着，為慎重起見，入院打針，看見那打針的情況，怵目惊心，真個罪过！

有人提議多養一隻給牠作伴，減少暴燥，於是帶來一隻「多利」，牠們之間，都也相安無事，但是LUCKY仍然一股衝勁，閘開便跑如故，而「多利」却是個「吠星」，守住閘口，一見有人路过，便要吠個不停，直到不見人影為止，招惹了过路人的「衰狗，癲狗，咬人狗」，咒罵，听見難堪。

又有人說家中不可以同时養兩头狗，因為「兩口犬是個「哭」字，不吉利，於是趕快先把「多利」送走，LUCKY仍然閘開便走，索性也把牠送去新界農场，從此樂得安靜，少了煩惱，主人讚牠有用，說猪很怕牠，有牠守着閘口，猪更不敢乱走，怎知不多久，牠便因為在馬路上追逐，給急行貨車輾死了！

出外旅行回來，不料最細的女兒又從朋友處抱來一個「鬆毛狗」，名字叫BANNY，她是最小偏憐女，平时已經「寵」慣了，她的「寵物」变成「寵上加寵」，不容也得讓牠容下去。

怎料這寵物过「寵」，或者是牠的舊主人教得不好，时常喜在沙發上「方便」，弄得臭気燻天，把牠關在房裡，乱爪把房

姚德樑稿箋

門抓得傷痕纍纍，連沙發布也扯碎，其他的傢俱如衣櫃枱椅也到處有牠的爪痕。

也喜歡咬人家的褲腳，很多客人都遭殃，因此常時惹來家人的叱喝，小女兒卻呵護有加，一聽見有人喝牠便馬上抱在懷裡，怎知越縱越壞，更加搗蛋。

一個從新加坡來的朋友也名叫BANNY，他住在我們家裡，因為經常有人喝BANNY的名字，以為是叫他，連忙回應，解釋後才知是叫「牠」不是叫「他」，可是惡声惡氣的喝叱，也許惹他反感，不免尷尬！

BANNY祗有小女兒寵牠，別人都無好感，衆議之下，決定趕走牠，送給別人去「寵」。

沒有狗的家，從此寧靜，不寵还須寵，要寵不能寵，奈何？

細說功夫茶

姚漢樑

在香港老一輩的潮州人，大都有一套烹「功夫茶」的茶具，除了奉客之外，更加長日作為「自奉」的享受，有從朝到晚，不停地烹，不停地飲的，究竟什麼是「功夫茶」，這裏詳為介紹。

上沖與下斟

沖功夫茶的秘訣，是在烹好了水，「滾」好了茶杯，開始把開水往壺（潮州人是叫做「沖罐」的）沖的時候，要把水鍋提高一桌，讓那注水的熱氣直透壺底，壺裡的水滿溢了，蓋上壺蓋，還得把剩餘的開水朝壺外澆，使熱力內外夾攻，斟出來的茶，才夠香味，是謂「上沖」。

論烹功夫茶的道具，先有設計周到之妙，普通是四杯的份量，也有只是主客之間，兩杯而已，在潮州菜館喝的一上十多杯，論功夫已相去遠矣！不管是四杯也好，兩杯也好，那盛水的水鍋（潮州人叫「茶鍋」，以砂鍋為妙，很多為求不易打破改用銅鍋，也是與「功夫茶」之道有所距離）一定是剛好包含滾杯，泡茶，澆茶壺的份量，沖一次剛好用一鍋水，第二次再沖時又得重盛一鍋新水，不致會舊水滲在鍋裏的。

說過了沖水的「上沖」之後，就要講究斟茶時的「下斟」了，下斟的意思是說當把茶汁從「沖罐」裏斟到杯子上，要貼近茶杯的杯口，這個作用是要使茶香不致外溢，保全百份之百的香氣在杯裏，

姚漢樑稿箋

2.

便呷進口裏时，香貫鼻道。

量少氣力大

也許很多人看輕了功夫茶小小的一杯，都說不夠喉，一口氣就可以喝下去，其实是絕無可能。夠功夫的茶要热得燙手，只可以用兩隻手指拈着杯口，送到唇边，小量的啜一口，「搭」（廣州音，去声。細細地品嘗的意思）真味道，才吞進喉裏，再啜一口大一点的，吞下去，又再一口，就此乾杯，乾完之後，把杯子在鼻孔边嗅嗅，享受剩餘的香味，猶有餘甘，那個时候喉裏一道甘香的热氣直灌丹田，委实痛快得很。要是在凍凍冰冰的冬天裏，喝完了茶之後，把小茶杯抱在兩掌之间，熱透掌心！那一股「生活情趣」才真夠享受呢！那些說可以一口氣喝下去，不給燙壞了舌头才怪呢！

茶具三寶：茶杯、冲罐與茶洗

烹功夫茶的整套茶具，应該包括茶炉、茶杯、茶盤、冲罐（茶壺）、茶墊、茶洗、水鍋、茶罐才算齊整。

先談茶杯，尽人皆知功夫杯的茶杯就是那麼小小的一個小酒杯的樣子，可知卻要取其夠薄，反而以日本造的為最好，福建竹化，也曾有出產过，卻远不及日本的薄而透白、以中国人享受功夫茶竟要採用日本製造的茶杯，也真是

匪夷所思的一回事。

茶盤茶洗大都是江西貨、以前茶洗是一個大碗、它的用途是在裝盛滌杯滌壺的餘水和喝後的茶渣、有取其简便的用錫器，上面的蓋就是現成的茶盤、盤面預留金錢型的通孔，讓多餘的水自動流進茶洗裏，要傾倒茶渣时才把蓋揭起。它的好處是简便，可是衹適合擺在固定的地方奉客，因為不大方便隨處搬動，要奉客時还是以瓷製的茶盤較好。現在也有瓷製的江西貨，形式一樣，比較錫器更為雅觀。

茶墊是墊在沖罐的下面，使沖罐底和盤裏的餘水隔開，最普通是用瓜囊橫剖製成。

沖罐（砂壺）的款式种類繁多，既講究年代，也講究名匠的作品，原產地以宜興為最佳，在当地的用途，原是作為婦女們梳头用來裝載茶油的器皿。珠砂壺的种類共名目很多，留待專文另述。

放置茶的茶罐以錫製為最佳、講究拼気（真空）的功夫，工匠以他的經驗精密設計，使蓋下罐蓋时罐内密不透風、因此有一股力量把罐蓋回頂上來？要相当时候才慢慢蓋得下去。

独一無二的貢品大紅袍

沖功夫茶的茶葉，一般都懂用「鉄覌音」，可是鉄覌音不过

姚添根

4.

是普通的茶名而已，論鐵觀音的种類，就有一百几十种，当然各有高低，好醜有別，環顧香港的茶店裏，最貴的一种，也不过是四五百塊錢一斤而已，在往昔的日子，以白銀計值，動輒一斤一百六十両、二百両，比比皆是！可是推其極品，还得要數到「貢品大紅袍」。

「大紅袍」的茶葉，係管茶店裏都有得賣，正如荔枝季節的时候，街上係有增城掛綠，可是真正的只有一株而已！這裏所要談的也就是指真正「独樣奇种」的那一株「貢品大紅袍」。

這一株極品的所在地是在福建省崇安縣赤石鎮武夷山天心岩的天心寺門前，天心寺是福建湧泉寺屬下的一大寺観，高飄飄建築在羣峯包圍的巔上，雲霧蒼茫，恍似天上，不是人間。

寺的对面是九龍窩，一度石階隔峯建立，沿階踏上天心寺，正中的一株「大紅袍」茶樹便是独一無二的「極品」了。

所以叫做「大紅袍」的緣故，据說在帝制的时代，這一株樹的產品，掃數都是「貢品」，如有揩油便是罪大惡極，因此皇帝御賜一襲「大紅袍」封贈，披在這株茶樹上，因此就名其為「大紅袍」了！

縣老爺親自督採

在过去，每年茁發新芽的时候，便要由縣老爺派出

5.

一隊士兵駐寺看守，團團圍住這株宝貝，以防有失。到可以採摘的前几天，寺裏要做佛事三天，縣老爺也要齋戒、沐浴、親自督率馬弁到来監視採摘，揀條、火焙、包裝的工作。由頭至尾，都要金睛火眼的監視着，功德美滿之後，馬上要用精緻錫盒包裝，二两送給国府主席，二两送給福建省主席，縣老爺自己只留下一兩而已，其餘的拚餘寺門所得。這株樹一年所產，最多兩斤，除了上述送出五两之外，第一批要孝敬旅居南洋的大施主，因為每年那些有錢的老南洋伯從寄回来的香油，是天心寺的主要收入，当然物輕意重，每一位大施主也祇可分到一錢几分而已。

功能鎮險

另外的主顧便是那些大茶商，據說每一個大茶商每年採購新茶的時候，一定要到這个天心寺參神拜佛，隨後放下一百几十两香油，由主持送給他几分這种極品大紅袍。茶商把這些極品，保管是兩三瓣都好，混進他所採購的茶葉裏，裝進木船，沿着閩江順流而下直到福州，一路包保平安不出岔子，如果不相信这一套的話，江流湍急，到處有險，一定会船覆人亡貨失。据說歷驗不爽，由此一來，偌大的一個寺觀，只靠这兩斤大紅袍就解決了一年的經費了呢！

在這一株大紅袍的四週，还有四株茶樹分據四角，擺起

姚紫 採稿

來就像骰子的五點一樣，是後來新種下去的，因而五點像梅花，所以這四棵所產的茶就叫做「大紅梅」，它的香味就不及「大紅袍」多矣。據說也沒有保霧丹霞的神蹟，它的價值當然就要差得多。至於主持有沒有魚目混珠，那就天曉得了。

倒金鉤、猴子採、支兒香

究竟大紅袍好處在什麼地方，喝到嘴裏是怎麼樣子。據喝過大紅袍的縣老說（茶師）：這種真正大紅袍，確是天上有地下無的妙品，甚至它的茶汁，不但是金黃色，而且掛杯，就是說斟在茶杯裏，連杯壁也染上了金黃色，它的香味飄溢全室，喝到嘴裏，香留兩頰，久久不散；就算是拿一兩顆擺在茶杯裏，開開水往杯裏一沖，頓時像開了顏料粉一樣，驟然散開，整杯碧綠，其可貴處，便在於此。

武夷山峯迴路轉，因此有所謂三十六天天外天，七十二峯峯上峯的奇景。岩茶，也就是說茶樹生長在懸崖峭壁的隙地，有一種叫「倒掛金鉤」的，卻是長在懸崖之下，樹枝從下面凹入處倒掛伸出來，恰巧上面別處懸崖的山泉水一點一滴滴正那棵樹枝，因此才吸到水份，往上一望，只在峯崖之間露出的一線天，每日靠著這一線的隙縫接受一個時辰所對正的陽光而已，如此「奇種」當產「名茶」。至於如何去採摘它，有說是像「美麗的三江」一片中雁蕩山採藥人的綁著腰

身懸空下墜，像鳥兒般的飄來飄去採摘入囊；神奇的另一說法，就訓練馴服的猴子去替代人們工作了，這一种用猴子採摘回來的就是可謂「猴子採」。

還在晨光曦微的时候，大夥採茶女便出動到茶山上去採茶，她們多數是妙齡少女，正是青春期発育得起勁的歲份，把採擷得來的稚葉藏在胸前的襟裏，待到她們工畢回家的时候，陽光普照、天気的热和体温的热交相蒸発，而且也有「女兒香」了。據說这种经过妙齡少女体温蒸燻的茶葉、会另外高价発售，賣得的銀両留為女孩子出嫁时的妝奩之需。至於这些「女兒香」如何香法，確实無可形容，唯有親嘗美味者，才知其妙而已。

其他千奇百怪的茶名还多的是：譬如白牡丹，正牡丹，葉底長有白毛的「白毛猴」，帶有蓮花香味的「蓮心」，仙人菓，仙人掌，三印水仙，慧苑奇种，正午菜小种，青獅，特欉水仙，名欉正水仙，西巖水仙，石骨水仙，玉覌音，雀舌龍井，獅子峯龍井，鉄羅漢，金圃烏龍，再加上茶店老板以自己的招牌，或者人名，或者家鄉宗族名称作為茶名的，更是蔚然大觀，不勝枚举了！

漢心水與欖核炭

皇功夫茶最要緊講究可用的水，当然以「甘」「甜」為最妙，人

姚漢樑稿箋

們都知道杭州有「天下第一泉」的虎跑泉，可是在潮州福建一帶，各個地方也保有各個地方的名井名泉，因此講究喝功夫茶的，也就不嫌其煩的要到有名井名泉汲水回來烹茶了。

可是再講究的，還要特別去到奔流湍急的溪裏取水，而且還不要溪面的，必須要盛着溪心的急流，不但取其乾淨，而且要取其「活水」呢。

再要講究煮水的方法，用的水固然要取其「鮮」，每一鍋都要換新的水，放在爐上烹水，固然要明火急攻，水剛烹沸，有的說只要九個「蟹眼」，有的說最好十二個「蟹眼」，便要提起來沖茶，若烹得太老，就談不上功夫了！

潮州人喝茶，很多是從朝到晚連續不停的，一鍋喝完再來一鍋，有客人來的時候，當然要敬客，沒有客人來時就自己繼續享受下去。有錢人家都會雇請一個專職理茶的「茶童」侍候，也有叫「茶奴」的。

過去就曾經有這麼一個故事：一個小孩子跟隨着他父親去作客，每一次功夫茶烹好的時候都讓他喝一杯，初時頗感得意，沒想那個父親是「鴉啄嗜斷」的人物，一坐兩個時辰

8.

、功夫茶喝了無數還不願走，可憐那個小孩子，一肚得水在鍋裏咯咯咯，就急得哭起來了。

就是因為烹水要講究「猛火」的緣故，一般都採「炭爐」，火

力好的当然要推「松柴炭」，潮州有一种「絞支炭」也是堅实够火的，再講究的要選「欖核炭」。用「潮州烏欖」的核，焗成「炭」，是專供皇功夫茶用的，过去潮安湘子橋头，經常有小販擺在路边販賣的；它的好處就是因為粒粒都是菱角形，放在炉裏決不会互相壓貼，燒起来絕無灰烟昇起，因此皇的水決無「灰」味，才算上品呢。

甚至有些說用「灯芯」燒水，也有說用「宣紙」燒水，不外都是要「標奇立異」的浪費而已。宣紙当然也可以燒水，相信也免不了有「灰」味，如果用「銀紙」燒水，照理也一定会「滚」，一樣有九個或者十二個蟹眼，不相信的話，無防試試看！

在香港来說，不容易取到泉水，井水(安全可入口的)、溪水，因此只有採用自来水而已，可是講究功夫茶之道的，这当然是「次貨」，因為自来水裏含有漂白粉的「葯」味，因此就大有距離，只是「唯此一水，不得不爾」！

廣東很难看見「落雪」，可是福建有些地方，冬季裏还有机会欣賞雪景，也有在落雪的时候，收集一些雪花，藏入石罈裏，埋在地下，慢慢享用，那就是所謂「天水」了！

劉溪小泥炉

講究飲功夫茶，談过了用水用炭之後，还得来談談「炉」，一向的傳統都認為要用「砂鍋」和「泥炉」才是正宋、砂鍋取其易

姚蔭楔 稿

於傳熱。潮州一向有「茶銱仔」這一件東西，就是專為工夫茶而設。它盛水的份量，剛好够煮滾了水沖杯，沖茶，燙壺，斟出來是四杯量，不多也不少。如果採用銅銱，錫銱，都嫌有金屬氣味，不及「茶銱仔」的正宗，祇是容易打破。因此漸漸演變成採用銅銱的更多了。

不論要燒欖核炭抑或松柴炭，炭支炭，都非用泥製的小火炉不可。因此也就有專為工夫茶而設計的「小泥炉」了。

在潮陽「劉溪」這個地方，有一種特別精緻的茶炉出產，據說是當地窰工特別設計的，配上精巧的雕刻，炉頂支持茶銱的四個頂，是塑成四隻「獅子腳」形，炉腳也是四隻獅腳，炉腹的「風口」刻成精緻的把手，要是烹茶之後，把風口一塞，再加上炉蓋，炉裏的餘燼自然窒熄，不必費心要把餘炭滓去了。炉蓋的頂端，塑成一隻伏獅的型像，風口的兩旁還塑有一對對聯，常時是集唐詩之句作為點綴，記得有一對就是這樣的兩句：「寒夜客來茶當酒，與尔同消萬古愁」，不講究工整妥否，卻娓娓道出喝茶之道，頗得自然之美。上方還有橫額寫着「陸羽遺風」四個字，更足表出以茶當酒，

10. 茶也通妙的含意在內，可以說是匠心獨運。

這種茶炉，出自「劉溪」，可是那兒祇是一處小農村而已，平時沒有市集，有墟期的時候，挑到「陳店」的墟場上販賣，因

此要買的話还得在「陳店」的爐坊中才買得到手，

以前我家曾得到几個這樣的茶炉，是潮陽友人所送的，三十年前潮州巷（一名香馨巷），賣潮州土產的店裏，也曾出現过，近十年来我特意跑去看々，却渺無踪跡，问他们的老板，說不睹多时矣！

第二過茶最架勢

，講究冲茶功夫，第一次冲的水，要快手快脚的一冲下去便倒出來不喝的，理由是說茶葉是經过人手揉扭焙成，甚至用脚來踩，難免污穢，所以第一次冲的水迅速的斟掉，是「洗茶」的意思。

到第二次冲的水，才讓它稍待片刻，讓茶味滲出，然後斟入杯裏享用，跟着是第三次、第四次、都还有茶味茶色，第五次以後，已經棄而不飲了。所以潮州有一句話「無茶色」，意思就是說不入流的貨色，做事不漂亮，也是「無茶色」，已經到棄而不用的程度，衹有掏出茶渣傾倒到「茶洗」去，另外換过新的一「泡」。

因此，烹茶敬客，是要奉上第二次冲出來的茶才最好，潮州人說是「二过茶」是最好的意思，

功夫茶是即冲即飲的，如果浸在茶壺裏隨飲隨倒的，根本談不上功夫兩字。

姚達操

茶胆與茶角

把一泡茶裝進「冲罐」的程序，先是把茶葉傾在紙張上，把整葉的挑出來，茶碎茶末堆在一起，第一步先把整葉的鋪在「冲罐底」，然後再放進茶碎茶末，最後才把其他整葉的放在上面，這樣就等於把「茶胆」包在中央。

冲的技巧就是熱力直透「茶胆」，冲出茶味茶香茶色，可是卻千萬不要冲破「茶胆」，茶胆一破冲，不但滿杯裏是茶末，而且帶着「苦味」，那杯功夫茶的功夫便注定是白費了！冲的时候，把杯茶排定）起，輪迴斟出務使每杯均勻，此叫做「關公巡城」。也有鴉片烟精独自享受的「孤寒飲法」，不用冲罐而用蓋甌（即廣州人所称的「焗盅」），把茶面分成若干角，每次冲一角，冲少量的水，把蓋甌傾側，斟出來的茶祇够一個人喝的份量，週而復始，這樣的飲法，一蓋甌茶葉便够整日盤桓了。

傾家盪產的故事

再說：功夫茶的妙用，还有療病的功效，話說北方的一位高官，腸胃常时發生毛病，一有麻煩，就要靠他的一位儒医老友葯到回春，有一年算是升官發財了，給調到潮州來做一方之寄的要職，那位儒医老友真是古道热腸，在官老爺走馬上任不久之後，竟也靜靜地跟着跑到他的任所之在地，埋名隱姓，也不再懸壺問世，每日暗地注意官老爺的動態，發覺他竟然龍精虎猛，了無病態，心裏正在納罕，

本來以為官老爺一定会腸胃作怪，病發起來他就有如番將軍從天而降，救他一命，給他一個意外的惊奇。怎知日復过一日，都没有他可以一顯身手的机会，從旁調查，原来官老爺雖然天天肥魚肥肉吃個飽，可是功夫茶也天天喝它几十杯，因此不但腸胃好，而且更加面色紅潤呢！

那儒医老友终耐不住露面相見，始末陳情的跟官老爺一叙，官老爺答謝他的隆情厚義，当然又是給他一個肥缺了。

諸如此類的軼聞趣事，正不知还有多少。

可是為了功夫茶而傾家盪産的，也有一個典型的故事，有一天，某員外的大府門前，來了一個衣衫襤褸的叫化子，大声嚷着要「乞茶」，管家的給他錢給他飯都不要，越吵越鬧，惊動了員外親自出來問個明白，那叫化自称賞識員外家裏的好茶纔会來求乞，員外見他共別不同，破例叫家人沖一泡好茶給他喝，怎知那叫化子喝後頻頻搖头，竟口出大言批評員外的茶是三等貨式，員外当场気得青筋直冒，正要大發脾気的当兒，那叫化子從破裹裹掏出一個舊茶壺（沖罐）來，那茶壺沾滿黝黑的茶漬，叫員外用滾水沖出來試試看，怎知一沖之下，雖然裏面沒茶葉，可是沖出來都是好香好色的功夫茶。員外好生奇怪，問起原因，原来那叫化子從前也是世家子弟，偌大家財，就因為好茶而傾地往

冲罐裏化去呢！

另外一個也是功夫茶的故事：據說有一個做人後母的，刻薄前娘生下的兒子，自己的兒子餐餐好魚好肉，可是偏不長肉，而前娘仔却祇有享受冷飯菜汁的餘餕而已，可是还算身壯力健。有人告訴她如果天天吃肥膩，豬油捞飯，反而会皮黃骨瘦的，因此，她就改变作風，餐餐把猪油捞在飯裏給前娘仔吃，前娘仔受寵若惊，把情形告訴老師，老師心裏明白，每天冲一些功夫茶給他喝，不但消積消滞，而且更見营養，居然肥壯起來，那個时候後仔她認为是別人靠害，見她刻薄前娘仔，故意說歪，因此也尽量把猪油捞飯給自己的兒子吃，怎知有食無解，真個吃得肚漲面黃，雖然不致一命嗚呼，可也費了不少医药，才得平安無事。

Iu Hon Leung
75 Blackwell Avenue
Unit 48, Agincourt
Ontario
CANADA M1B 1K5

姚漢樑 稿箋

偷得浮生三日閒

姚漢樑

七月十二日，耆健會辦了一個三日渡假營的旅行節目，上午九時四十五分出發，一行四十四人，旅遊車朝向多倫多市西北部的新衛市鎮(NEW MARKET)駛去，一小時半後便抵達奧里利亞市(ORILLIA)的HIGHWAYMAN INN，吃燒牛肉(ROASTBEEF)的午餐。

古老歌劇院

飽餐午飯後，繼續行程進入奧里利亞市區，這個城市有三萬四千人口，街道清潔寧靜，先在市區環遊一匝，到了下午二時抵達圓形大會堂(CITY HALL)的歌劇院(OPERA HOUSE)參觀，

這劇院建於一八九五年，一九一五年毀於火，一九一六年重建，保持原有的面貌，連樓上的座椅也照原來的型式裝置，可以容納七百一十一位觀眾，全年演出，我們去參觀時恰巧在裝修期間，暫時停演。

導遊小姐帶領我們全院上下層參觀，先到最高層的灯光控制室，裝有現代的電腦，控制員以耳筒與前台溝通，按鈕操縱，有一百四十個不同的灯光效果。

在二樓的座椅中，導遊小姐指着樓下舞台前左側的鋼琴說，這劇院也曾鬧鬼，在空無一人的時候，忽然有琴聲出現，也有人在散場後，看見灯光忽明忽暗，當一八九五年

姚漢樑稿箋

建築时，發現地庫下面原來是監獄的所在地，有一條隧道
通到对面街，牆壁的磚有多种不同的顏色，有某女士說，
這隧道是她父親從外边運啤酒到監獄裡去的通道。
樓下有為听覺較差的觀衆特別設計的座位，每行座椅中也有
几個特別濶的位以供肥人專用。
舞台上兩边都有旋轉舞台，以便換景，進入後台，有佈
景道具室，巨型佈景有吊車軌道從屋外運入和推出舞台，
台上也有多道吊放佈景的繩索，（電動升降）後台四壁寫滿了曾经在這裡
演出过的剧团用多种顏色的油彩留言紀念。
再下一層是市政府的会議所，導遊小姐指示她身上所穿
的制服是根據一九零二年一幅照片中所穿着的款式剪裁縫
製的，後幅有開叉，走起路来婀娜多姿。
剧院外形好像一個堡壘，屋頂三角型，兩边各有尖塔，
古香古色。

名作家故居

參觀完歌剧院後，沿着市街駛出郊外，到一處是加拿大名作
家「史提芬、凌權之家」(STEPHEN LEACOCK HOME)。
進入閘口後，有一間木屋是「礼品店」(GIFT SHOP)，售賣书
藉明信片與紀念品，在這裡盤桓一下後，導遊小姐帶領去
到面向湖边的作家故居，樓高兩層，樓下展覽他的作品和

2、

姚德樑稿箋

籍與圖書館，瓷所和休息室，厨房，浴室。

樓上多個房间，都是陈列他的遺物，包括手抄稿，日記與記賬部，也有露台，踏出去可以飽覽湖光水色。

史提芬、凌樵生於一八六九年，死於一九四四，他是一個沉默英俊的人，作品富幽默感，勤於寫作，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在滿地可的麥基大學教授文學，有廿七本历史故事的著作，他喜欢掛帆出遊和垂釣，所以选擇這湖边定居。

一九零八年，他在一次環遊世界旅行後，选擇這個地方購買了廿三畝地，面臨「姑清清湖」(LAKE COUCHICHING)的細小灣角建立他的居所，他叫這地方为 OLD BREWERY BAY; 时常招待友人同享，自從一九一五年他的独子「史提芬，雷声同，凌樵(STEPHEN LUSHING TONLEACOCK)在这裡出世後，更多鄰居的小朋友們與他的親戚朋友們孩子在此玩耍，越發热闹。

他的妻子一九二五年逝世，一九五七年政府買下他的房子作为博物館供衆参观，由政府的文物历史部门主管，入场成人收費一元五角，小童二角五分，高等學校學生五角，每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中，上午十时至下午二时，劳工節後至十二月十五日每日由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開放，十

姚潔樑 稿箋

二月十五日至翌年四月十五日關閉。

青年會營地

離開作家故居後，旅遊車駛到「姬湖湖邊的「日內瓦公園」(GENEVA PARK)的「青年會渡假營」(YMCA CONFERENCE)，一座很新型的建築物，包括有廿個會議室，最大的一個可以容納三百人開會，有四百人可以同時進食的餐廳，佔地五百畝，有三公里長的湖邊，沙灘與游泳區，可供駕駛帆船與滑水，也有網球場，室內電影與遊戲間，建立超過七十五年，房間裝飾華麗舒適，樓高兩層。

安頓行李後，吃過晚餐，各適其適地唱粵曲，打麻雀，看電視，享受悠閒的度假生活。

第二天早上有教「六通拳」「太極拳」的運動，也可以選擇自由運動，有地圖指示可作六十分鐘，五十分鐘或卅分鐘的步行，午餐後有猜謎，晚間有「歌舞派對」，早餐，午餐，晚餐亦同享豐富的食物。

這樣消磨了三天，第三日下午三時，打道返回多倫多，結束這個週末的三天閒情逸致，人生一樂也，豈不快哉！

十.

姚浩棣稿箋

金婚回首話前塵

姚漢樑

歲月匆匆，轉眼間我們的婚姻生活也渡過了五十個寒暑，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四日，終於到達金婚來臨的喜樂之日。

在聖公會諸聖堂的感恩崇拜聚會中，在金婚禮讚的歡笑聲中，在晚間鄉村俱樂部的豐盛宴席中，二百多位親友歡聚熱鬧的場面，真是一生中留下難忘的情節。

回首追憶五十年來的前塵往事，不禁要提去往年，當初與她依的日子，也渡過艱難辛酸的歲月，但是甜蜜芬芳都記憶猶在，悲歡離合的許多情景。

也許我雖年邁，小學三年級的時候便有追求女性的慾望，我的初戀情人是同年級長我兩歲的姊姊，我們喜歡她，她也像比對別的同學更親暱我，心目中有些說不出的感覺，第二年我轉校了，從此斷了音訊，一直隔了卅多年，在一個很偶然的場合，再度相逢，她像一個雍容華貴的主婦，幾乎認不出她，我暗地裡叫她的名字，她驟然也叫得出我的名字，相視嘻嘻，她說明天就要去美國了，留下地址，卻一直沒通過信。

說小、初中、高中，想自己，我雖也進了好

些女孩子，亦有对些女孩子追求我，甚至会偷塞一些明
知不能交却会想要的。回想起来，仍觉得很

在芸芸的众多女孩子中，最终情感理智的矛盾与抉择，再三考虑，终于敲定在现在的妻子。自此之后，我拒绝任何女孩子的追求，从不变心，不管是七十八十年，廿三四十年都不曾褪过。

我们的认识是由文字结缘开始。她是家乡中我姑母的学生，尊起来也是祖母之房的亲族。能好文学，我在故乡和报章上发表过的文章，带剪寄（那时还没有影印的方便）给姑母，姑母转寄给她，她很欣赏，姑母来信说要介绍她跟我通讯。

我马上写一封文言体的信交姑母转给她，很快她也以一封文言体的信回覆。由此鱼雁相通，连绵不绝，过了一年的暑假，我回乡在姑母的家里与她相会。她穿着自己的上衣，里边稍稍的些许半装，不施脂粉，自然流露诗书般的面庞，短短秀发，端庄大方，深深地吸引了我。但她矜持的女性仪态，教我不敢先开口，竟然相对无言，四眼交接，不知从何说起。

2.

一九三七（七七事变）那一年，她独自离开家乡来跟随着我的祖母来了香港。我们有机会朝夕相对，有时她和我在李子校会计师创办的中文新式簿记学校一同上课读书。

20X20＝400

一九三八年我們結婚了，选的是陰曆二月十四日，一九五六年时因为要護照的関係，要到高等法庭宣誓，邀請兩位年老的長輩証明我們的婚姻，急忙間未不及推算陽曆的日子，就把陰作陽历計算，於是以後所有的証件中，結婚日期都是以「二月十四日」為紀錄，一九八三年移民加拿大，香港加拿大領事館的館員要我們再办一次「結婚証」，也以这日子為準，五十年前，並不懂这「情人節」的玩意。今年的二月十四日，「情人節」之外恰逢星期日，真是天緣巧合，慶祝金婚，並皆佳妙，陽历二月，多倫多本來是隆冬的白銀世界，前兩天还降了大雪，当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真是邀天之幸，

結婚的时候，家父不想舖張，衹在店裡（店裡前後座四層樓高）設了十多席喜筵款宴親友，不料報館的同事把消息發表出來，很多認識我家的人互相找父親交涉，非要請客不可，一次請过还不週全，結果要在石塘咀廣州酒家連請兩次，加上在店裡請的一次，我們的結婚酒擺了三次。

銀婚的時候，我们本来想庆祝一下，可是上有兩代高堂，恐怕給他们作兩無聊，所以準備了不敢舉行，現在長輩们都去了極樂世界，一家中我的年紀最大，才敢放肆庆祝金婚。

新婚的時候，我们曾經相約过，無論誰發脾氣，誰都不許爭辯，要等對方的火氣过後，才可平心静氣去評理，大家都遵守諾言，而且健莉妻性格溫柔樂觀，善解人意，也能体諒他人，在大家庭中，人物衆多，身為長媳，排难解紛，責無傍卸，但她措理有方，秉公無私，上得兩代高堂的鍾愛，下受傭僕妯娌的尊敬，我在商场上，有時受到鬱氣，回到家中，見了她的笑臉，怨氣全消，五十年来相處互讓，没有爭吵的机会。

我家也曾經比較富裕过，在心想事成的日子裡，我身為長子，要給弟妹们作榜樣，対人處事，不敢过份，但子女八人，支出相当浩繁，却也祇能在份内的数字应付，时常囊空如洗，一個相學家批我為「富屋窮兒」，不禁黯然失笑、人生好景不常，香港陷於日敵的三年八個月，

家父远去南洋未回，工廠貨倉燬於战火，百多個員工和他們的家屬要遣散回籍，頓时应驗了相學「左筆根」所批的「家徒四壁」，仰屋與嗟，身負全家全店重責的我，如何掙扎应付渡过难関，妻子與我「相濡以沫」的艱辛时刻，歷歷在目、

另一次一九六七年的政治風暴，帶來历史性的經濟蕭條，正因为信譽太好的緣故，以前过份「逆傘」的十多家銀行，面臨一齊「收傘」的时刻，原本賺錢的路徑卻斬斷了，落井下石，百上加斤，为了顧全大局，妻子連嫁粧的首飾都变卖光了，她毫無怨言，直至現在，我能为她贖回的，百中無一。

同富貴容易，共患难才是真正考驗的体会。五十年來，数不尽的風風雨雨，有悲哀，有快樂，要寫十萬字也寫不完，祇好暫时擱住，感謝雷鏡鎏教授賜「給我的十六字真言」相敬相愛，互勉互信，忍耐体諒，悔悟更新。

也感謝同日如學長寫給我的兩首詩：「鴻案相莊五十年，翩翩真是地行僊，天涯接東同吹樂，遙祝青春福祿綿」，「海外多年作寓公，兒孫繞膝

樂融融，今朝再頌關雎詠，白髮佳人不老童」，
欣賞無限，願與天下有情人共勉、
我們的媒人—姑母，已近九十高齡，現仍健
在，她從家鄉寄給我們的「金婚頌」寫着：「聖堂感
恩金婚福，內外兒孫團聚祝，得赴親朋庆喜宴，
我們这方寄字頌」，「美滿家庭勝神仙，福祿寿齐
令人羨，更貴晚輩賢且孝，祝汝闔家幸福綿」，也
是衷心感頌的，錄此作為結束。

1、

书有未曾经我讀

姚漢樑

在友人的书房裡看到一副对联，写着「书有未曾经我讀，事無不可对人言」。

後一句是出自司馬温公自謂無过人處，但生平所為，無不可对人言耳」，表示「君子坦蕩蕩」的做人原則，所謂「上不愧於天，下不怍於人」。一個人能夠做到這地步，当然好，祇怕為勢所逼，有时亦做不到而已。

如果真個「凡事都对人言」，甚不攪到天下大亂者几希！因為人有自己的隱私，别人也有他的隱私，更有你所知道的「别人隱私」，說出来未必是好事，有时反会累人累己，以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不足為訓，何苦来哉！何况隱惡揚善，古有明訓，「閒談莫說人非」，凡事都对人言，豈非連「非也在内」。

上一句倒是至理名言，书海浩瀚，幾曾有人敢說「凡书都经我讀」？古人所謂「讀萬卷书，行萬里路」，当时自以為了不起，其实現代人那個沒行过萬里路，一趟香港旅行到多倫多的来回，就不祇几個「萬里」，一生中看过的「八卦雜誌」與「無聊小說」也超过「萬卷」更多了。

可是世界上的「书」，沒有曾经我讀的要超过億萬倍还不止，自從識得「看书」以来，每次到书店去，總是傾囊而返，每見可欲，都想歸我有，可是買到家裡来，這本翻几頁，那本瞄瞄目錄與「序和跋」，却就擱到一边去，每本都有跨过「有空

2、

免得把它細讀的宏願，無奈總是「此願難償」，散置枱面地上之後，一次整理，把它放入書架，從此就「相望不相親」了。

中學時候，也曾担任過「圖書館值日員」的義務工作，一個星期裡有兩天在上課前、下課後與中午休息时間內，都要泡在圖書館裡，雖然說是要做替同學找書遞書或者还書归档的工作，但是可以偷懶看書的时間还多着，除了在館裡瞻空趕讀之外，还可以遇到新書或心愛的書优先选擇借回家裡去，有時称心滿意得很。

一本埃德加，布魯斯(EDGAR BURONGHS)原著翻譯成中文「野人傳」的小說，就是後来拍成「泰山」电影，連續多集轟動一时的故事，入館後第一個讀者便是我，我看後一經介紹，同學們爭相搶借，成為最吃香的書；有时一借多本，帶回家裡能够翻閱的卻不多，到期还書，誓拾「借而不讀」，可能從此便「兩不相識」了。

战前上海的「良友圖書公司」，我父親也是股東之一，可以所有出版的雜誌叢書都有一本寄到我們家裡，除了「良友畫報」之外，还有「青青电影」、「現代婦女」、「新青年」、「小世界」、「一角叢書」（每天出一本，纸估一角錢），堆得滿房滿屋，其实能看過的百不得一，到了日本人入侵香港，母親怕惹是非，不分青紅皂白的把它們一把火燒清光了。現在想起來，真個可惜！

假有下輩子，何其幸哉。

少年時，也曾做過女同學心目中的「白馬王子」，有過「七歲」就會玩的游戲，七個女同學陪伴我去游水划艇，喜歡談[illegible]的人，月明之夜，郊外散步時，留下深深的回憶，跟心愛的人兒，比肩海誓的拍拖吻，何其溫馨。

回頭想，讀過無數悲憫的動魄，跟掙扎的狂風巨浪，就裡逃生，從有到無，從無到有，得了許多，又失了許多，終於要感謝上天，保得這個身體無恙，心身康泰，留下快樂。

「列子」中有一段說到周國的尹氏，治產致富，日夜勞苦，奔波營業，但則對家中的人僕，趨走作役，數罵杖撻，作無安息。晚間苦苦，痛不欲生。而他的一個老僕人，從日忙到晚，一倒下床便進入夢鄉，夢見自己成了一國之君，位於萬人之上，享盡美食，從臣三千，前呼後擁，快樂無比。因此，尹氏寧願睡不着目，不想入睡，而老僕卻巴不得快些天黑，好去尋好夢也。我欲於古人，反而「羡慕」位至宰身，須財有餘，勝人一等，但真其心的僕，其苦三倍，勢之樂也，若擁有萬貫，豈可得哉？尹氏雖然有了樂，反而痛苦，從此減輕僕役的工作，也不過份計較家業的盈虧，漸漸睡得安穩。

無天之喜，曾經苦過，也曾經快樂過，到今天，也情

4.

Ia Hoa Leung
75 Blackwell Avenue
Unit 48, Agincourt
Ontario
CANADA M1B 1E5

何付東流水，往事無踪，聚散匆匆，何日共剪西窗燭，
卻話巴山夜雨时。春來秋去，白了人頭。得快樂时且快樂，
忘卻煩惱事，还看今朝！

離群索居的德裔族

姚漢樑

離多倫多向西五十五哩，便是土地肥沃的「哥夫」(GUELPH)，毗鄰的「吉千那」(KITCHENER)「滑鐵盧」(WATERLOO)與「劍橋」(CAMBRIDGE)這三個速鎮性的市鎮，人口約有十萬餘人，大多數是德裔與瑞士人。

其中聚居着「門諾会」(MENNONITE)的信徒，他們都是一八零二年时從瑞士移居到此的德國人後裔。

初时他們叫這地方為「柏林」，以紀念他們是德国移民，到一九一六年才改「柏林」為「吉千那」，因為当时有一個名為「吉千那」的人，為着当地的工務而溺水喪生，為尊敬他的捨身成仁而把他的名字為地名。

自固吾圃與世隔絶

聚居在這裡的「門諾会」信徒有八千家，他們分為新舊兩派，新的一派使用汽車代步，約三千家，操英語，在他家們住宅的门前可以看到有电線架設，屋内有电器用具。

舊的一派操德語，仍用馬車為交通工具，不與外界溝通，自固吾圃，不聞世事，雖然也繳納政府的地稅，但都並不享受政府的福利，也拒絶服兵役，如果有战事發生，他們絶不參战，祇接納政府開闢公路以利交通而已。

他們的屋内沒有現代电器化的設備，沒有电灯，也沒有电話，当然更沒有电視机，收音机，沒有报紙，祇有教堂的刊物，内容也祇报導與教友有関的消息。

這些指是一家屋子，一間連兩層相連的房舍，冬天住在向陽的的房屋，夏天住在木板屋式的樓屋，冬天可以避寒取暖，自給自足，不假外求。

家家有馬車代步

經過一家馬車廠，導遊說坐一個人的，每架一千二百元，雙人座的二千元，馬匹每隻一千元，有蓬的可作結婚用的花車，不同顏色的車棚，代表不同家族的分別，每一家人起碼都有一架馬車，多則數架不等，如果租用一架，每天租費七十五仙，她說有兩夫婦一同騎駛一輛馬車去商場購物，留下丈夫在車裡看守，她買回來的東西，是要經過騎術，整天裡都綁住了他，不敢離開座位半步。

學生上學，除了步行，騎單車外，也有馬拉的學生巴士接送。

不必需要太高知識

他們有四十八間學校，教師都是獨身的女人，由第一班到第八班，畢業後就不再求深造，認為有第八班的程度已經足夠，可以應付日常需要，耕種農田，養畜度日，享

2、受人生，於願足矣。

所以，他們沒有醫生，也沒有律師，族人間如有糾紛，先由家長彼此談判解決，解決不了時才請教堂牧師，自然會

3.

排難解紛，大家也都信服。

教堂的牧師都是義務職：平日一樣下田耕作，到了星期日才在教堂宣道。

不與異族通婚

他們不與異族通婚，嫁娶都是族內人，而且早婚，大多數在十九歲至廿歲便結婚，可以血緣越來越接近，生產了不少弱智兒童，沒有提倡節育，但是每家人的孩子卻並不多，多數祇生五個，婚後的男人留鬍，穿黑袍，戴黑帽，着黑鞋，一副嚴肅的型象。

多代同居，導遊指某一家是「三代同堂」的，上一代的遺產指定給最細的孩子，因為他在世的時間最長，也最適合奉養上一輩的最佳人選，免致長男早喪，老的無人供養，那裡沒有養老院，老人都在家裡由後輩照顧，

可以與異族通婚，但是婚後一定要入教，教堂裡男女分坐，不相混淆，不許離婚，祇准分居，失婚可以再婚。

遇上有疾病時，家裡依照祖傳的秘方醫治，如果嚴重時才求救於教堂，教堂也會請外處的醫生前來救急或者做手術。

牧師有無上權威，事無大小，都加以照顧。

婚禮例行在女家舉行，通常是在星期二至星期五，不

會在週末或週日舉行的，女家大排筵席，有時連食几天，以示慶祝。

族人的收入，大家都不吝嗇捐獻出來，但是都是自願捐獻的，沒有規定多少。

三月的桐樹節

每年三月底，舉行一個盛大的桐樹節，在慶節中，村民都把他們的農作物、手工藝品擺出售，狂歡慶祝，百找(?)錢財，收益捐助社區建設與修葺，為一年一度的盛會。

他們除了農耕外，也有製作傢俬、雕刻製作、藤籐與樹膠製品。在桐樹節中，可以吃到特殊的總匯食品，那些有儀式的美饌。

市集中也有他們傳統的專門(?)餐室，但是座位甚少，衆多的遊客光顧時，便應付不了，祗好走到酒店的咖啡室裡吃熱狗三文治與漢堡包算了。

家家有田產

他們家家都擁有一二百畝田，一百八十年前，每畝祇值十六個仙，現在則值二千元，田陌相連，所以可以一望無際，遙看十五哩外，視線無阻，縣族所居的地域，縱橫四十五公里。

也有以畜牧為生的，那位導遊的家裡便擁有六百隻豬，

到這裏，他指着一個花生攤說：攤主兼當屠夫，人家把要宰的豬隻，他負責劏割，開腹取出內臟後，便由豬主自行處理其他的工作。

接吻橋是姻緣道

在市集的西邊，有一條有蓋橋名為「接吻橋」(KISSING BRIDGE)，是要看最長的有蓋橋，也是這裡的有名景物，旅行團有指定到此一遊的。那裡是當地的姻緣道，男女相悅，便到此談情說愛，花前月下，誓海盟山，由此而締訂終身的，終成眷屬。

不論男女，婚前都穿着較為鮮艷的衣服，婚後便穿着素色及較深色的如深藍、黑色之類。

舊派甚為保守，認為吃苦耐勞，是為人本色，也沒有尋求娛樂，絕不出外旅行；新派的較為活躍，參加各種球類活動，衣着也較為淺色。

在廿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的今日，不過還有這類離群索居與外界老死不相往來的民族，實非因宗教。

Iu Hon Leung
75 Blackwell Avenue
Unit 43, [illegible]
Ontario
CANADA M1B 1K5

有關憲道會的補充　　姚謙健

拙文「多倫多的老年團體」中提到憲道會的一段，最近得到一些新的資料，在這裡再作補充如右：

該長者院因經濟問題轉換後，已請到新院長和調整前任。

入院條件以「年齡」為主要的考慮。凡六十歲以上而有需要的老人都可以申請，所謂有需要是指老人家缺乏近親照顧，獨居會造成種種不便或危險。不過申請者的身體也不能太差，因為根據政府規定，老人如果每日需要護士照顧的時間超過一小時，便屬於「受護理」（EXTENDED）的，不能直接申請入住，要先經過「延長護理」院，但是憲道會安老院裡面也設有四張「延長護理」病床，以為入院後需要「護理」的人，也不排除接受少數輕微殘疾者申請收容的可能性。收容與否，視申請個案（BORDERLINE CASE）而決定。

一個試行者差不多是的老人（私人公司退休金不計算在內），每月從政府得來的收入又與院方支付用支給，可以取回一百一十元為零用錢，其餘的移交。除非院裡批准人的擔保關係（SPONSORSHIP）外，否則需要自付全費，每日四十四元八角。如果經濟有困難可申請政府津貼，每日就可減至廿一元八角。

現時的床位共六十五張（包括四張延長護理病床在內），報名的要有近百人候補。

另有兩課是為「短期住宿而設的床位」，基於其子女或近親因為外遊之人照顧而需要有一段較長時間的，休息暨每日廿四之護理。

目前的輪候名單共有八人，該區不再長，該區也不可再設。因為全區的統計以總數共十五人，共八人之中華人多，雖然世紀、但比昨總計人。

2.

楊貴妃死之謎

姚漢樑

讀過唐詩的人，都會知道白居易的「長恨歌」描寫楊貴妃，寫到楊貴妃的收場：馬嵬坡賜死，「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淒豔欲絕。可是後面卻有兩句：「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頓然使人懷疑究竟楊貴妃是真死，還是假死？

日本人渡邊龍策，著有「楊貴妃別傳」，全書四十萬言，一九八六年二月，台灣翻譯為中文，由台北漢欣文化公司出版，全書二百卅九頁，由第一頁至一百七十六頁都是敘述中國的楊貴妃，最後的篇幅才述楊貴妃至日本的事跡，附插圖十餘幅，證明楊貴妃確實是死於日本，一百七十七頁至二百卅九頁均屬日本國內的貴妃為史記載，不涉本文的範圍之內，不必理會。

在日本本州山口縣向津具島名町久津二尊院境內附近，有一座楊貴妃墓建成五輪塔，京都泉涌寺也有她的像，日本人視為文化財，珍惜得很。

照日本人的說法：楊貴妃是熱田大明神的化身，因為唐玄宗有征服日本的野心，所以日本神祇使熱田大明神的化身去迷惑他，遏止住他的侵略慾望。

楊貴妃（楊玉環）生於開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由楊玄

琰的第四女，開元廿三年(公元七三五年)她十七歲時，被選為玄宗第十八子壽王瑁的王妃。壽王瑁是玄宗最寵愛的武惠妃所生，一度由玄宗兄長王憲養育，性格溫順。玉環為妃三年，武惠妃去世。玉環貌美為玄宗所傾倒，詔其貌似武惠妃。問計於宦官高力士，進言將她封為道士號「太真」，入住「太真宮」中，以擅歌舞詩詞。五年後，壽王已另選韋昭訓之女為繼室，於是太真還俗，玄宗收納宮中為貴妃，位次於皇后。

天寶四年(公元七四五年)她廿七歲，玄宗在位已卅多年，寵幸有加，「三千寵愛在一身」，「姊妹弟兄皆列土」，助長了楊門一家為官得勢，不可一世。

天寶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安祿山作亂，舉兵於范陽(北京)。翌年六月，進攻長安，潼關失守，玄宗逃避西蜀，長安距蜀一千公里，到渭水時，過橋僅十里，判方告急，縣令差役相繼逃亡，兵士制止無效，四散搶奪，到金城後，連內侍衛兵也逃走了，身邊祇有部份侍衛阿監與隨從官吏，無以為食，楊國忠與兒子楊暄相偕去街上購買餅類充飢，六月

2、十四日，從金城再向西行十里，到達馬嵬坡已屆中午，稍停休息。

忽然外面傳來喊叫聲，高力士知難控制，急令楊國忠向

吐蕃使臣請求，供給飲食及派吐蕃軍支援，暫時阻擋住禁
此的軍隊。突然有几十名士兵高喊吐蕃相私通吐蕃，某國謀
反，楊國忠知道後感到難平，急忙騎上馬匹，朝向馬嵬驛西城
方向逃走，追兵數箭射中他的背後，跌下馬來，死於
亂刀之下。他的兒子楊暄和御史大夫魏方進，也在混亂中
被憤怒的士兵殺了。

楊貴妃的三個姊妹，韓國夫人、秦國夫人逃避不及，黑
風凜霜，虢國夫人與楊國忠的妻子和小兒子走得快，到了
「定州」，停留於縣，但是她們不堪其擾，也都自殺了。

軍隊要賜死楊貴妃的是已被冊立為皇太子的李亨（詳請
參閱宋代李亨）薛根据李亨的授意，如果不能消滅楊家的
勢力，對於自己繼承皇位的可能性甚有懷疑，正好安祿山
作亂的機會，除掉楊國忠。他又跟隨玄宗一起入蜀，卻
把二千兵士納入掌握中，鼓動士兵怒吼，再要求玄宗殺楊
貴妃以謝天下，如果不殺，則玄宗自危，再三要求，玄宗
握著楊貴妃的手，相對飲泣，貴妃自知難以活命，跪下請
帝賜死，內侍高力士傳出玄宗的命令，高力士一聽立即走到
3、上面高聲喊道：「皇帝接受將士請命，貴妃楊氏賜死，」跟著又
向在亭外的陳玄禮說：「玄禮，對於陛下聖明，將士當高呼
萬歲，」隨後又用冷酷無情的口氣對內說：「請貴妃進入佛堂，

準備到佛堂）別貴妃，一定已引騷然嘈雜起來，大家屏息以待。

馬嵬坡的佛堂有兩可方位。執事跪求伏站在山門口階上面，聽到宣讀布告：「皇帝賜死貴妃」。然後，台階上站立三十幾名軍官，佛堂和外庭之間布幕放下來。不久，聽到大殿的聲音：「行刑」，隨即聽見侍女們喊叫「貴妃」。隨後又一聲大殿的命令叫：「絞死」。於是佛堂裡外一片沉寂。張韜光拉下布幕走出，嘹亮地宣讀：「貴妃死了！」話音方落，布幕打開，山門擁擠的人群一同向裡面觀看，楊貴妃已橫躺著，內侍一人抱著她的肩膊，兩人拉著綢布，一人撫著貴妃的手。高力士一手喝令揭布，向外面高聲宣告：「陳大將軍命從請進入。」陳玄禮和四位將軍全員進入。隨有內侍宣告：「楊貴妃死了。」貴妃已死，眾兵士高聲歡呼，相互私語。

屍體葬於內庭。其後要遷葬時，屍體不見了，只得一個香囊。就是有可能另有其人，死後急忙移花接木，被調走了之。因此人們議論紛紜，所以有跟隨日本遣唐使節返回國時，帶她一同乘船去了日本的說法。

此中說貴妃並沒有死在馬嵬坡。（某帝賜死後到調遣後，玄宗一行人等立即再趕路入蜀。到天寶十五年（公元七五六年）六月十五黎明，貴妃和宮女坐車，由壽王瑁的護衛騎兵驅馬引道，張韜光施車，在小雨中行進，阿護著小雨

探路，購買雜糧，途中遇見了馬仙期樂師，彼此結為伴，
不料入蜀，改道逃亡，經過了半個多月的風浪旅程，終於
到達了湖北的襄陽，買了一艘双桅船，下漢水，經沿長江
東，再行一百里抵達長江的武漢。

一路又再東行，暮秋已到，忽起風暴，惟靠馬樂師送入
謝阿蠻手唱維生，一個奏琵琶，一個唱曲，隨後貴妃也有奏
曲助陣。不久，到了揚州，在揚州城外隱居，由於阿蠻入
城在街上遇見日本副使，從此掀起一段新生活的開始。

因為謝阿蠻的舞蹈才華是突出的，她長於「胡旋舞」，身
体柔軟，而宮廷内跟著名的舞伎，長時間與楊貴妃形影相
隨，以娛玄宗，常以舞蹈傳述心曲，加上馬仙期的音樂，李
龜年的歌曲，外國使節也讚不絕，而且性格開朗，自由奔放，
因此給日本副使留下深刻印象，但設要把阿蠻的舞步引
進日本，也送贈過禮物給她。

日本副使名「藤原刷雄」，在揚州的日本使館正是楊暄（楊國
忠的兒子，官拜戶部侍郎，與楊國忠一同死於馬嵬坡）事
二夫人徐氏的大宅，副使對徐氏很恭敬，在街上遇見阿
5. 蠻後，帶她回大宅與徐氏相見，商議後，副使答允開隨保
護貴妃到日本去。

公元七五七年的春天，那時貴妃卅九歲，玄宗已經七十三。

日本的三條大船從揚州回程，經上海始返回日本，到日本山口縣大津郡油谷町久津居住，貴妃帶了四季衣服，買了禮品日用品六大箱，還有保存下來的法華經寶重裝飾品和帝王贈給她的財寶，一起帶到日本去，侍女與她的兒子楊狄也同行。

阿倍與馬仙期則結為夫婦，返回長安，在街頭賣唱，給玄宗找到，召他們入宮，隨後玄宗派馬仙期去日本訪尋貴妃，也就是長恨歌中所講的方士，「遂教方士殷勤覓」，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其實是指日本。

太原人白樂天(居易)為元和進士，於公元八零六年，他卅五歲，那個時候是憲宗在位，距離楊貴妃之死五十一年，他任陝西縣校書郎尉之職，與進士陳鴻同遊馬嵬坡，憑弔貴妃遺塚，乃作「長恨歌」，凡八百四十言，陳鴻也作了一篇「長恨歌傳」，凡一千三百八十言，故事所敘，與長恨歌大同小異，兩相印證，以證世人咸信貴妃縊死於馬嵬坡之說，現時距西安六十里的興平縣，也還有楊貴妃之墓存在。

日本人的傳說：替楊貴妃死的是一個侍女，當時陳玄禮
6. 念貴妃為皇上所寵，乃與高力士商議，密謀以侍女代死，由陳玄禮察驗屍體向眾公告，貴妃則由陳的親信護送逃走，到了乱事平定，玄宗回駕長安，知道貴妃去了日本。

乃派方士帶同兩尊佛像去找尋貴妃下落，当时貴妃已被孝謙女皇帝待為上賓，後來病死了葬於山口縣大津郡，那兩尊佛像也一同供奉墓前的「二尊院」，一尊是釋迦如來像，高九十七點七公分，另一尊是阿彌陀佛像，高九十八點三公分，都是用檜木雕成，塗漆並畫了彩色眼珠，所謂「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会相見」，确是有所寄意也。

一九八三年，日本有一個婦人，接受电視台訪問，自称是楊貴妃後人，並展示本人的家譜為証，据説楊玉環嫁與壽王為妃三年，生了兩個兒子，玄宗則有子卅人，女廿九人，其中有無為貴妃所出，未有紀載。

二十年代，紅學家俞平伯寫有一篇「長恨歌與長恨歌傳的質疑」，與另一篇「從王漁洋講到楊貴妃的墓」，亦曾指出当年縊死在馬嵬坡的是「替身」，楊貴妃逃出後曾淪為妓，輾轉到了日本。

周作人也贊同这种説法，自称在日本留學时也曾到過山口縣目睹那座楊貴妃墓，另外荻町地方，也有一個楊貴妃墓，至於何以有兩個墓，則没有解釋。

甚至有一傳説：貴妃到了日本後，受到孝謙女皇帝隆重接待，隨後宮廷政變，貴妃並且協助女天皇挫

敗政敵得以復位，那麼楊貴妃不但貌美能歌善舞，而
且还有政治头腦、更加了不起。
　另外一個对於白居易與陳鴻所作「長恨歌與長恨歌傳」有何
用意也表疑問，按白居易生於公元七七二年，即是玄宗
死後的十年，七九零年，玄宗的曾孫德宗在位時，他方
進宦海，到八零六年，德宗的孫憲宗繼位，他升為翰林
学士，隨以言事貶為江州司馬，坎坷而作「琵琶行」寄意，凡
六百一十六言，同傷零落，但是他與陳鴻既非玄宗遺
民，所作此歌此傳，究竟寓意何在，实费疑猜，或者有
識之士，能够解我疑困，幸甚，幸甚。

長恨歌收集在「唐詩三百首」中，世人傳誦，老少皆知，
但是陳鴻的「長恨歌傳」，却不常見，爰錄於右：

前進士陳鴻撰長恨歌傳曰：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倦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熠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盪其間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矣鬒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為貴妃半后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居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豔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貴爵為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矣而恩澤勢力則有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為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為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晁錯以謝天下國忠奉犛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蒼黃展轉竟就絕于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赦改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為太上皇就養南宮自

20X25＝500

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欷。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魂夢，杳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大海，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童女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為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為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之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於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果，焚香於庭，號為乞巧。宮掖間尤尚之。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為天，或為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宴駕。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於盩厔。鴻與瑯琊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附：由AD618戊寅年起至AD905乙丑年止共288年年表

AD617 李渊起兵自称唐王
〃 618 唐高祖（李渊）即位于长安 在位九年
〃 627 唐太宗（高祖之子李世民） 在位23年
〃 650 高宗（太宗之子） 在位34年。立王氏为后。AD655废后。立武则天为皇后。
〃 684 中宗（名哲高宗之子） 在位五年。武后废帝立其弟李旦。
685 睿宗（名旦 〃 〃） 〃 三年。武后徙中宗于房州。AD688武后大杀唐宗室。
〃 690 武则天僭位21年。改国号为"周"。自称皇帝。以睿宗为皇嗣。AD698中宗返洛阳。再为太子。睿宗辞位。AD705武则天崩。中宗复位（武则天死年82岁）AD710年韦后弑中宗。临朝称制。睿宗之子临淄王隆基定乱。睿宗即位。AD712睿宗传位于隆基。
〃 713 玄宗（睿宗之子隆基）在位45年（AD713起为开元（31年） AD742起为天宝（14年））AD755安禄山作反。郭子仪起兵讨贼。
〃 756 肃宗即位（在位七年）（AD757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AD762肃宗与玄宗同年崩
〃 763 代宗即位（在位17年）（AD772年白居易生于贫寒之家）
〃 780 德宗 〃（〃 26 〃）
〃 805 顺宗 〃（〃 八个月）
〃 806 宪宗 〃（在位15年）（白居易于AD807元和二年为翰林学士。随后以言事被贬为江州司马）
〃 821 穆宗即位（在位四年）（白居易被召回为杭州刺史）
〃 825 敬宗 〃（〃 二年）
〃 827 文宗 〃（〃 13 〃）（AD827太和初年白居易擢为刑部尚书）
〃 841 武宗 〃（〃 14 〃）（白居易卒于AD846享寿75岁）
〃 847 宣宗 〃（〃 13 〃）
〃 860 懿宗 〃（〃 14 〃）
〃 874 僖宗 〃（〃 16 〃）
〃 889 昭宗 〃（〃 15 〃）（AD904为朱全忠所弑。自立为梁王即位。
国号大梁

Iu Hon Leung
75 Blackwell Avenue
Unit 48, Agincourt
Ontario
CANADA M1B 1K5